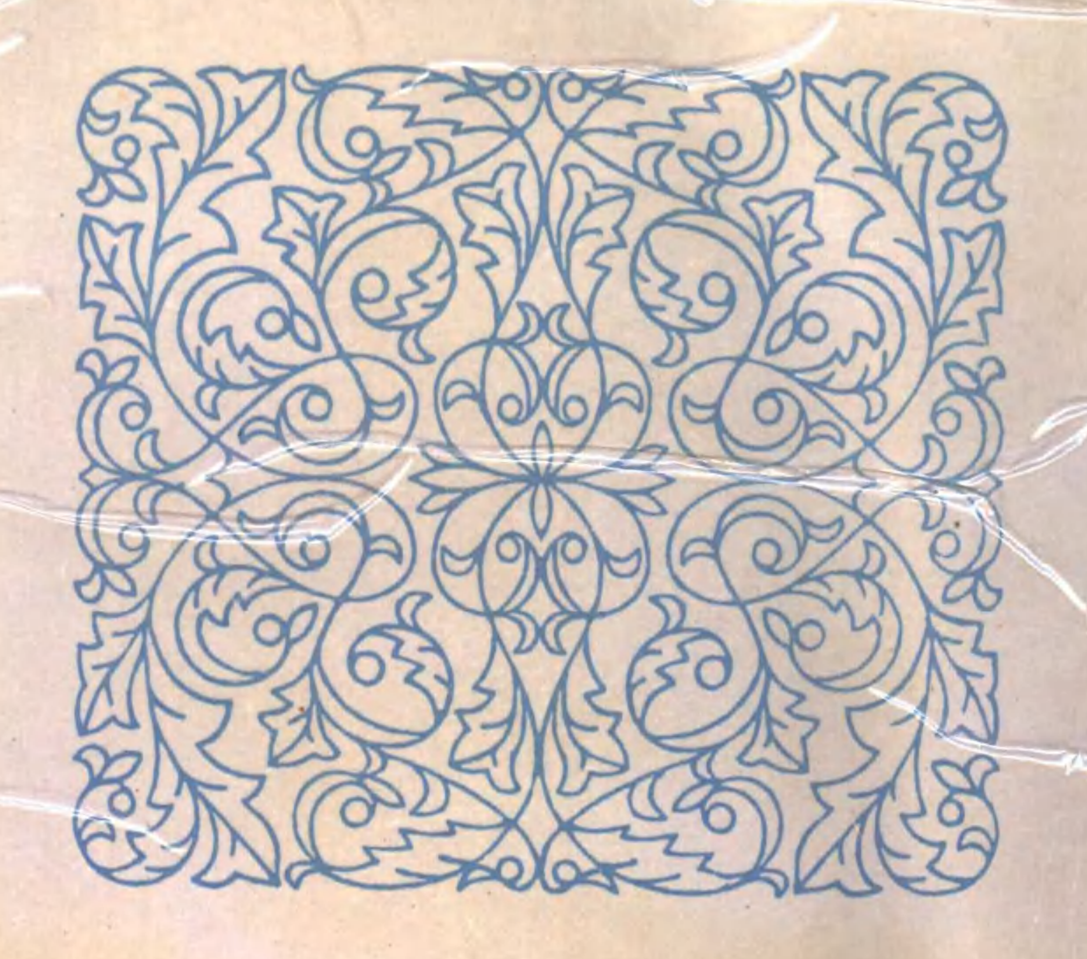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98·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98·

綜合[illegible]

澄廬文選

鄒魯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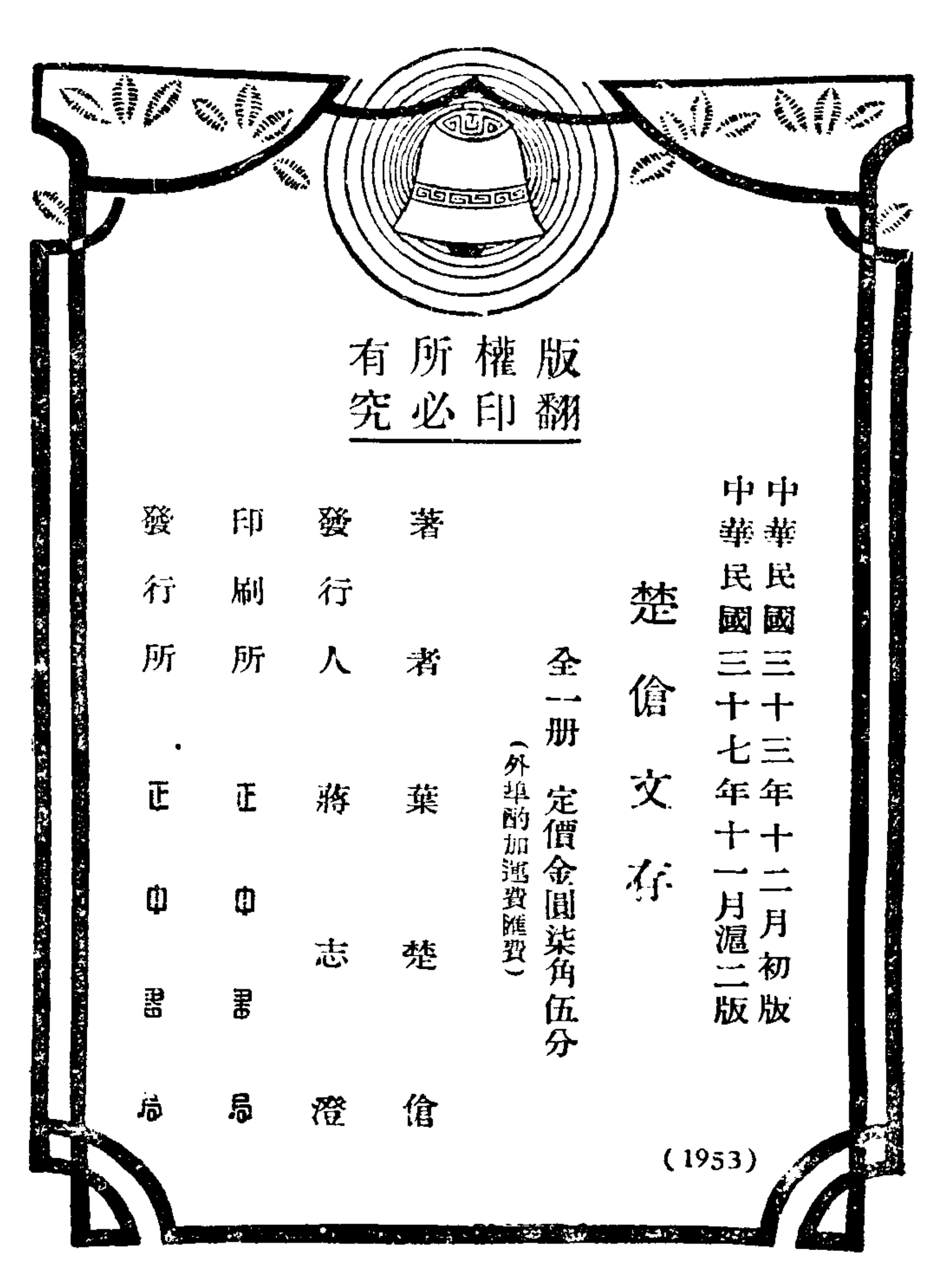
楚傖文存

葉楚傖著

上海書店

楚傖文存

葉楚傖著

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滬二版

楚傖文存

全一册 定價金圓柒角伍分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著者 葉楚傖
發行人 蔣志澄
印刷所 正中書局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953)

本(木)(義) 1/4

弁言

本黨先進葉楚傖先生，自滿清末年，即主持汕頭中華新報，嗣後歷主上海民立報、太平洋報、生活日報、民國日報筆政，倡導革命，道德文章，世人崇敬，無待贅述。本局以先生著作，不僅富於文藝價值，且多有關本黨文獻，但均散見報章，尚未彙印成集，保存不易。爰請求先生將文稿交本局出版，蒙先生應允，經唐盧鋒同志詳加選輯，錄存散文三十二篇，札記三種，小說十三篇，政論三篇，小品八則，都七萬餘言。散文、札記、小說為先生精心結撰之作，政論僅錄三篇，則以當年時事論文，時效均已過去，多數未曾錄入，存此以見一斑耳。再此册所存，承先生相告，散文有少數近作外，餘均係民國元二年在太平洋、民立兩報刊載之文，其後主編生活日報民國日報時期之作品，一時竟無法彙集云。是則本書所錄，僅先生著作之一部分，欲求完備，須俟諸將來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葉溯中敬誌。

目次

散文（三十二篇）……一—四四

散文

王問篇

虯髯客既王扶餘，其子孫世守先訓，將投鞭斷海而西。客有具儒衣冠以進虎豹之韜者，王曰：「世有書生嫻軍旅者乎？」客曰：「衡門蓬蓽，實居奇偉；景略、諸葛，疇非書生。王之祖雄才奇略，傾絕寰區，所不能與太原郎君並驅中原者，徒以未得房杜耳；王顧未識之耳。」王曰：「善！試畢其辭！」客乃抵掌而談曰：「王亦知夫龍乎？其蟄焉，尺寸之水，悠游於其間，不知有東海也；時勢既至，風雲際會，躍然騰驤，暴鬐扶桑，昂首天衢，狎鯨鯢而亂鯤鵬，夭夭乎不復知有尺寸之水也；豈非變化之神哉！然而尺寸之水不爲少，東海之溟不爲多者，蟄起之勢異也。使龍若曰：『行潦汚下，子不所居，以吞吐風雲之神物，終不成與子不伍』，則暴鬐昂首之時未至，將頹然槁死矣。經略中原者，亦復如是。」王曰：「請聞其說。」客曰：「爭天下者以要，鞏根本者以險，四通八達之區，江漢流之會，鞭策所至，四郊雲從；是故滎陽、成皋，楚漢所爭；荊襄，西陵，蜀吳所扼。昆陽戰而光武興，鄱陽捷而明鼎定。洎夫洪氏，鄂岳之得失，實兩軍勝敗之機關焉。蓋其地北可以搗燕幽，東可以下吳越，分軍南向，閩粵披靡；溯流西上，蜀隴響應；有匹馬中原，橫矚四海之勢，得一勁旅鎮之，天下有事，提兵而出，旗鼓所至，人有奔走疲敝之勞，我得左右盤旋奮翮一擊之利，敵尙有完軍，城尙有堅壁耶？然用武之地，兵家必爭，得之已艱，守之更難。根本未固，而先事乎此，雖

苟分兵四出，或搤吾喉，或拊吾背，文報既絕，餉糈又匱；策應之師不至，四郊之壘日增，長圍一築，蕩決維艱，孤城危峙，曠日持久，一隅陷而全局毀，楚歌四面，一卒不歸，其禍蓋不可勝言者。故秦有崤函之固，始得逞於韓魏；漢據關中之險，始獲利於彭城。凡與天下人爭所必爭者，必先堅定不拔之基，然後進可戰，退可守；長蛇勢成，首尾相應。兵家有游師，有駐師；天上之中，游師以之收蕩決攻取之功，非駐師以之創草昧初恍之地也。五十年前，兵戈徧東南，勢非不甚張；徒以局勢散漫，無天險之固為之根本，遂致鄂岳一失，窮蹙無歸，石頭城開，功名成夢；豈非洪氏之誤哉？有英雄出，如羽毛未充，支體未健，必先謀可守之地，建雖敗不蹶之基。稍稍略郡邑，以卜人心，事機已熟，投袂而起。然兵釁初開，驟犯天下之難，恆倍其事而半其功。於是迴翔審視，因爭所必爭，先爭其必爭之區；如剸刃於腹，先扼其喉，喉雖非腹，得而扼之，腹無可避矣。爭必爭之區，則必爭之區，如在囊橐。金桂破而金陵危，田鎮得而武漢復。金陵、武漢固所必爭，而金桂、田鎮實金陵、武漢之喉。故言軍旅者，不特當知所必爭，亦當知爭必爭之所必爭。昔武侯志在誅曹，乃先入蜀。蜀非必爭之地，然以先主勢孤，荊州四戰，非憑險以待時，將無以自固。智者輕重先後之計，有如此者！若徒知爭天下之要，而不審進退，不固根本，是何異未遇風雲際會，而貿然作暴鬐昂首之態乎？」王曰：「根本險要之說，已聞命矣。敢問進取之方？」客曰：「滇桂，中原藏亂之府也。其地山川盤鬱，箐林深密，拳蛇之峪，壽龍之峒，繚繞迴曲，一人入之，百人不得而收也。且其民傜僮雜處，慓悍為風，小惠小威所及，可立致十萬茹血搏肉奮不顧身之師。比年以來，亂事蠭起，官吏走於途，兵士死於野，卒不一當；而彼之出沒離常，起伏未已，抑又甚張

蓋天假此至險，以伺中原之釁者也。世無武鄉、伏波，其地其民，終非中原帝王所有。桂林北負越城，東倚龎嶺，湘灕二水，銜尾分流，兀然爲粵湘之門戶。唐黃巢自桂州出湘水，竟渡江淮，入東都，幾成覆鼎之功。洎夫宋代，蒙古將兀良哈台自交趾還軍侵宋，北入靜江，遂破辰沅，入潭州。而洪氏循其舊轍，浮湘而下，雲擾中原。蓋自嶺南北窺中原，必出於此，天所以授大王者也。大王苟得撫而有之，爲馳驅中原之本營，天下有事，以一將軍出東川，以取川蜀，扼揚子之上流。而身率十萬衆，北下瀟湘，登衡山之嶺，揚鞭一呼，而蜀川之師，泝江來會，則大江南北，悉奉旂常矣。此根本已固，而赴於爭天下之點者之所爲也。長江之利得，分據之勢成，會師武漢，東就中江之粟，以餉勝。於是挾糧以上京漢之軌，北略京洛，尅日渡河，陳兵燕趙之郊，耀師涿鹿之野，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大王者哉？夫武漢本四戰之區，保吳楚者必爭，守川蜀者必爭，圖幽燕者亦必爭。今王已盡有吳楚川蜀，而畫投鞭渡河之策，內必先弭反顧之憂，外必直扼中原之吭。武漢夾江而峙，旌旗相望，長江天塹，盡爲吾有；又有鐵軌，直貫豫晉而北行。朝飲馬於江南，暮垂鞭於易水，疾風迅雷，一日千里，功有不終朝而成者。此旣得天下之要，而規大局者之所爲也。然此僅略具規畫，未析秩序，書生所易言，英雄所難致者。今請爲王進而籌其故。凡天下事，莫難於將發，而莫險於未發。當世英奇磊落之士，竭神盡志，謀有所建樹者不乏其人，然陳吳之呼未起，宗澤之志長虛，胼手胝足，膈起閭閻，於天地羅網之下，振孤臣孽子之心，心良苦矣。一發不中，遂潰其謀，讀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之詩，眞使人涕淚滿襟而未已也。故兵法曰：「守如處女，出如狡兔。」人苟有志於四方，事機未熟，實力未充，則寧辱於胯下，屈於種菜，必不

忍以無限之前程，輕於一試；非怯人而惜己也，惟天下事或孤注於我，則我一不慎，遂罹於禍，繼者不起，天下事將自我誤之也。已發矣，必其措置天下之策，已熟籌於未發之前，若網在綱，若衣挈領，一舉手而大局井然，始能濟事。此其間雖有紆迴曲折以厄我者，然亦如江水之環迴大地，特成一種殊流俱東之致，固至聖至神所不能免，亦成大事者所不必避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將有待乎？」客曰：「不然！治平之世不利於野心，使中原安謐，君民翕從，四郊不驚，下無妖心，王雖有蒼頭百萬，孫吳爲之謀，絳灌奮其武，挂帆而北，萬艘潮激，亦未見其有功。若民潰於內，威挫於外，則七十二城，一酈生而降之矣。王將以今之中原爲何如耶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！」客曰：「大丈夫不畏亂以苦民，不自閒以違衆，故舜禹治水，不避發民行役之勞；湯武應天，不顧兵凶戰危之義；行德施惠，博愛濟衆，治世君主宰輔之能；而匡艱任鉅，與民更始者，亦亂世英雄之責，不得以草野末下，遂諉其難者也。王亦中土之裔，雖山河綿邈，別開新業，姓氏彰明。誰非漢臣，海內民族，輾轉於鞭笞之下，殘燬於水火之中，所翹首欲得一蓋世之救主，撫而慰之者，有年矣。王欲舟行而西乎？閩浙之郊，非不盡漁鹽之利也；然地局散漫，無險可據，既不能偏師直搗，越萬里而據川蜀之險；又不能仰攻以上，收必勝之功；故有明一代，唐魯以亡。而前此之海氛雖熾，一登閩浙之岸，未有不即解纜以去者。蓋勢居下流，可以備國家之枝葉，非所以定草創之根本者也。此不可居者一。王欲挂帆而北，越吳會而鳴渤海之濱乎？田橫雖弱，尚存五百之師；珠崖雖棄，尚固室家之繇；涙或隤於秦庭，禍或等於門馬；則塞外之敵騎並連，山海關破，阿房宮焚，不幸巽因同果，重演八國之劇，是王未有驪龍之珠，而入得蛤蚌之貝也。此不可居

者二。王將略蒙滿之都拊中原之背乎？此元室以之開百年之祚，今朝以之啓萬世之基者，宜夫大勝於滇桂矣。然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，今朝與元室之所以能長驅直入，主有中原者，因秣馬厲兵之地，卽父子兄弟之鄉耳。凡主客之勢既殊，則攻守之局亦異。今朝應運龍興長白山頭，鴨綠江畔，先已蔚然成豐鎬之觀，故控馬南來，無後顧患；而元勳吳三桂又兵不血刃而迎之，此萬世一時之利，非可例諸故常者也。若一攻一守，各竭其能，卽蒙滿有可恃之兵食，長城兀峙，未必能插翼過之；況塞外荒漠，兵食維艱，南北迢懸，濟師不易，既未若曩日之根深柢固；又益以日俄之叵測爲心，功未成於百世，而禍必啓於頃刻矣。此不可居者三。王將據中原之腹以命令四方乎？則武漢而外，鄭衞所必爭也。武漢爲東南之樞，京漢之首，前已言之。夫有武漢者，有長江也；有長江者，有川楚湘皖贛吳越也；有川楚湘皖贛吳越者，有閩粵滇黔也；有閩粵滇黔而青海、西藏，朝命不違，東南無完土矣。鄭衞處中原之地，春秋、戰國時已爲必爭之區，故晉楚競霸，師集於鄭；秦滅諸侯，禍首於梁；以今之地勢言之，則北護燕晉，羽翼秦魯，延鐵軌以南，與武漢相應，爲北方之中鍵，京師之門戶。此二要者，固高屋之瓴，振衣之領也，然劉表不聞以武漢興，厲惠不聞以鄭衞王，卒亡其國者，豈非地理有可恃，而人事無可稱耶？勢力不充，而居四衝，孤危之際，誰與成功，此必居而不可猝居者一。王將安其祖業，以海外王終耶？此誠務本之志也。然祖國有難，不可不赴；人臣天責，不可不盡；雲霓之望，不可久虛；風雲之會，不可不厭。況莊宗之矢未還，襄公之仇未復，小朝庭豈忍偏安，大風歌何能絕響？此可居而不可久居者又其一。夫如是而滇桂爲首至之地矣。且吾聞之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謂之三寶：三寶已集，國無

不興。天時、人和，雖不可知，而地利之可證者，彰彰不湮。昔秦得百二而王，齊得十二而霸，大王苟挾海若，走鯨鯢，激天風，越南溟，則鬱江淙淙，麗江澄澄，臣請拔劍而起，爲王歌從軍之行。」王悅，署上將軍，後兵敗不知所終。或曰：「於燕趙市上屠酤中，曾一見之。」

說詩　上

詩之作，古已擊壤之頌，於古已著，濩夏繼作，光國有章，然六詩之義，旨未修焉。（周禮春官大師教詩：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）用體既殊（風雅頌爲體，興賦比爲用，）制裁斯別。關雎、鹿鳴，興體所著；然鴟鴞、鸛鳴、東門、伐木諸章，毛鄭之義，不可不知焉。古者行人，必習於詩。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趙孟常棣之答（左傳昭公二年，）季武甘棠之詠（昭公二年，）折衝尊俎，喻志睦鄰，詩爲尚已。洎乎周季，孫卿、屈原，離讒憂國，作賦以風（前漢藝文志），隱懷悲惻，上紹三百篇之緒。然炎漢而後，賦頌先鳴，比體雲構（文心雕龍）詩系所纘，因時別矣。姬周以上，宗於四言。後有作者，居文辭之要，謂四言文約意廣，取效風騷，使可多得，又苦文煩意少（鍾嶸評詩序。）故三用之義，世或未遂，擇辭之習，因時漸異。而五言與焉。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，」楚辭曰：「名余曰正則，」直爲濫觴。李都尉（李陵）以下，建安（陳思、公幹、仲宣諸子）太康（陸機、潘岳諸子）元嘉（謝朓、顏延年諸子）諸子，實樹其風。雲間抒

其芬芳，庾鮑曁其新俊，不特東南之美，亦且國家之秀；五言冠冕，於斯爲盛。辭旨漸移，南北復異，江左發越，河朔貞剛（隋書文學傳）翩翩詞流，遂多得失。然擬彼清音，芟其蕪穢，洵乎斌斌盡美之作。而江（淹）、沈（約）、任（昉）、溫（子昇）鳳翥鸞翔，亦一世之俊也。陳隋之主，習爲靡麗，淫詞荒政，君子少之。一時逸響，有庾梁薛隸，庭草王郎，遇雖不淑，要亦未足與世主處耳。李唐一代，詞藻郁郁，精深宏博，各盡其術（新唐書藝文志）。虞監揚其清響，沈（佺期）、宋（之問）擒其芳華，岑（參）高（適）嗣韻於宸陛，李（白）杜（甫）樹則於謫居，英英嶽嶽，蔚然可範。然之問曲阿昌宗，少陵倨見嚴武，狂易之漸，識者於是有憂矣。比近論詩，不怨中晚，而南山一什，炳靈百葉，非元白猥俗可掩。自唐以後，體制一變，論者言杜韓以下，風騷漸遠，後有作者，非其比矣。

說詩 下

有唐既熄，海內擾攘，五代十國，朝夕相替；士夫視朝廷如傳舍，無氣節之可言，而詩道亦衰矣。即有作者，亦患靡曼，潘佑、李昊，唐蜀之彥，然其人不足稱焉。李煜、王衍才藻煥發，皇帝誤入斯近媟冶。香階劃襪，愁水東流，詩道拙而詞語盛，靡然亡國之音也。雖然，詩文之所以變，亦有不得已者（顧亭林語）。炎宋既興，大而朝廷，微而草野，所作

賦詠，動成卷帙（宋史文苑傳）。慶歷元祐，羣俊淑發，西崑縟麗之風，於焉漸息。歐蘇揚其淸徽，梅石馳其逸響，炎宋一代，炳然有文已。繼以起者，賀鑄之似宣城，晉直之模少陵，江西一脈，遂孕其胎；今世學者，宗尙蕃盛，是亦尙論詩文者所當知也。靖康以後，華采漸汩，翳惟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東南之秀，然思力艱澀，實啓元詞；君子於此，不能不歎去古之漸遠矣。至於文山正氣，則忠義之元，要未可與詞林比論者。遼金創建北胡，人文惟殺，雖有王鼎、庭筠，又何足稱。蒙古入帝，纘繼宋緒，所謂通經能文，當世彬彬者（元史儒學列傳序），稽首異族，曲媚國仇，姚（樞）、許（衡）、金（履祥）、吳（澄）君子羞稱焉。洪武一葉，初擯強胡，以詩鳴者，有劉基、袁凱。然氣體萎疲，以媲盛唐，彌多慚色。至於永宣以後，二李競作（東陽、夢陽），上紹漢唐，而王世貞、歸震川之徒，各立門戶，以爲低昂。至啓禎之際，東林諸彥，鬱然華發，矩矱漢唐，以召學者。明覆其社，聲光彪炳，軼於前古，用知詩之得失，密邇風化，不僅揚葩發藻已矣。清室初創，山水遺彥，抗居不屈。乃設爲鴻辭，以誘士類；聲聞相引，間有碩彥。牧齋、梅邨，幽然去國之思，世論比於庾信。而船山、午夢諸公，雄姿英發，不忘恢復，非初清所得而有。然則雖謂清初無文，又何不可乎。同光體興，好爲奇僻，今世作者，類宗於此。而華采繁縟者，亦翔步中晚唐間，雖不足稱，以視稗販東西，殿不成章者，亦差善已。嗟乎！余考歷代詩道之興廢，而有所感矣。後生小子，不能並轡屈宋，聯鑣鮑庾，而生於羣籍充棟，畢生莫窮之世，困將何所擇哉？亭林曰：「近代文章之病，全在摹倣。」然則吾將盡棄古人以自樹耶？語曰：「道可致而不可求。」詩亦有道焉，在人自致之耳。苟得其道，莫或不彰，又矩矱進退何爲！

與朱介人書

春日猥召湖遊，得聯轡清波，濯纓明聖湖山，賓主之雅，銘念未忘。記戲謂子牙師長曰：「誰知同宿喋血之侶，今來湖上作袷衣買春人！一旦中原重有事，旗鼓之下，非又吾儕保障共和者所居耶？」因相與浮白大呼，賦短章相屬；至今上煙霞洞，當猶有酒漬墨痕也。昔日一言，今成事實。自袁軍過贛，戰禍卒起，義聲磅礴，遂徧東南。公負天下之望，資兩浙豪俊之才，與袁無故，而於民有德，章餘杭所謂晉陽之甲，庶幾義師者，公豈無意乎？比來論者，謂衰老如程雪樓，庸闇如孫多森，猶激於大義，壁壘一新；何明敏果決手創共和之朱都督，獨不聞蒼頭異軍突起錢塘。雖然，是豈深知公意者哉。袁氏之罪，昭著全國，以公察察，默識已稔。即論私交，唐少川三十年故友，岑雲階半世比肩，徒以公義，遂成寇讎。況十年來老民黨，何事看不透，而顧徘徊於此哉？僕故知公之所以遲遲未發者，將措全浙於安治，非不忍於袁也。雖然，公之愛浙誠厚矣，僕為公計，有戚戚然危者。袁罪罔極，義在必討；浙中諸將，公之舊部，命令朝下，義旗夕舉，匕鬯不驚，閭閻晏然，此事之至捷，而造福至厚者。不然，遲之又遲，恐天下知公之深者，不盡如僕。以公蹇蹇，視為坐卜成敗之庸奴，則公所欲舉不舉者，必有人代舉之。全浙治安，即幸而不紊，而貽閭閻以憂危者多矣。抑更有進者，自戰興以來，戒嚴之令，下於關府，民心皇皇，惟公是瞻；軍府之戒備日嚴，質言者之驚惕日甚。

試觀昔日，杭垣百里，環堵萬家，獨立未宣布時，里巷屏營，苦虞亂至；一旦白旗出軍府，而全城積憂，歡然如失。是則大計早定，民賴以安之陳迹，爲公所親見者矣；今豈非其時耶？緬懷往績，雄路冠軍，討逆之盟，況訂曩昔。遙望吳山，有大旗起雲中者，僕知浙江討袁軍興，當三爵以祝之矣！呂金童葉諸君無恙，各以爲念。楚傖頓首。

聽秋圖敍

秋都九十日，日都二十四時，時都秋心十萬斛。予入秋以來，病茂陵，愁洗馬，依依忽忽，其更何堪此無限秋心。高子默然會，瞿然起曰：「予有以遣之矣！」於是冥爾神靜，著有所覩，攬帷凝睇，遊八荒而排九天曰：「汝秋風！爲予吟嘯於白蘋洲，紅葉岸，哀蘀叢，衰柳畔；歌易水兮澌澌，波洞庭兮湍湍，助豪聲於漢君，喚歸心於張翰；啼山鬼而驚魂，著簷馬而敲怨。汝秋雨！爲予跳荷個個，點蕉瀟瀟，和西窗之詩話，溼南浦之闌橈；滴滴泣簾前之燭，沈沈數樓外之譙。汝秋蟲！爲予寫幽緒，金粟井，弔綺魂，素馨斜，半間賈墅，促織蘇家，感飄零於離黍，贄孤冷於黃花；嗚咽梧桐之月，淒涼薜荔之階。汝砧！夢迴閨婦，衣冷征人。汝笛！林梢宛轉，江上淒清。凡汝人籟天籟，不問有情無情，分秋心之一角，膺予命而成聲。當斯時也，散予之秋爲天地秋，聚天地之秋，爲秋風、雨、蟲、砧、笛之秋，不復辨爲天地、爲予，更不

辨爲風、爲雨、爲蟲、爲砧、爲笛、爲秋聲矣，」予聞高子言，泠然有秋意，乃一燈一樽，一篋一屏，頹然而醒，悄然而聽曰：「爽哉！此殆歐陽子氏所聞者乎，何洞然若無物，而翛乎其有餘悲焉？」聲未已，有駕玄鶴，披羽氅，下於庭者，笑曰：「此人間聲，非天上秋，有欲從予遊者耶？青天碧海間，大有秋聲矣。」於是乘青虯，御金風，亂征雁，麗冥鴻，度碧霞之殿，叩白帝之宮；左綠萼，右飛瓊；才奎曦鳳，玉笛吟龍；奏四章之孛白，譜一曲之么紅；湘靈哀怨，雲和玲瓏，既乃建靈鼉之鼓，鼓九蜺之鐘，雷迴兜率，霆走崆峒；銀漢立水，雲氣停峯；頻顫雙斗，亂落垂虹；神魔塞道，星月搖空。高子此時，踏大磨劍，割日而下神州，濯以東海，架以崑崙，照耀乎環宇，煥彩乎全球，振大漢之天聲，慶帝耕而有秋，不亦極聽秋之樂事乎！時九月九日，高子聽秋圖既成，乃序之，且告高子曰：「即以此圖此序，息壤他日也可。」

建國戰紀序

軍興以來，中原髦俊，擐戈磨盾，以臨疆場，武漢始焉，固宿終焉。夫壯士不顧一身，摧陷鋒鏑；而學人政客，乃得雍雍收建制修潤之功，顧不偉耶？余自軍中來，大江南北之戰，親者半，聞者半。沍冬列陣，中夜鏖兵，血影雪花，山川蕭瑟，極取義成仁之烈，斯竟九州光復之功。爾後史臣，蒐討戰史，依據所定，將弗貳於斯編。

李女士文集序

元年季夏八日，李女士兆春奉父母命，歸平遠林將軍宿慧。先嘉禮之十日，儲乾先生以女士近著十二篇，屬序於余。其言曰：「兆春生而沈篤，服奉之餘，不舍簡籍，越十載乃能文章。顧喜峻難古人，獨樹言旨。嘗謂士夫尼守前規，不能執己智以立言，讀書何爲哉！」余聞先生語，瞿然曰：「是士人之所未能，可以比前哲矣。」乃受女士稿，校勘付梓，且以紀禂祺焉。漪歟女士！苟守此旨以益進，將永成邦國文獻之慶，室家云何哉！

中萃宮傳奇序

春殿千官，香浮仙仗。玉階秋月，歌咽瓊臺。一代盛衰，千秋金鑑哉。淸室豔史，陳隋比蹤；月窟仙人，鏤香作屧；春堤宮女，緝綵爲絲；彼何人斯，粤乎尙已。今圓明草衰，頤和花落，佛香如夢，玉泉不波。獨聽江南龜年，泣訴故宮舊事，悲哉！老伶工孫菊仙謂小鳳曰：「騷雅珍妃，六宮之秀。嫮容葩發，修淑入範。文飾嫻達，詞旨婉孌。旣移長門，酒親玄覽。思昔未忘，時擷芬於衡若；與花同謝，恆寄慨乎芙蓉。」又曰：「中萃宮深，翠華思在。葵忱戀主，如聞宛轉之歌；錦纈

通辭，略比斷腸之句。洎夫胭脂井畔，魂斷一朝；紙陌墳頭，碑埋三尺，玉鉤隋苑，無此悲涼；梨樹馬嵬，損其幽恨已。」又曰：「妃子玄衣縞裳，寶籙天錫，白雲觀外，雲旋乍駐；玉京宮前，響屧時過。今則歲時寒食，誰簞酒於新墳；未黍西郊，飛紙灰於舊夢耳。」小鳳曰：「吁！昔帝女花殘，詞傳逸韻；長生盟折，文奇擅華。不有臨淄，曷成令作哉？」三年冬，小鳳序。

龜年清語序

菊仙少好拳武，京東子弟，交識殆徧。後列戎伍，走兩粵，不得志，乃歸隸陳國瑞。國瑞癖於酒，飲非菊仙不怡。一代悍將，屈於寄人，菊仙必有奇術縻之已。繼歸京師，益蜚其聲宮庭之內，狎事天子，諧謔盡美。有敬新磨黃旛綽風。世以孫譚並名，譚猶沈宋應制之作，孫則幾於沈香亭畔，山東李白矣。甲寅之春，爲余言陳國瑞滿庭芳遺事。故將當年，雄姿矍鑠，言外愁然，有龜年江南之感。余慨然曰：「有清聲色之侈，逸於前代，國瑞何足道。咸同以後，迄今四朝，珍祕之聞，實導近史；禮失之求，其在子乎！」孫矍然如覺曰：「不文之辭，不久不遠，倘借藻飾，請自今始。」乃約每夕相過，作龜年清語一編。其間孫病者五六日，余病亦半月許，餘則螢燈蟬笛，未間一夕焉。秦庭之經，誦於伏生；柱下之史，傳自李耼。德徽雖遙，意猶在斯。稗野之存，其庶乎幾。小鳳序。

落花夢傳奇引

情海多波，落花有夢。鳩媒成敵，鳳侶終凶。一樹冬青，碑蝕小青之蹟；三關烽火，地銘銅柱之雄。紅粉飄零，天上原成眷屬；春衫漬淚，人間未沒芳蹤。則有浣花女子，翡玉爲神，磨磚郎君，瓊瑰作骨。托宋玉於西家，坐羲之於東壁。誓言世世，靈鸞采鳳之傳；私祝生生，並蒂合歡之葉。固已報李成章，包麟有吉已。爾乃煑豆燃萁，陳思膺其惡德；鋌野走險，李淵起自嫌疑。赤幟競登，蒼頭突起。危城夜半，羽檄星馳。邊圻雲垂，將軍鼓死，郎原徇義，邂逅滅親；儂自多愁，崎嶇入夢。遂令良夜鋤奸，祭秦庭之劍；亂妝去國，絕太眞之袴。風雨四山，泣孤鸞於萬里；雲天一角，識鳴鳳於窮途。燕子三春，似曾相識；鴛鴦卅六，盟未嘗渝。何期荒草殘碑，孤墳三尺；新恩舊怨，惟予一人。昔諧鶼鰈，今比梟獍，天闢豔情之局，誰爲圓缺之神。於是慘徇恩仇，同歸忉利。託遺事於殘碑，結雙魂於連理。鶴歸千載，感坏土之松楸，鵑老三春，餘野人之簞食已。

菁箱集序

吾母王孺人，伯瀛公長女，生余十一歲而卒，育余於母姨家，母姨暨其家人，恆稱余性肖吾母。哀哉！母棄余早，

二十年前事，杳不可紀，人稱余省，而余今守正以窮，平易近物，幸不旦暮死，當不致淪爲異類；是庸非受諸吾母者乎。余繼讀青箱集，其傳伯瀛公，所謂守正以窮，平易近物者，則余所受於母者，淵流可溯已。集凡若干卷，吾表弟青浦王大覺，輯其高祖省竹公，曾祖鄰波公，祖伯瀛公所著者。王氏世居鄉野，其地非通都名邑，聲聞相應者也諸公服賈力田，跡絕世競；其人非朝市標榜，援引近譽者也。青箱集行歌坐哦，適性以出；其文非酬酢頌禱，爲世顯著者也。宜可以不傳，今竟賴賢子孫以傳，傳且或不朽，是非正誼所存，雖掩不湮，樹德務本，足警薄俗者乎？大覺能述祖德，好文章，稱道不遺先則，余因有存存焉。夫人貴有文以明理耳，君子行以踐文，非文以飾行，諸公敦樸廉正，使人讀其文，慨然景企其行。不然，世之能文者衆矣；大覺視之，爲何如哉。大覺早孤，其所成就，先澤爲多；余亦自幸略肖吾母，然則青箱集之成，非特表彰幽德，規範文字而已焉矣。東江棄棄。

柳溪竹枝詞序

柳溪竹枝詞者，汾南漁俠避世放懷，婆娑風月之作也。聞之王漁洋青谿獨往，有棲鴉流水之思；楊鐵崖白版移居，深日下雲間之歎。而漁俠則又別有感焉。紅桑換劫，白袷愁春，當士衡入洛之年，正本初橫刀之日。迴車窮巷，嗣宗痛歧路之多；掩袂長江，洗馬覺愁來之甚。而乃黃嬰獨擁，青山自鋤。春來伯輿，登瑯琊之山；老去杜陵，灑夔州

之淚。此其始也。若夫珠簾十里，感張翰之重來；紅粉兩行，付司勳之刻意。畫樓銀燭，親進叵羅之盃；湘管烏絲，偶識燕支之水。花開惜別，則鉛淚成冰；江上聞琴，則輕衾似水。而乃梨花滿地，獨對酒而當歌；鴻雁在天，思伊人兮不見。丁此時也，蓋桓伊身世之感，漢武秋風之辭，並入朱絃，自然絕唱矣。況復稍風作陰，牧笛成韻；豆棚瓜架，白酒瓦盆；跂腳自眠，岸巾獨立。嗚呼！雖欲無作，其可得哉！丙辰初春，吳江葉葉小鳳。

民鳴序

鄭正秋以新劇傾其家，人稱之曰獃。嗟乎！正秋何獨乎獃哉！使左握籌，右操算，以其資隨鄉人販乜者流，今已富矣。即不然，陳列玉帛，走當世達官間，得一微吏，南面稱民之父母，今亦岸然貴矣。更不然，假社會教育，塗脂抹粉，誨淫誨盜，若世之所謂新劇人者，宜亦可以自肆。而乃以獃且窮鳴於世耶？雖然，惟正秋之以獃且窮鳴於世，余斯樂爲民鳴序耳。夫鳴之術亦衆已。古者輶人徇路，使者采風。自有司失其職，民氣鬱而求伸。於是絕天子，革大命，歸其權於民。而民又至不平也，或以勢鳴，或以利鳴。天地之間，沈霾閉塞，皆鳴之罪也。倘有人焉，以廉恥、信義、忠勇、公平鳴國中，則且奪徇路采風之位以讓之矣。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予亦爲民鳴者，願與民鳴同人交勉焉。吳縣葉小

孟芙母難紀念册序

母難紀念册者，孟芙永悼其母戴太夫人之所作也。時則孟芙亦已五十歲矣，追念先型，愴懷往事，寫心有淚，紀夢無痕，於是弁之以圖曰：「松陰課讀」一依倚膝下，侍讀燈前，刀尺三更，書聲四壁；孟芙今日，蓋有時日易逝，音容若隔，間阻人天，攀呼莫應者矣。於是更綴之以記曰：「撫依追慕春秋寒燠昕夕饔飧，撫字顧呴，纖屑必親；孟芙今日蓋有銘心刻骨，守之弗諼，以典以則，砥礪力行者矣。」雖然，孟芙之所受於母者如此，則爲孟芙之子女，受教受撫於孟芙之周且摯者，將何以矢誠矢敬，以仰答之耶？更將何以善承善述，以垂其緒而宏其庥耶？

中國國民黨叢書敍言

本黨創立五十餘年，自興中會、同盟會、國民黨、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，胥由　總理艱難締造，期以負荷建國大業。滿清傾覆，民國紀元，封建勢力，興替不一。一時代有一時代革命之任務，本黨靡不肩其艱鉅，而全力以赴。此五十年間，革命精神，炳如日星；而史實浩瀚，追述匪易，時日久遠，老成凋謝，史跡淹滅，整理益難。本黨同志，恐

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，實不可一日緩矣。

世界各民族之復興，莫不有其中心思想之導引。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，凡我同胞，俱能激發良知，堅強抗戰信念者，實賴本黨　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，與　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鬬精神所感召。本叢書之目的，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，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，堅固凝結，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。

由上所述，本叢書之編輯，要在發揚本黨光榮之歷史，闡明　總理之遺訓，暨　總裁之偉大言行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，俾全國民衆，以三民主義爲鵠的，確定共同之信念，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。茲乃匃集資料，博採羣言，依歷史之演變，辨性質之異同，分爲下列四篇：(一)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，如興中會、同盟會、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；(二)　總理與諸先進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；(三)　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；(四)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。俾讀者手此叢書，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。

昔荀悅有云：「立典有五志焉，」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。劉知幾廣以三科，立有「明罪惡」之目。蓋書而不法，何以示後，彰善癉惡，古賢所尚。本叢書之取材，自以道德文章允可昭垂後世者爲限。雖在當時曾獵虛譽，今已叛變辱節者，衆已共棄，罪不可贖，此類文件，自在屏棄。

本叢書之編輯，事闕草剏，見聞未廣，徵集斯難。辛亥以前，年代久遠，本黨文獻，既多遺逸；民元以後，迭遭變亂，亦復散失殆盡，斯集僅具粗規，無累簡略，在所難免。惟珍裘以衆腋成溫，廣廈以羣材合構，則所望假以時日，旁求

摭拾，補遺鑑隱，訂偽質哲，探賾索隱，有待大雅矣。

五年國慶紀念日祝辭

猗歟休哉！南暨蒼海，北踰紫臺，東西萬里，上下八垓。鐘鼓紀開天之盛，旌旗揚大國之徽。玉璽金甌，固吾扃鐍；放牛歸馬，奠此河山。是固萬世之崇光，一時之令典已。思惟銅駝臥闕，鐵騎壓關。埋寢殿於蕪城，移穹廬於絕塞。千年文物，掃地都休；兩戒河山，應手而碎。披髮野祭，悲伊川之覺亡；指日呼天，挽魯戈而赴難。於是赤熛怒張，蒼頭突舉，漢陽鼙鼓，千軍耀南國之威；江上烽煙，一夕奪北門之鎖。晉陽之甲作興，武穴之戍已蹶。石頭幡落，常開平肉薄而登；函谷泥封，秦孺子羊牽而出。時則日月重旦，威儀萬方，開太平之元，宏吾京國；定長治之策，為此紀綱。鍾阜雲容，孝陵春色；如雨斯霽，如風斯拂。關山百戰之餘，簞食萬家之日。方當犂庭擣穴，盡殲豺狼。曾以開網漏舟，遂滋虺蜴。迺有河水貳臣，朝庭遺孽，事司馬而不終，繼干敦以作賊。劉寄奴功名震主，卒犯秣陵；王莽恭儉下人，終亡漢室！既復率其盜賊，喪我元良。伏鷙獸於五步，落靈鳳於三湘。絕通使於百粵，移節度於南康。挾三鎮之私威，弄兵武庫；集九州之公義，會獵長江。義徒既解，威福益恣。虎豹叩關而坐，孤豕人立而啼。申椒不芳，蕭艾紛披。戮尸京觀，流血天涯。丞傒臣蒙以殺人為樂，劉更生居然王者之師。惟時正士殉身，齊民鉗口。木魅晨趨，山鬼昏走。長林豐草，晦

夜冥書。譙周以迎降名家，陶穀之表章在袖。絕滅綱維，雜居人獸。升萬世之罪人，爲一朝之元首。若乃割燕雲以稱臣，輸縑帛以通使。東南半壁，服事羣雄；直北一隅，浪稱天子。鄖塢之版築未完，齊秦之閱牆已起。重關複隩，講旋走萬夫之雄；金馬碧雞，桴鼓奮一州之士。於是左出峨嵋，北陵辰沅，逕帥風靡，巖城雲捲。驪龍頷下，珠摘海南；白馬湖頭，弩來天半。結駟連騎，飛將軍擐甲以來；鶴唳風聲，孱皇帝驚魂欲斷。彼乃部落攜貳，酋豪離背。陳伯子自拔於壽陽，諸葛誕迴戈於淮水。六軍不發，馬嵬埋妃子之鈿；一息僅存，龍袱掩尙衣之袂。騰萬家之喜色，食肉寢皮；畢一世之雄心，桐棺麥飯。是足徵天道之往還，人生之功罪者矣。今則魔劫既祓，日月重光。還河山於指掌，納民物於堂皇。錫熙天之休命，蔚神州之舊邦。蕩滌瑕穢，綿奕禎祥。勉啓蓽路藍褸之初模，千秋一統；共礪修齊治平之明德，三綱五常。吾乃速長襟，被輕縠，張翠蓋，鳴繡轂，列寶炬，耀華燭，陳觥籌，和鼓柷。章營建之威儀，致人天之慶祝。

總裁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祝辭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，選舉　蔣總裁中正任國民政府主席，十月十日　蔣主席就職，監督吳敬恆敬代表參與同人，獻言以祝曰：

總裁稽　總理孫公之宏緒，肇抗戰建國之宏謨，宵旰憂勤，內外整肅。出以治軍，則狂寇屢摧；入以敷政，則上

下和睦；是已昭著於二十年來秉國之鈞，周浹乎四百兆民實覺所屬矣。今　總裁應合羣倫，謨膺大任，不特足慰總理九天垂念之靈，彰本黨三民主義之治內而全國，外而世界，亦必額手臚歡，同聲致祝。某某等隨公至久，知公至深；公之治事治軍以至於治學，罔不至大至純，至精至明，而貫通融會，更一本乎聖經賢訓，而持之以力行，以是而爲國，國基乃鞏；以是而濟世，世道乃通；蓋基於修齊治平之大道，而後能彌綸磅礴，以底於舉世所蘄求之大同。際茲國慶，欣睹威儀，欽企無極，更系以詞：

「瞻維宇內，澒洞靡寧；烽火徧地，憔悴斯民；何以拯之，大勇大仁。芸芸有庶，人各適心；利害得失，捭闔縱橫；何以一之，惟精惟誠。惟公嶽嶽，天挺奇姿，危則以扶，顛則以持；登生民於衽席，措磐石之歧嶷；蔚斯楙績，永奠邦基，不特億兆人仰止，爲斯民之元首，且將垂久芸蒸，爲萬世之良師。」

孔奉祀官達生嘉禮頌

摳衣仰至聖之宮，則見夫鐘簴之美，簠豆之章。陛楹干戚，清穆蕭皇，粢盛玉帛，濟濟瑲瑲。履不戒而自肅，容有節而益莊，淵若與眞宰漸邇恬，若與己欲相忘。然後乃知道莫大於禮，至聖之澤如此其高明也。脂車攬東都之坂，則見夫漢宮宋苑，零露邱墟，銅臺金谷，落日樵蘇。而至聖問禮之豐碑，赫然在衢，鞠躬以讀，伏軾以趨。然後乃知治

莫先於禮，至聖之澤如此其悠久也。夫禮，人倫之本也；夫婦，人倫之始也。人倫主之以敬，發之以愛，節之以禮者也。主之以敬，則愛不僨；節之以禮，則愛不荒；不僨不荒，謂之中和。致中和，則大以位天地，小以宜室家，人倫之至也。而今之所謂夫婦，則多異是。曰禮，敬之滓也；敬，愛之賊也。簸滓袪賊，愛乃洋溢。曰夫愛，縱之則決江河，持之則摧山嶽，揚之則超迂拘之繩墨，抑之則解名教之桔桎。謀不及於父母，而況叔伯；事更大於邦國，而況家室。於是朝而熾，夕有息焉；旬而視，晬有敵焉；變幻離析，有不知其所既極焉。而天地絕，綱維裂，大亂作，人道滅矣。懿歟美哉！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孔君達生與孫女士琪方，成嘉禮於曲阜里邸，以蓋代之華胄，結二姓之永好，遵周道以請期，詠衛風之偕老。三醮以致其誠，百兩以護其輦，側尊甒醴飭於房，頍緇纚鬝見於廟，威儀衷今古之宜，節文著萬世之表；而又申之以訓詞，重之以摛藻；蓋禮至隆，而敬莫加焉。余既於如彼者深致其凝思，於斯乃益歌頌之不能已矣。孔君，至聖七十七世嫡孫也，生而有文，齊而能約，如玉之潤，如金之鑠；緬先德之愔愔，繼前修而灼灼。而孫女士者名德彝世，詩書淑裔，迨其吉辰，諧斯嘉禮，是必能矯當世之敝，以起人倫之疲矣。是爲頌。頌曰：

「閨門之內，怡怡融融；室家之間，肅肅雝雝。被於無外，嬗於無窮；以造敬禮之極楷，以宣聖哲之宗風。」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吳縣葉楚傖敬撰並書。

中央國術館十周年紀念祝辭

古者文武並重，學術間於詩書，射御衡列於聖門；桑弧蓬矢，造端於男子。自尚文之俗日益張，而武遂戢然若退居於學問文章以外，甚至爲士君子所鄙夷弗談，嗚呼！是卽足以徵國家積弱之兆，民族衰退之漸矣。今世之談武勇者曰國術，一若武勇之極，止於術，不足與語學之津者。嗚呼！此豈正名之道哉！余謂武勇之術，亦國學之一端。昔孫吳之著，未揩於諸子；余何縱橫距躍之術，獨外於章句尋繹之儒哉？故屏於學者不武，拙於武者不文，相倚則相濟，相離則相踦，此非余創之言，試觀孔子之射於矍圃，郤缺之能，將可以知其道也。張子江先生者，今武術之泰斗，且好治詩書，恂然有儒者之風，其於文武之學，兼備並茂，若驂與靳。際茲中央國術館十周紀念之日，徵言及余。余惟僅能呫嗶爲文，愧無以爲應，乃粗舉文武兼進之說，以倡於國，兼以自勉；而尤未敢忘子江先生十年來擘畫經營之績焉。三十三年一月葉楚傖

贈姚將軍北行

憑嶺南之銳，橫槊渡江，克敵徐宿，以武定國，於是天下知有姚將軍。雖然，將軍亦憶新軍挫跌，奔命惠州，喋血五羊，倉皇滄海之時乎？三月既晦，余與將軍走南洋，陟蘭山巔，亂雲如絮，俯瞰泉壑，清漪迴波。將軍則感述嶺南諸軍之敗，臨風流涕，披襟賦詩，其詞吾不得記，其意則周伯仁新亭涕淚之餘也。九鼎不歸，胡運未厭，漭瀁北望，憂海

如焚。曉知今乃於河山昭蘇之後，從將軍北行哉？聞諸將軍曰：「將帥而不識治術，不習文史者，可與伍褒鄂，不可以片噲樂。」余嘗以謂難。丈夫挾千萬象，策丈八矛，為國家克敵靖亂，使後人摩石讀史，比諸古名將，已差足自慰，剡遠綦橫絕千載之賢哉！顧將軍雍雍如大儒，圖籍琳琅，孳孳晨暮，治軍整紀，藹然如坐鄒魯諸生於春風；故一出督師，其將士皆仁武為一時選。猗歟！以績學敦行之帥，而鏘鏘蓋彥，羽翼其謨，倘有不著宏澤於淮南，蜚聲聞於宇內者耶？雖然，君子贈人不以諛，余請以一言箴將軍。鼎革之際，將帥之有功者，多至百計，少亦數十；惟謙沖篤厚者，乃得長保令名，終其身繫國家安危。建國以來，邊釁疊啓，內患未弭；是惟謙沖篤厚，乃得保銳養素，以應時危，將軍於人無不盡其誠，自奉約，臨事審，其殆能謙沖篤厚者乎。倘過齊魯燕趙岳鄂之地，一一覩其縮兵之雄，而假余所贈於將軍者贈之，國斯強且謐矣，

沈君匋表弟五秩壽序

今世壽人者，好為腐諛之辭，遐年永祚，縟鏤有章；而言不及於砥礪行誼者何哉？豈以為頌禱有體，績采宜豐，寧違心以曲譽，不率真以致箴耶？是有心世道之君子，所俯仰歎息，而非余所願以壽君匋者也。今天下多事，干戈烽火，瀰於遐陬，顛困流離，迄無寧歲；是誠僭為人殷憂弗釋之日，而亦志士奮起以圖，拔劍以赴之時也。君匋少致

力於詩書，長發迹於革命，盤根錯節，於今幾三十年。此三十年中，憂傷顚頓，若爲常人所不能勝，而在有志者視之，則庶幾子輿氏所謂勞苦空乏之將以增益所不能也。惟能忍人所不能忍，然後能任其所當任，是則於此多事之秋，天固已先有試於君匐，而其所期於君匐者，可知矣。吾知君匐必能承所秉賦，克底於成；而吾之所以壽君匐者，亦將爲世所樂道，以永弗諼矣。民國三十二年夏日，愚表兄葉楚傖撰祝並書。

江蘇旅渝同鄉會館序

去家日遠，鄉思日深，此人情之常也。而況烽煙匝地，釣遊難尋，廬墓久離，蒸嘗弗及，如吾蘇人者哉！而況文物聲華，蔚然可念，桁梁縣絮，轉以資敵，如吾蘇人者哉！而況江南三月，草長鶯飛，感此生平，眷懷疇昔，有不戚然以思，奮然以起，指天誓日，以期必得者哉！吾儕之來，六年有月矣。前乎吾儕以來茲土者，幾千萬人，而心懷所結，則異於吾儕也。後乎吾儕以來茲土者，將幾千萬人，而心懷所結，亦無不異於吾儕也。然則吾儕今日，事豈偶然，而可不有所營建，居以集歌泣之所，行以誌雪鴻之感耶？他日者，中原重奠，寇氛燔消，秣馬艤舟，速驅返旆，則必有徘徊俯仰，若弗忍舍者矣。他日凌雲有翼，縮地多方，山川相望，若戶與房；則必有朝發夕稅，攸如咫尺者矣。於斯時焉，以止於斯室以念念斯文，不將解顏一笑，爲之神往而弗釋耶？

沈母王太夫人家傳

先外王父王公伯瀛，鮮子，有二女；先妣爲長，次適吾姨丈沈公仲眉，卽吾母姨沈母王太夫人也。沈公仲眉於先考分爲僚壻，誼若弟昆，沈母少先妣十二歲，相依尤殷。及爲兩家，歲時晨夕，省問無間，憂樂吉凶，攸如同體。先考妣殁，余及妹少弱伶仃，困厄無以爲生；期功強近，自此弗邇。吾姨丈與母姨，乃推先考妣之愛，以及藐孤：讀則膏火，息則枕簟，食則粱肉，衣則葛裘，維護所至，既感余生所親受，益歎斯世所難能。憶余三十年前，自潯溪公學罷歸，及東江學校解散之時，形神兩瘁，親朋腾譏，而吾姨丈母姨，則具酒治餐，怡色相慰不已；且陳義持理，游揚弗衰。嗚呼！卽此萬一，已足感平生而垂懿則矣。民國十五年，姨丈沈公仲眉殁，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母姨沈母王太夫人殁，沈母王太夫人殁世後之百日，姨甥葉楚傖敬揮涕濡墨以爲之傳。

太夫人王氏，江蘇靑浦縣王公伯瀛之次女，繼配吳縣沈公仲眉。王氏之先，自明亡後，辭絕軒冕，以耕讀世家，孝友勤樸，紹衍昌大；至伯瀛公以文章名江左。靑浦熊純叔、吳江凌莘廬、柳蒔庵、元和諸杏廬、陶沚邨、苣孫，皆一時名宿。伯瀛公年最少，騰踔其間，而耕耨弗輟，鄉人稱舉孝廉者曰老爺，伯瀛公笑應之，而持耒耜如故。王母蔣太夫人，亦以汪洋清曠，耕讀世家。太夫人秉懿承訓，勤樸有儀，繼彭太夫人以佐仲眉公，仰事俯字，竭恭盡思；送死養生，

諸情中禮。彭太夫人遺三子，太夫人撫若己出，叔子竹筠病頸癧，奄纏逾年，以至殞殁，太夫人夙興夜寐，裹敷弗間。處姑姊如姊妹，款甥從如兒女。吳江陳去病、吳縣葉楚傖其甥也，館舍膏火，亦優且周。沈氏故盛族，仲眉公又好客，自太夫人之至，祥和充宇，樽甌無虛，親朋之間，融融愉愉。仲眉公和易仁祥，如天上春風；太夫人則佛心俠腸，英明慷慨。戚族中有爭，太夫人一言立解。東江學校之成立，五六少年，以沈氏廳事爲講堂，日召其里人倡導革命。里之父老斥爲異類，太夫人則怡然若弗聞，日供其饔飧。及世尙徐移，元江公立兩等小學、貞豐第一女學相繼成立，閨闥之間，乃亦漸以興學育才爲美談。斯二校者，仲眉公與太夫人實創之。其伯子君芳承訓繼事，遂以勞瘁殉及其生焉。太夫人信佛說，持佛心，而不佞佛；太夫人不習詞藻，而明理義，識體用；太夫人自奉至菲，而厚施於人；太夫人於是非無隱，而不念舊惡。太夫人子五：長惟型（君芳），畢業於前龍門師範，娶凌氏。次庸（君崇），畢業於民國法政專校，歷長金壇、丹陽、松江、青浦諸縣，娶楊氏，繼娶夏氏。次惟壤（竹筠），夭，均彭太夫人出。次惟垓（慕姜），夭。次延（君匋），翊贊革命十餘年，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、出版科科長、國防委員會總務主任，娶趙氏。女二：長菊芳，夭，次惟珍，適崑山陳革子。孫善鐘、善鍠、善銑、善鏡、善銳、善鋐、善錩，孫女善琨、善琪、善瑛，曾孫爲汶、爲沂。

贊曰：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此古所難能，而今則見之。後茲來者，懷仁慕義，庶幾及之。奚特傳婦儀，垂令則；世道剝復，實式憑之。」

國民政府林故主席森墓誌銘

中庸之言曰：「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。」大學之言曰：「詩云：『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』」每讀斯語，未嘗不悠然以思，慨然以興，念斯人之不易覯。今於吾林公子超之逝，乃不禁爲之瞻依仰止，永矢弗諼矣。

林公諱森，字子超，一字長仁。其先世衍自殷賢比干。李唐之季，由河南固始遷於閩，傳世以農。顯考道舉公，妣張氏；嗣考道炳公。道舉公生五子，公其長也。次曰長義、曰長智、曰長信，均早卒。長禮子一，曰京，入嗣於公，子某，孫某。公幼治學勤，尤好晚明亭林、船山、梨洲之說，廓然有民族民權之思。聞 國父倡義嶺南，則在滬組織學生會以爲應；且率全體會員以入同盟會。辛亥義師起，公以江西都督府政務處長代表江西出席臨時參議會於南京，丰儀端肅，論述嚴正，議席中翕然歸之，遂膺選爲議長。民國元年復膺選爲參議院議長。三年赴美，六年護法之師起，任國會非常會議副議長。七年任大元帥府外交部長。八年任參議院議長，兼憲法會議議長。此數年中，常居 國父左右，入贊樞機，出主壇坫，磐光炳發，舉措咸宜。十一年任福建省長。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，當選任爲中央監察委員，兼海外部長。十四年選任國民政府委員。十五年再膺中央監察委員之選，並被選任立法院副院長。二十一

年選任國民政府主席。自是以來，與　總裁蔣公，如驂靳之相依，如桴鼓之相應，盤根錯節，險阻備嘗，蓋在任十有二年於茲矣。公生平寧靜淡泊，勤整廉貞，舉措抑揚，不私姦惡，造次顛沛，不離規矩。居常和易，童稚可親，臨大難，持大節，則崢崢嶽嶽，懍乎如神。性愛山水，治農林園藝，躬率操作；一草一木，必培植得所，以暢其生。其故里青芝山饒泉石邱壑之勝，因卜築以居，自號青芝老人，脩然有終焉之志。嗚呼遠矣！公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降生於閩侯之鳳港鄉，以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病逝於邸第。越三月有十七日，國民政府以國葬禮葬公，而附之以銘。銘曰：

「養氣以清，濯德斯馨；立範垂訓，修齊治平。翳今之世，憂戚匪止；干戈饑饉，爲國之厲。惟公誕降，克啓嘉祥；庶幾民物，和樂敦龐。既錫我休，既篤我求，天於我公，何不我留。佳城豐隆，庶民來營，以享明祀，垂之無窮。」

吳敬恆篆額，居正書丹，葉楚傖撰文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。

祭黃花岡諸烈士文

維民國二年，廣州起義紀念日，某某等謹以豐粢潔盛，致祭於黃花岡諸烈士之靈曰：「嗟乎！世變相代，風雲澒洞，諸烈士靈爽昭昭，當知喋血殉身，劬瘁締創之民國至今尚未有寧時也。去年此日，政變初奠，機衡未定。然丹

旐白旗之下，猶得以民國無恙之文告慰天下。今狐鼠充位，當路殺人，賢俊殂喪，國基搖落。傷心人語，吾宋遯初、林頌亭兩先生，當掬兩行淚，與諸烈士相見天上，涕泣道之；某某等不復於此切切，重傷諸烈士心矣。獨是寧死而神，毋生爲奴，背民之魁，義不與立。烈士雖死，嶽嶽精靈，至今尚在人間。秉此以戰諸魔，不幸不勝，行來侍諸烈士。幸而克之，則哀痛憂傷者在今日，而貞元會合，天人相慶者無窮矣。一矢還廟，以告成功，此又某某等於悲憤之餘畢以自勉者也。烈士鑒之，其亦許爲孺子可教，而默相之乎？尙饗！」

祭宋遯初先生文

維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三日，某某等謹以珍蔬玄酒，致祭於宋先生遯初之靈曰：「先生非可死之人，今非先生可死之時，私黨狙擊，非死先生之道；而竟車站一瞬，遂殂元良乎？自先生之殂，卒卒時日，寰宇不春，薄海羣黎，以淚洗面，瞻念國故，涓涓以悲；時復廢箸頓首，痛哭入夢者，蓋二十日於茲矣。彼二三巨惡，自闞新喪，曾未嘗不哀辭琅琅，以欺國人。先生生而爲英，死而爲神；朗朗天路，當升而爲雷霆，降而爲地震，以懲警之。獨吾生死非命之國人，際此哀典，捧淚一掬，尙爲先生所神明眷戀，悽愴享之者乎。自民國失先生，昔之戚然於邊患者，今則撤守受降，迴車集中矣。昔之與民同體者，今則嗚珂清蹕，深居舊宮矣。嗚呼！曾幾何時，乃至於此。國人聞之，已對此禍胎，愴然

淚下。矧一靈未泯，尚記先生臨命遺恨之言乎？先生聰明，在天之靈宜燭其奸。默度先生臨此哀典，當必如曩日之曉菴朗暢，慷慨詔吾，俾踐吾儕與先生十年來平民致治之約，以鞏共和。顧自先生之喪，良直君子，捐棄舊惡以一進行。即令梟惡相濟，造作禍難，秉吾忠良，當可克之。此吾國人，藉先生今茲之來享，佐謊酒以告慰者。嗟乎！誅奸救民，後死之責。不勝，則此日揮淚靈前之衆即繼先生以死之魂矣。尚饗！」

祭林頌亭先生文

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某某等謹以豐粢潔盛，致祭於故將軍林公頌亭之靈曰：「嗟乎！世亂之亟，攸賴武德。天胡閼閼，奪我良將耶？金陵形勢勝東南，宋先生所謂天下必爭之區也。胡運垂亡，江流浩瀚，南徐桴鼓，闐然西指。士夫喁喁，舉頸跂踵以待曰，荷令東南諸軍，得建牙鐘阜，牧馬明陵，窮虜喘餘，庶幾迹熄乎，虜帥攖城，屢創義師，惟公皝皝，卒乃克之。及今過龍潭、太平，未嘗不慨想縛袴揮刀，叱師猛管之雄姿也。大基既定，悠然遐舉，閩嶠非老死於雄地，惻念人禍，毅然復興；公固將出其餘緒，拯此危邦，而何以卒然逝乎？自宋遯初先生死，海內之民，悲未能已。人才凋喪，國之不祥，寧能再勝飄零耶？慨念自南州倡義以來，香島新墳，有莊舊血，桓桓雄豪，勝大將旗鼓之任者，澌殂喪矣。世變方亟，而公又逝，一日戰雲起，能不令吾民有漢文、程李之悲乎？嗚呼！得臣不生，晉文色喜；孟起不

死，操賊難安；今公之死，其亦有歉然相慶者歟？是則於公之死，尤爲吾儕所悼痛無已者矣。尙饗！」

祭黃克強先生文

年月日，同盟人某某等，謹致祭於黃先生克強之靈曰：「嗚呼哀哉！夷夏之防，國家之綱；烈士之血，小人之舌；天降之殃，絕綱決防。有血已碧，有舌如簧。貪天之功，其炎熊熊。奔嘯都市，擊鼓撞鐘。國有天子，歌功拜起；土崩瓦解，以惑當世。愛惜之間，若操斧鉞；以逆亂順，如鬼如蜮。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；顚之倒之，喪我人豪。嗚呼哀哉！緬懷當年，漢地胡天，攘夷存夏，孰爲之先。亦有聖賢，爲國大盜，割裂詩書，異族是保。義旗一拂，君臣變色；老生少儒，詆爲大逆。公與吾儕，如驂之靳；河山百戰，乃有今日。曰在東京，刑馬作盟；橐矢擐甲，以入國門。投鞭斷流，河口、惠州，衆庶夢夢，誰與爲謀。公與吾儕，聲應氣求，師期一誤，厥於虜酋。巍巍羊城，天南半壁；負海阻山，國之巖邑。公與吾儕，斬關而入；一夕黃花，染爲血色。大猷戩戩，兩湖三江，中部同盟，若網在綱。公與吾儕，逐北追亡，輿櫬銜璧，旗門受降。六合旣一，粵修文德，漏網吞舟，坐滋國賊。公與吾儕，陳師以出，一擊不中，修其羽翼。申椒旣夷，蕭艾雖披，功滿天下，毀謗隨之。悠悠海內，若成若敗，玉壘初完，金甌未碎。誰爲長城，嶽嶽英英；誰樹典型，炳炳靈靈。崎嶇十載，天壞一人，懷此民物，以及友生。嗚呼哀哉！尙饗！」

祭林主席文

維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七日，中國國民黨總裁蔣，暨中央執行委員會、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，謹敬致祭於故中央監察委員、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之靈曰：「嗚呼林公！處艱危之際，而整暇逾恆；以元首之尊，而簡雅如醇儒。稟一貫之主義，涵萬象以通明，是所得於天者至大，所守於己者至誠；宜其崢嶸浩瀚，非儕人之所能名。民國肇建，以至於今，雖險夷迭作，干戈相尋，而國基漸固，民物攸寧；是實攸賴於居者之心求氣應，政事軍事之如影隨形，而其幾微應運之間，罔不出自公之深謀雅量，夜寐夙興。以黨訓政，若綱與領，凡為黨員者，既奮身以赴難，宜修己以及人；庶幾四維克張，八德蔚成，而公之行誼，則已樹之風聲，示以典型，立是非之正鵠，衡天下以至平。公之為黨為國，既如斯其磊落而艱貞，而所以自處者，則至儉至勤。時或與老農雜作，以寄懷於山林；時或周視墟里，詢童叟以寒溫；蓋其己飢己溺之念，先憂後樂之心，每流露於跬步顧盼之際，而藹然可親。嗚呼！緬公之生，嶽峙淵渟；哀公之逝，風悲日曛；追懷往事，蓋益不勝高山仰止之感，而同具斯感者，又必為山陬海澨，無遠弗屆之人人。嗚呼哀哉！尚饗！」

悼陳英士先生

辛亥之春，遇英士先生於民立報社，記得此時，先生以湘竹煙袋抵於地而笑曰：「君解作健兒篇，亦識健兒事爲何如事乎？」余曰：「上馬殺賊，下馬作露布，此是健兒事。他日君殺賊，我爲作露布，如何？」時則淸猶未滅，余方自粵歸，坐有漁父騷心。漁父遇害，墓草再青，先生今又死於元惡，重過民立舊址，能無黃壚之痛。武漢義師舉，先生建牙海上，時則余亦以事過滬。南社諸子，雅集杏花樓中。記得此時，先生歐衣紫結，來與斯集。坐中諸子，酒酣興作，以「今日良讌會」一句，搶詩賭酒，笑言競作；而先生亦頹然歸矣。

余友血兒亡幾匝歲矣。記得一夕與血兒自同孚路歸社，地僻車稀，亦欲行野步歸；先生車來，呼與俱載。今則同車三人，凋落其二，乃獨令余一再慟哭故人。

先生遊龍夭矯，不屑道世間險夷事。記得癸丑之夏，戰氛正惡，洋涇浜南北，壘沙設守，荷槍之士，虎虎而視。先生忽翩然入民立報社，形神暇整，余錯愕不已。既去，手民告余曰：「先生乃踰三茅閣橋緩緩由北來也。」心無所怯，故履險如夷。人亦有以珍重說者，輒笑曰：「心吾自有坦途，於鬼蜮何畏！」嗟乎！一生得力，在此兩語；一生遺恨，亦在此兩語已。

先生歸時，某君送之大森，先生慨然曰：「癸丑之役，姚未以一死報國民，此行不殺賊，卽爲賊所殺耳。」時則微服伏水手室，以避緝緻，艙側斗室，遂載此一世之英雄以歸。然臨歧之辭，至今思之，竟成讖語已。嗚呼！

憶黃克強先生

留我餘喘痛哭英雄，風雨淒淸，鬼雄夜嘯。聖母院前，黃公壚畔，今後迴車，應知腹痛已。

自共和復活後，克強先生毅然以社會事業爲己任，記者一再領其教言，知宏詣卓識，將必有厚福吾國民。而天遽奪之，天殆不欲窮困窒僿之社會，有所依庇耶！

先生經國之餘，亦嫻詞翰，英雄本色，流露自然。龔鍊伯追悼會，屬余爲撰一聯，蕪雜無次。先生自改定之曰：「蒼頭突起，竟蹶初登；義烈媲黃花，三戶亡秦，卒推季子。白雲未歸，般哀何極；忠魂遲歇浦，一門報國，我哭先生。」誰知手澤猶存，而終令我哭先生哉！

某日謁先生於寓樓，爲余言模範市規畫甚詳。博採東西市制，如在指掌。而今已矣，誰復有起而竟其志者耶！

先生嘗言：「眞有志氣者，不必作官，卽居一鄉爲小學校長，年年替國家培植出十數高尚純正之人才，徵特顯而可樂，功亦不鮮。」又嘗言：「美國私立學校之發達，由於富民提倡教育之熱心。假吾數年，必酬此願。」今天

竟不假先生以年，得不爲吾國教育前途一慟耶？

先生好延引士類，病而彌篤。偃臥寓樓，故人至者，懼耗其神，輒詢家人以眠食而去。先生靜居倍聰聽，聞隔壁故人聲恆叩壁召與語，拳拳之意，感人至深。而客則以受醫生戒，多婉辭之，謂相見之日正長，又孰意竟成永恨耶？

先生病中，語胡漢民君曰：「曩在美洲咯血而後，即心胸廓然。近自國慶日發病後，醫生克禮言淤血已盡，顧我胸前若有所塞。」然先生於此，亦未遂疑終以斯疾殺身也。洎後顏色轉黃，人亦有引爲憂疑者。越數日，醫乃言病已犯肝，然已不可救矣。

先生臨危善斷，二十年患難經歷，終建民國，實基是志。疾劇時，公子一歐請多延診者，參定藥物。先生毅然曰：「是徒足亂人意耳！擇醫已決，庸許猶移；治病然，治國亦然。」卒拒公子請。嗟乎！是可以見先生平素之行矣。

昨弔先生於福開森路寓廬，綠絨之毯，金縷之鐘，依然在目。而尤令我泫然欲涕者，先生平昔坐臥，與故人劇談之籐椅，儼然未亡；而先生則已垂眉瞑目，棄故人而去矣。秋風入戶，秋草繞籬，吾將於何處招魂耶？

謹書黃克強先生

黃先生逝後，中外報章，能述先生事者頗多。一代偉人，國中自有足以存人傳信者，余初可以

無辭，然端居所得，以供史料，夫亦不可廢者乎？爰編次述之。

先生湘南善化人，原名彬，字麈午，世居邑之東鄉。以紀元前三十八年甲戌九月十六日寅時生，生而岐嶷，寡言笑，弱冠補博士弟子，非其志也。幼即以豪俠稱於閭里，時湘中多盜，先生以兵法部勒鄉里子弟，羣盜惕息，無敢犯者。先生則慨然曰：「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，當有事於大者遠者，十室之邑，豈吾儕迴旋地哉。」乃就兩湖書院讀，識三楚豪俊，相與縱橫上下，湘之儒乃無不知有先生者。時張之洞督湖廣，頗能以興學自飾，拔先生送之日本。先生乃得偏識國內賢豪之游學者，慨然以民族主義相勗，越年因滿州問題起，遂與同志組織義勇隊於日之東京，為革命事業之胚胎。繼以海外非實行地，故鄉子弟桓桓，多明理知方者，遂內渡，任明德學校教授，言論丰采，隱然為清室之巨敵矣。

時則有馬福益之獄。馬福益者，與陳天華、宋教仁諸烈士創興華會於湘中者也。時清室西后秉政，年耄而權張，每值生誕，各省珠玉爵馬之供，競異爭奇。不足，則設燈市，集優伶，舉酒稱慶以媚之。烈士等欲乘機埋炸彈，轟撫署以起，先生實主其謀。事洩，馬被捕就義，先生跳而走，復東渡。以宮崎寅藏之介紹，識中山孫先生於東京寓廬，握手相視大笑。遂集同志創同盟會，先在某日人家開聯盟之會，逾十餘日，留學界中接踵加盟者至四五百人。然後定章程，舉幹事，中山先生被舉為總理，先生被舉為執行部庶務。同盟會成立後，中山先生即往南洋羣島，謀普及進行。先生即代理總理之責，本部一切計畫，全由其一人主持。機關雜誌之民報，先生為主幹焉。十餘年龍拿虎擲

之史，遂紀元於此時，時蓋乙巳年也。

同盟會既成立，僉謀所以實行者，以兩粵懸海南，物豐地險，而人民受歐美文化，先於各省，遂定爲起義點。於是有河口之役，鎮南關之役，中山先生總其樞，而指揮臨陣與清兵鏖戰者，則先生也。時以民智未闢，響應者少，乃退而養銳以待。辛亥之春，同志畢集於香港，謀大舉伐粵，趙伯先、胡漢民、陳競存等皆會焉。先生乃於三月十八日，率以入粵垣，破督署，誅衞隊長，清督臣張鳴岐踰垣走，功垂成矣。以他部誤師期，清卒麕集，衆寡不敵，同志力請先生出城，爲重來計，先生乃易服以出。是謂黃花岡之役。既出，走南洋，與同志謀再舉，於是中部同盟之局成；轉而謀長江流域。龍蛇上陸，布置既備，八月十九日，遂大聲突起於武昌，爲光復中華之首功。

自黃花岡一役而後，先生懲於匹夫崛起之不可爲，所以爲聯絡士心，而浸灌民意者，爲尤備至。由長江流域入手，辛亥八月，布置已定，十九日武昌起義，爲民國開創之第一日。先生以衆望所歸，爲節旄所擁，卒奉赴敵，免胄將歸。乃於某日，抵於上海，旋赴湖北，今總統黎公，將以一團，使臨前敵。時漢口已失，先生往守漢陽，察覽山川，憑臨原野，知漢陽已匪可久恃。特其時已獨立者爲湖南、江西，顧盼孑然，蹩躄驎騁，先生抱堅守之志，以待各省之響應，並密電各省同志使速舉義。至十月初六日，漢陽爲清軍攻破，司令部爲流彈所焚，先生猶欲收拾餘燼，背城借一，同志勸以徒死無益，乃去之上海。

先生之上海也，時則南京初破，虜臣播遷渡江。江南一片土，爲完全民軍之域，各省代表，議必有表示民意者；

乃羣集於南京。如美國獨立時各州代表故事，決組織政府事。畢以正式政府，方待須臾，而世亂方亟，不可無理議以大元帥行政府事，公舉先生。先生聞之，遜讓不遑，謂黎公首義功高，無可比儗，應以黎公宜。黎公又推先生。適孫中山先生返國，衆望式同，遂舉爲臨時大總統，先生任陸軍總長、參謀總長。時則國是蜩螗，軍事棼雜，中山先生總其大綱，而於一切調兵籌餉事務，皆先生主持之。先生平生以不忍人之心爲政，無論干戈斧鉞之嚴，乃時有所不得已焉。於是休兵息民，表示和議之可贊，而南北於是乎統一。

以陰鷙桀驁之袁氏而爲總統，抑才忌賢，其舉措自有弗可論者。然憚於先生之名，弗敢驟發也。於是力請先生坐鎮東南，收拾軍隊。先生辭不獲，已乃允任職。受任伊始，贛軍刼北城，先生嚴懲之。並發金賠償被刼者，商民頌德，而軍隊從此亦秋毫無犯焉。

在任三月餘，裁遣軍隊十餘萬，未嘗有滋事者，且所費亦至省。裁兵事畢，乃固請裁撤，以江蘇軍交付蘇督。嗣入北京，袁之媚者至周，而先生則喟然歎曰：「欲以私好瀆公義，袁氏之心可知，天下尚未太平也。」遂去而之滬；居愛文義路。舊部有衣錦來歸者，先生輒戒之曰：「事不競功，吾儕尚無死所。」未幾宋漁父先生死於賊，先生奠而歸，密約其故部曰：「袁世凱敢殺宋教仁，眼中無中華民國矣。」遂謀所以討袁者。

宋漁父先生遇害三日，而得從犯應桂馨、武士英，全案盡發，國民方延頸望法律解決。袁世凱自度罪且不赦，乃急爲戰備，聯師南下，風波軒然。首當其衝者，爲贛督李協和君。李君以知兵，尤爲袁忌，至是乃逼李解職，而李純

之師，由九江進窺湖口。一髮所掣，全局盡翻；大江以南，如湘，如皖，如粵，勃然起而應之。時程德全督江蘇，耄憒不自振。南京軍界聯翩叩先生寓廬，乞主持。先生慨然曰：「即無諸公來，黃某豈與袁世凱兩立者耶？」遂以七月十四日至寧，十五日以江蘇宣布獨立。程猶游移不敢從，軍士憤激，有請置諸刑者，先生爲緩之。時張勳等已受袁令，率津浦路而下。南京諸將，如冷遹、章梓等，次第渡江，與拒於徐州、蚌埠間。時人心未定，猶有以袁世凱爲可恃者。餉械既絀，且有袁諜，諜不靖於左右。先生知袁命未絕，不忍以救民者禍民，遂以特別軍事會議之結果，率同志退出南京。未幾，各省亦敗。月黑風高，大旗無語；先生遂涕淚去國，重爲亡命客於天涯矣。

嗟元惡之未亡，望國門而隕涕；時則民黨賢豪，避地於東邦者日衆。先生念他日重奠共和，需才正亟，假蟄居之時，致修養之力，乃可以濟。於是集合同志，發起法政學校於日之東京，爲同志研究地。更於浩然廬招集同志之有軍事學識者，研究兵事。於是避地者各得致力於學業。逮雲貴義師起，羣彥相繼回國，事賴以理。是則皆當日修養所得，而受賜於先生者也。先生居東者久，乃去之美。時袁世凱逆謀已急，嗾其爪牙如某某者，以金錢奔走僑中無恥者，日爲顛倒是非之紀載及演說。謂中國承數千年專制之餘，人民處之已安，一旦改政體稱共和，勢必橫潰決裂，以至於大亂。故欲謀中國之治者，非改政體爲開明專制不可。邪說詖辭，徧於僑中。亦有以正義與戰者，然固不及金錢之易於動人也。先生既至美，沈蘊中乃突起雷霆，斥橫議而去之。美之華僑，恍然知袁世凱欺世盜國之當討，奔走歸附於先生。先生乃與諸同志通聲問，定計畫。乙卯之成功，先生退然如未嘗聞，其實無不有先生精血

貫注之痕也。

西南起義，海內之士，望先生如歲，函電促歸者日衆。先生乃於五月九日返滬，調護之功，如四時陰陽，不見所著，而澤乃徧於萬物。當湘事未諧，湯薌銘既遁，譚組安猶存滬，人心岌岌。先生力之計，事乃漸定。天下之人皆欲先生督湘者。先生笑曰：「此是譚組安舊職，以組安行宜也。」譚入湘，而湘乃大定。中央屢邀先生北上，先生始終卻之。人有問者，曰：「吾非好為自高，民國幸復，國民所當致力者，何必有赫赫之功，吾蓋欲致力於社會耳。」識者因是知先生之冷寞，正先生之殷懃焉。乃天不祚民，卒喪先生，嗚呼痛哉！如可贖焉，人百其身，然而今去先生之死，已一週矣，嗚呼痛哉！

為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募集賻金啟

蓋聞回車腹痛，酹酒拜太尉之墳；聽笛心傷，汎舟訪山陽之里。況夫旌旗變色，來君叔飲刃帳中，心血成灰，李長吉修文地下。如我民立報故人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者，同為志士，永作陳人。金刀動掩芒之悲，玉樹下長埋之淚。虞翻弔客，幾歎青蠅、張邵舊交，能來白馬。固直緦麻成禮，哀死難之游殷；梁棟思才，哭過江之衛玠。維范先生筆走雷霆，氣凝山岳，讀書無溫飽之思，攬轡有澄清之志。望金陵之氣，哭指降旛；論肥水之兵，傷心棄甲。方惜霸才無

主，詎知圖僭有人。酒杯失意，橫尋白刃之仇；狹路相逢，慘中赤丸之毒。維徐先生翔步天南，蜚英江左，豪傑出而爲時，文章以之報國。能遵漢臘，學陳咸之閉門；義不帝秦，慕仲連之蹈海。乃以人豪，遽嬰黨禍。望門投止，歎張儉之無家；賣餅爲生，問趙岐其誰識。窮無可告，血已盡於鵑啼；憂能傷人，壽乃促於鵩賦。嗟嗟！虛舟莫値，任哀値范侯之交；寶劍相貽，季子拜徐君之墓。痛何如之，哀可知矣！獨是宋階斂骨，鬻鎚留六尺之孤；揚雄吐腸，儋石乏十金之產。嗟能分宅，慰穀臣送璧之哀；誰爲營喪，重平子遺書之託。某等苔岑結契，薤露同歌。平生之言毋忘，死後之責宜盡。縱不必支持門戶，如張裔撫楊恭之孤；點檢妝奩，如紀瞻嫁陸機之女；亦應舟麥慨助於堯夫，囷米稍分於子敬。哀傷無告，深憐阮瑀之妻；賑給相須，厚視張堪之子。庶幾焚香載酒，庾子山無慚思舊之銘；半菽一毛，劉孝標不廣絕交之論。謹牋小啓，精諗同人。君子定恥夫獨爲，將伯相期其共助。集千狐之肘腋，何礙纖微；造七級之浮屠，端由層累。佳城鬱鬱，誰云死者無知；德海汪汪，敬爲故人拜賜。

札記

王子宮駝記

索靖宮門感懷荊棘，參軍賦筆，追慨蕪城。蓋一姓之興亡，亦千古所憑弔；非特阿房楚火，紅啼蜀道之鵑；鐘阜繁霜，白染明陵之草已耳。秋間行次北京，徧覽宮闕，延秋蕭寂，中夜聞烏，太液潺湲，三秋折柳，斯亦齊雲摘星之遺蹟，玉儀御仗之遺徽乎！

宣武門一稱順治門，即曩日福臨竊帝位所自入，故名。崇文門一稱哈達門，胡語也。二門東西夾輔，中闢御道，爲君主郊祈出入所由，其門曰大淸門，近改大淸門爲中華門。都中盛傳讖語，謂明亡於崇禎，淸亡於宣統，崇文、宣武二門，早啓明淸結局之兆；而禁城東西二門，一曰東華，一曰西華，今改大淸爲中華，又預合華夏昭蘇之符。瓊島在北海之沚，爲淸光緒養疴之室，或謂光緒不得於西后，后乃錮諸瓊島，諱言養疴。室凡二三十楹，海中植芙蕖，北地秋深，露蓋風柄，不復得見。瓊島遙對分科大學，昔大學造講室，岑樓已構，避竊覘宮禁嫌，竟致改築，天子聲威，炙手如此。

南海、北海、中海有二三石梁可渡，梁側守河監，一善操京語者，可徵採曩日宮禁事。其一語余曰：「君吳人，應識陸師傅。」余頷之。監曰：「師傅常來授萬歲書，月入宮數次，俸千金。」讀書人究餓不死，若某王某王者，今且設

白肉部，作狗屠生涯矣。

東華門常扃，出入以側戶；守門阿監，見西服者拒之綦嚴，必大袍闊褂，且嫻京語者，乃得偶然放行。入門頹垣蕪雜，紅紫剝落，社屋末年，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遊矣。清室典制，惟二物觸目無恙，即阿監頭上粲若朝霞之纓帽，與鬢髮如蓬之辮髮也。

煤山之巔，萬卉葱鬱，冬青霜冷，衰柳枝黃；一亭兀然，俯臨御街，乃思宗殉國地。亭凡二層，承以六柱，甍色慘綠，亭頂朱漆葫蘆，熌爍雲際；百年松翠，鳳子淒涼，一樹殘陽，鵑聲悲惋。山巔初許拾步遊眺，自十剎海甘水橋炸彈案發，遂禁登覽；蓋山下御道，爲清攝政醇王所必由，橋下馬驚之警，猶未已也。

禁城殿閣，鮮有華樸適宜者，江南農舍，差勝燕北皇居；蓋棟榱之擺，丹碧之俗，惟此不識尺寸之天子，始居之彌安耳。自前門沿禁城而進，歷覽禁中諸殿，蝙蝠脊飛，棘荊風咽，所謂正大光明者，直闃若古剎，非特長林豐草，禽獸居之已也。

有唐太監者，積貲鉅萬，設球房於東安市場，日與諸少年逐。其義子爲前某部郎官，照例値署以外，輒欹帽袒裼，望叫天籟，從乃父遊，京師競稱之小唐郎中。春間兵變，東安市場夷爲瓦礫，獨唐監球房，巋然未罹劫火。渠述宮禁事甚悉，余有絕句云：「鳳屏春曉日遲遲，六院分飼哈吧兒，昨夜千秋亭子上，爲聽鶯羽立多時。」即唐親述諸余者。

東安市場有女賣技者一，昔爲南皮張香濤家侍兒，舞雙刀如飛，幽燕健兒，歎爲未及。貌嫵媚，雙瞳剪波，長眉擁黛，而英武之概，弈弈飛舞。自言北道健兒，滄州爲著，他則未見有勝我者。渠嘗走嶺南，能打高馬，此派爲北方所無者。

旗女非無粲者，祇以粉黛油脂，歷亂塗抹，遂現惡相。清亡以後，漸多易漢家裝束，然塗抹之習，冥頑未格。間有一二輕清流利者，則百囀京談，雙趺光緞，在吳儂見之，殊不亞虎邱、山塘間香塵寶躧，搴帷一笑之姝也。

旗婦鮮十七八少女屏角窺人態，浪行市集，涉足劇場，蒜、葱、淡巴菰氣，撲人欲嘔；而綠衣紅沿之飾，尤惡俗無極。曩日慶親王弈劻女，曾一至慶樂園，繡幰朱轂，儼然名姝；其上輿時，乃穎二藍縷可憎之寺人，挾之以入，則男女之別，誠有難言者矣。

十刹海楊柳四圍，芙蕖十畝，蕭然有江南村落致。初爲清主夏宮，後漸頹廢。南皮張香濤築讀書室於此，今改圖書館，臨水迴廊，倚城小築，文窗斐几間，幽寂可坐，最宜暑夜迎風，秋宵弄月。

天壇在前門外，與先農壇相望；矮垣綿亙，周匝十里許，徧植松柏，幾數萬株。初禁閒雜，近稍稍有遊蹟，自側門入，行數十步，乃履御道，夾道長松，如羣龍拏天，夭矯欲飛。數百步至便殿，折而出，度磐石橋一，即遙見圜丘。丘圓形，纍階數十，均砌以磐石，驪首龍鬟，琢工綦細；於萬松蒼翠中望之，如玉宇瓊臺，仙人之居。圜丘前接御道，後望丹甍碧瓦，光奪朝曦者，爲祈年殿。殿中棟桷，金碧繢藻，窮精極細，而崇階文窗，尤至閎麗。殿側有九巨鼎，爲郊天時列代

君主之位；殿下東西配殿，殊頹廢矣。瞻彼傑築，與同遊陳止齊君慨然久之。

天壇遼闊，君主既熄，郊天之禮當不再舉，故開放改建，事所應有。近農林、內務、教育三部，方逐鹿未已，農林部欲改農事試驗場，教育部欲改植物院，而內務部則欲闢公園於此。

頤和園在西直門外，西山之麓，規模閎麗，可徵君主宮室供奉之侈。太圓寶境為園中正殿，中供西后畫像，聞為美人某畫師之筆；銀鎧立鳳，繡袱飛龍。園椅一，約可駢肩坐三人。後障銅屏風，刻雲中宮闕，及錦衣雲裳之仙女數十人，其一飄裾迴袖，倘非合德之舞，不殊霓羽之盤。左側一室為西后臥處，金鉤錦帳，衾枕俱以黃緞為之，床外書案一，園椅一；案側白玉美人，高二尺許，瑩白倩好，嫣然雙靨，如聞笑聲。茜窗鎖月，蘭麝餘香，一代風流，猶可想見已。

自太圓寶境而上，曲廊繞雲，飛簷攬月，如見曩日曉妝初竟，宮女送花，阿監傳膳之概。廊凡二百餘級，曲折而上，不啻唐元宗踏紅，訪霓裳羽衣人。復道中折，漸入山徑，有亭翼然，凡棟榱甍瓦，以及桌椅窗櫺，悉為銅製。其地山色四圍，長松數樹，自山麓至此，微覺熱燥，得此清涼境界，冷然意遠，乃信銅亭造作之妙。銅色黝剝，絕似紫檀，叩之琅琅，如萬樹夕陽中，一聲清磬。銅亭而上，至衆香閣，為西后拜佛處，俯視太圓寶境，已在雲下，憑欄遠眺，視禁地一帶，眞有「雲裏帝城雙鳳闕，雨中春樹萬人家」之概。閣門扃鎖綦固，非西后拜佛，中戶不闢。聞閣內有巨大之玉佛一，當日受自和闐者。

頤和園爲西后長駐之地，聞諸人云，每歲西后至園，其宮人之求得隨侍入園者，不啻京吏之外放。幸而獲選，則尙膳應茶之餘，噴花罵草，備極譏浪；甚且有偶假出入之隙，流落人間，作厮養卒婦者。故余入園之頃，頗留意花阡曲闌間，冀有馬嵬婦人，太眞遺襪之奇遇，然竟不可得；而觸目皆是者，惟狀元宰相徒增人厭之應制詩也。

昆明湖上，長堤精舍，掩映年姿，而橋臥明波，柳醮近黛之致，卻似明聖湖頭。余謂姚雨平曰：「此處惜無三五明月，不然蕩槳載酒，吹玉笛，歌秋水伊人之章，差勝莫愁湖招飲矣。」

上林花草，蔵蕤殊甚，秋老風淒，自非楊柳芙蓉，未央、太液之比。沿路得長相思草一種，花色淺紫葉如碧玉，捲映紅欄曲砌間，頗饒姿態。舊時依裙惹帶之卉，今乃露零月冷，記我遊蹤，

石舟在昆明湖陰，築大理石爲礎；凡兩層，其上層悉裝五色琉璃。遊蹤至此，恆具小飲，惟必自攜榼具。而湖中銀鱗雩翙，垂釣即是，雖非上方之供，頗似西湖酒家活水靑魚也。舟首四眺，橋堤綿亙，一角爲龍王廟，一角爲三潭印月；而龍王廟翼然湖中，以一長橋通東岸，尤多薄暮漁歌，中宵碧海之概。

湖中故有一艇，明波蓼岸，櫓聲欸乃，呼語相應；不復如北地名園。湖凡十餘里，湖上建築，悉依西湖，而西山塔影，倒映湖中，尤西湖所未有。

湖上迴廊，周匝十餘里。棟間俱詞人應制之作今漸剝落破裂，如所謂張百熙、孫家鼐諸人，其字在鄙夫得之，引爲榮譽者，在此中視之，直不値一顧。

戲臺在園東側，其額似爲「陽和協律，」不能詳憶。凡三層，構造係舊制，而軸轤帷幕之製，頗似滬上諸舞臺。劇中神將仙女之儔，則飾以彩雲，破空而下；幽魂故鬼，則出自臺下。惟今則錦幕塵封，管絃零落，不復霓裳羽衣之觀矣。

後園頹敗彌甚，霜楓露荻，蕭瑟不春。惟牡丹一坪，每幹高四五尺許，凡二三百幹，幸而無恙。惟時値秋杪，不克睹魏紫姚黃之盛，倘花開時節，踏春訪之，應勝於太液芙蓉，沈香芍藥也。

後園之西，有仿田舍家風景者數椽，臨水蓼莪，繞池荇藻，頗有南畝喚耕，北邱叱犢之致。小溪之陽，有修樹數十，葉至繁茂，不待風動，葉葉自作能聲，颯颯與泉水相應，令人如讀歐陽子秋聲賦。余歷覽全園，雖金輝碧映，而適然可親者，無踰於此，惜非張茂先不能名此異卉也。

後園毀於火，余初疑卽圓明舊址；據導者言，則圓明舊址，在後園外，榛莽益甚。然比近未聞有圓明而外，羅於劫灰之宮苑。或者園非圓明，周遭曩日之劫火者乎。

頤和園外，舊有各部辦事處；華麗整潔，以外務部爲最，當日西后居園中，各部尙侍，例隨蹕至此，入値之外，雖居私第之時多，而隨扈門面，不可不設，但「粉飾太平」四字，爲前淸君臣所優爲。名園歌舞，曾陪華黼於丹墀，春殿壇筵，時頒御廚爲戚里，而政治之諮詢，則元之又元者。

海淀昆近頤和園，酒家有蓮花白一種，實爲十餘年酒腸得意之作，味醇而腴，直可瓦礫視玫瑰、葡萄諸釀。嘗

沽一尊，於車中引吭酣然，輪蹄尙未至頤和園，已傾一瓶許，饞酒之癖，行足自笑，而普天之下酒人，幸而至海淀，實不可不挈榼以隨者。

京人忌罵，輿夫走卒之酬對，亦絕少江南惡口頭而尤惡辱及祖宗父母之褻辭，苟有犯者，立攘臂與鬭，甚且白刃相加，決諸生死；京東諸郡縣如之，殆亦燕趙烈士之遺風歟？嘗見兩御者轂相擊於道，其一偶施惡口吻，立解控，令車中人他適，奪搏不已。然此風獨鍾於市野間，彼高冠華蓋之倫，雖日唾其面，亦鮮有自省羞惡者；此屠狗之交，所以爲古人雋思不忘者乎。

詞曲中率常用一「您」字，如「相思已是不能閒，又那有工夫恨您，」都讀如「你，」其實「您」字應讀納應切，京語用之以稱所敬愛者。今漸攙入市井語中，因所加於人者異，意義亦漸變；余頗甚存此風流雋永之意義，爲詞章煊染筆墨之材也。

金臺館爲小德張脊本所設，爲淸吏運動機關。骸骨不來，豺狠當道，顧念名義，可堪悲嘆。

與程月貞離婚之張靜軒，即前述之唐監（友人沈鼎聖語余如是。）庚子之變，西后、光緒倉卒奔秦，宮禁弛懈，張悉檢珍器以出，値數百萬。後后與光緒歸，廉得其狀，大怒，欲置之重典；張以所得珍器徧賄內外乃免。今歲兵變，東安市場被焚掠，張集賢球房在市場之尾，度遷亦必不幸，竟不果遷，而火亦弗及。

舊時宮人，淸亡以後，流落人間，多有淪爲娼家女者。但自諱甚深，非若八大胡同，大張旗鼓者比，故最忌問姓

氏間有自述身世者則感今念昔，不啻天寶宮人，談開元遺事。余詩云：「自言歌舞胭脂巷，不及琳瑯天子家。」蓋有所見而云然。

崇文門大街華東飯店中多宮中珍物，聞庚子時為日人所攜出者；華東固日人業，說或可信。其第六室中有漆鼎二，高三尺許，紺深絕精，舉之輕若紙耳，較曼殊贈余之日本古漆盂尤堅緻。（曼殊贈余之盂黝表銀裏內繢茶花一，金葉紅蕊灼然姣豔，曼云是日本古代物，今市肆中無復有此佳製。）又八音匣一，巨大無匹，金色雙龍，啣珠匣蓋，洵異製也。

京內國恥紀念，為巍然高峙崇文門大街之克林德碑，交民巷之大鐵門，星期日之車路取締，城上祇許西人涉足之特例，皆觸目傷心之事。

馬神廟之大學，舊為大公主府。公主為乾隆愛女，故傍宮營建，俾親昕夕梳妝樓上，金碧交映，凡七室。近花繞廊，遠山送黛，自宜為玉人之居。今改為藏書樓，計十餘萬卷，圖書集成而外，斷編殘帙，歷落藏庋。

京中婦人再醮之風，甚於南方。再醮時居然儀仗奕耀，鼓吹登堂，惟例不得日間迎娶；故中夜戌亥之交，遙聞樂作，則羣相告曰某家婦作新嫁娘矣。傳聞此例，始於滿俗，漢族習之，遂成定例。讀吳梅村「大禮恭逢太后婚」之詞，應知作俑者之為大貴人矣。

萬牲園即珊貝子花園，人稱三貝子園者誤。吾友浦醒華居園中者月餘，有意難忘一闋云：「天錦初裁，是五

翠樓上，仙子描來，嫦娥偷藥，怨玉杵搗霜才；花薄命，月成胎，簫管正瓊臺知甚處，簾櫳風起，環珮魂回，倚闌人與豪哉，有楊枝豔曲，荷葉新杯，蠟光溶寶霧，蛾影別殘灰；新舊恨，夢為媒，往事未堪哀，聽十里藕花塘外，聲似輕雷。」

清室祀祖宗之宇，曰堂子，嘯亭雜錄記之綦詳。在吳人聞此名辭，頗可發噱。以一代祀典尊嚴之區，與江南歌伎樂娼，爭此兩字，亦一曲巷佳話。京師有東堂子、西堂子之二胡同，官即依義於此。

陶然亭一名黑窯廠，又名江亭，在宣武門外，去寓所僅數百步。斜陽啣山，時一登眺，蘆荻釀秋，煙雲向晚，清曠殊甚。壁間題詠，絕少佳什，惟園中林秋，葉質坡塘一闋，慷慨悲抗，為此亭生色不少。亭北為香塚，或云某閨女埋玉處，有碑一，銘云：「浩浩愁，茫茫劫，鬱鬱孤墳，中有碧血；血亦有時盡，碧亦有時滅，此恨綿綿無斷絕；是耶非耶，化為蝴蝶。」旁為鸚鵡塚，亦有碑一，銘文已不能悉憶。鸚鵡為粵產，皎然雪白，後為狸奴搏殺，其主人哀其死而葬此。嗟乎！以海南名羽，得一知己，便銘千古。而英俊義俠之士，伶俜無偶，泯然以滅者，又幾人哉！

大清門外之前門，前清時，非帝后出入不開，有執青烏術者言：此門一開，必生兵燹。今歲凡開二次，一為臨時政府迎袁專使蔡元培、宋教仁諸君之入京，一為孫中山先生之入京。然第一次開而京津兵變，第二次開而通州兵又變，不虞之事、每假術士以曲證，亦異事也。

東安市場後有一福食店，非稔者不能入。內凡精室上壁間絹帙，都非人間所易置。且衣香鬢影，時蝶躞窗外，笑語可接。云是曩日怡王府中下堂妾所設，文君當壚，風流過之，而才人淪落之感，則此尤難堪矣。

琉璃廠某書賈，有宋板禮記一，計四册，卷首有趙千里畫讀畫像一，後為明代洛中陳氏所得，亦效千里畫己像於後，今書賈索價五千金，袁克定擬以三千金購之，該賈尚執前價未允。聾日潘芝軒諸書迷之餘韻，不謂至今尚存。

采芣別墅在紅羅廠，為良弼別墅，精舍畫棟，殊似時下新築。京中屋制殊於南中，一院一隔，三明兩暗，已為仕宦之居，院中花砌兩行，屏風一角，幾於千家一律。惟采芣別墅則遊廊疎簾，不啻江南制作，今為陸軍學會編輯部。

北地婦女多殺氣，醜劣可憎者無論矣。即值嬌好，亦不過如小說家言花碧蓮、鮑金花而止；求婀娜輕倩，若飛燕、合德者，實可謂絕無僅有。但天鍾精靈，本無軒輕，今舉其修飾之徒增厭惡者：一、脂太紅，二、黛太黑，三、髻太高，四、衣太寬，五、腰太硬；有斯五事，已足生西子蒙不潔之慨，況更益以一尺腳圍，三寸耳環之殊飾乎。

東華門內之纓帽，尚為居人常飾，驅車過之，觸目即是；蓋居於是者，旗人為多，而橫髻一尺，黃色半肩之服飾，亦時與燦然猩紅之帽纓，輝映道左。旗女喜眩妝，尤勝於漢族，室如懸磬，出必綾羅。余嘗戲謂：旗女寧忍腹饑，不可面黃；蓋脂粉之需，殊急於米鹽也。

自前門入，沿禁城而行，路政之不修，實甲於都中。禁城牆為紅色，磚厚二寸許，縱尺許，橫六寸許，上覆黃色甍瓦；牆內殿閣之脊，時可望見。而禁城之麓，環而居者皆繩戶甕牖之民，咫尺之間，尚隔聰明，況中原萬里，山遙水遠，民間疾苦，宜乎其不聞矣。

西山在西直門外，頤和園即在其麓，山上有温泉、醴泉，泉水清腴，昔供上方，以之煮茗，不啻金山下銅杓鐵綆中物，故京中亦以「第一泉」名之。山多佳築，夕陽春風，時入詩人箋墨間。山下西廈毗接，爲禁衛軍營房，故頤和園近亦爲禁衛軍所管轄；余儕之入頤和園，其管帶忠君實導之。

八大胡同者，陝西巷、韓家潭、大李紗帽、小李紗帽、石頭、胭脂等八胡同也，翼在南中，閩人述八大胡同，意必崇樓華路，如海上、福州諸路；孰意其逼仄屈曲，乃大非余意中之八大胡同哉。韓家潭中，頗多吳妓大名鼎鼎之棲鳳閣主，亦居於此。在幽燕間，自是足矜絕豔，置諸金昌、山塘側，庸庸無足稱矣。

京中胡同名，有極雅者，有極穢者，手帕、胭脂等，自是香豔絕倫；而爛面、豬血、煤渣諸名稱，實令人口吻不耐，

南味齋之酒，杏花村之魚，江南春之蟹，丞相胡同之燒鴨，皆擅勝一時；而林家醎瓜，尤在世俗酸醎以外，

男女合演之習，於京爲盛，文明、廣德諸園，皆雜聘女伶，孫一清、金翠英，聲譽藉甚。孫貌頗豔，唱亦清脆可喜，故京中女伶，數孫第一。近日廣德樓之活劇，孫亦起舞之一；劇場聲價，於此可知矣。

京師無文章，封禪雄才，既寄懷於阿腴，長門賦藻，亦託興於買貧。其他前清翰詹之遺，則應制八韻，足策一篇，尤汨沒性靈不少。惟江叔海、伍崇仁輩，尚存文士門面，頗能留意於古學；至於時下新人物，則尤鮮有此志者。

圖書館在十剎海，主之者即江叔海。四庫館所有，現均移至圖書館，有唐經三千卷，爲明代雁宕僧某所手抄，彌可寶貴。但余謂既爲京師圖書館，不應僅比於海內藏書家之惟古是寶，當徧羅中外應用各科學書，以建閎規。

余於九月十日入京，十月二十二日出京，歌殘水調，偶來花萼樓頭；紅到劫灰，不啻靈光殿畔矣。是爲記。

嶺左賸觚

南州古隸蠻荒，傜僮之居，篳路藍縷，謫臣逋客，遐躅偶止，則輒遺蹟殘編，競相傳覽。蓋天遙海闊，距中原萬里，而又值生世淒愴，家國艱難之際；非特王仲宣登樓作客，賈長沙賦鵩自悼已也。小子浪蹤，屢登海隅，佳人南國，拋殘紅豆之思；匡眼中原，惟有青山作伴；木棉花下，一聲嗚歟；白苧歌中，幾曲么凰；是已足令孫棨攜華，方回製譜矣。矧先吾而生之仁人義士，才子淑女，其可歌可泣，可傳可誦之野史，一一如豐獄劍光，所南井史，揚葩揠芬，以慰吾寂寥耶。職方之志，固未上諸史官；文物之觚，行自比於稗乘云耳。

梅江、韓江爲嶺左通渠。江岸名城，爲潮州、梅州。梅江下流，會韓江以入於海，而鎖鑰於汕頭。連山由南條分支，蜿蜒北走，瀕海揭陽、潮陽諸山，尾閭於是，如神龍舒爪，左右拱繞，兩端兀峙成馬嶼口。口外則雲飛波走，莽無涯涘矣。口內水深且無沙線，故爲南方良港口。口內有崎碌砲臺，形勢頗利，近則漸廢，砲亦窳陋；石磴苔荒，大旗風冷，守臺老兵，稀棨煨芋而外，惟鄰家落聽午夜鷓鴣啼，南郊犢叱耳。

嶺左紅棉花，三四月盛開，粲若朝霞，與綠榕相間，尤擅絕豔。余一見之於崎碌之商業學校，再見之於礐石。惟

絕少楊柳靈和春深，白門秋老，在南中幾無可見。故當春風吹衣，晴曦醲暖時，賴有棉花作彼鄉花事耳。

菊花至冬之仲季始盛，是亦地氣使然。潮汕之方，與吳地同。庚戌余度歲於駝江，筆事既休，買菊三四本，置座右。電燈開，翻見花影，如對傾環。濁酒一杯，澆愁未歇，而六街爆竹，已餞殘年。杜少陵茱萸之什，不期於除夕讀之。

梅州婦女，髮式異制。髮分前後二綹，前綹綰螺髻，覆諸頂上，綴金銀釵；後綹以紅絨札二寸，反綰諸髻，紅絨之端，分髮作蛺蝶形，雙垂頸際綠雲香函，蟬蟀自覆，南中靚裝，以是爲最。故間或荊釵布裙，亦饒天然愛好之姿。

六寸膚圓，今未多見。吳下少婦之麗者，着綠蛺蝶履，帕首素衣，掣梳隨頭，余嘗以爲奇豔真豔，不謂於南中一律近之。夕陽在山，半肩紅葉，山歌一闋，靡曼琳琅，陌上過之，殊笑自學紅牙，俗不傷雅，翠鈿金雀之華，不成裝矣。

梅俗稱媳婦爲新臼；其意男子既娶，桑弧蓬矢，志在四方，即走南洋或國內，讀書經紀。門以內仰事俯畜，悉付諸媳，故曰新臼。彌月既過，帕首入山，夜則擔樵以歸，燈下課子，堂前奉親，拮据畢日，靡有怨讟，即富家亦復如是。比諸江浙佳人，錦園翠繞，競尚新裝者，曾不啻太羹玄酒之尊也。

三河壩（潮梅交界處）以上兩岸青山，如美人螺髻，夕陽欲下，漸聞歌聲，皆樵婦晚唱也。歌聲靡曼動人，聞多國風江漢之遺。梅州謝可齋有梅州竹枝詞數首，有云：「紅葉半肩歸路險，聲聲猶唱爲郎歌。」又有句詠樵婦云：「自覺曉妝宜草草，棠梨花下再梳頭。」絕世風情，卻無一點閨閣脂粉氣。

嶺右女飾之於廣州，猶江浙之於蘇滬。其實廣州女飾雖勝於潮，遠難及梅。比來梅縣知事盧耕圃君，強令梅

關婦人，悉改廣飾，實大煞風景。垂髾高髻，漢裝之遺，絕世丰姿，何可湮滅，孔子刪詩，不廢鬒髮如雲之什，耕圃耕圃！云何其然？倘謂一髻之飾，足令俗近淫靡，則后妃未髟頂以儀人，廣州亦溱洧之名邑；耕圃多才，利用厚生，在在足以著績，何苦向婦人頭上着手耶。

梅江卽程江，古梅州亦稱程鄉縣。方輿紀要云：「程江源出江西長寧縣大帽山，流經縣西北七十里，又東南流，至城南注於梅溪；稍東有百花洲，周圍數百步，南流五十里，有小溪自汀贛來，經縣北七十里，南流會流焉。又三十里曰松源溪，源出福建武平縣象洞山，經縣東北二百里，西南流入海焉，謂之松口。又南二十里，為蓬辣灘，濤浪洶險，聲聞數里，一名鱷溪。相傳韓京師平潮寇，經此觸石舟壞，鱷甲於此，因名。又東南入大埔縣，會三河壩，經府城東，而為韓江。」余自潮入梅，過三河溪，卽書所謂三河壩。其地盜風充斥，榜人必連舟以宿，中夜擊鼓鳴槍，戒備甚嚴。時值中夏，余袒裼臥艙頂，兩岸靑山，徐徐送月，聽榜人唱粵謳，靡忘江南遊子，輕入盜窟矣。蓬辣灘水勢急湍，亂石崚嶒，舟觸卽碎，下水時榜人倒挽以行，涉險不啻瞿塘、巫峽間。但聽水聽風，萬慮俱息，颯颯中流，頗足令塵俗悟禪，亦舟行一樂也。松口以上，江折如書「之」字然，因此一折，韓梅間之程途遂紆。近有議築鐵道者，於行旅通運，兩賴其利，是余所急贊其成者。

松源溪會梅江處，為松口，有稱松源溪為松江者，但據梁千仞言：松江亦有四腮鱸，余未親炙諸榼盒間，未敢遽信。惟所產荔子，廣州而外，此當獨步江左。余至松口，溫靖侯享余以妃子紅，並媵以三尺餘之黃煙筒，芳芬腴美，

今尙得彷彿諸口吻間。松口爲梅屬巨鎭，其女子爲時下裝飾之嬌矢。吾友謝君，恢爲余詠「雲髻半偏新睡覺」之句，輒神往無已。余至松口，適値中夏，單袷縞裳，丰度絕俗，而風淸月白，客居野舍，嗚嗚歌聲，遙相問答，尤不啻桓子野喚奈何時也。

梅州葉碧華夫人，詩才遒麗，弱冠卽蜚聲文場，著有古香閣集。集中詩餘，尤逼眞樸園。記其慶春澤漫云：「曲徑尋花幽庭問柳。閒鷗有約荷叢，倏冥金烏。葦蘆聲天風，阿香倒瀉銀河水。雜雲鬟佩響丁東，把鴛鴦殘步，前溪喚醒。悵惚波紋，畫檻紅妝倚。看靑錢萬疊，玉瀉珠融，分暈芭蕉，凉痕綠上梧桐，壯丹豔和瓊簫咽。愛淸聲淨洗塵胸，待宵來，月上銀鉤，歸路煙籠。」

梅俗貿易有墟期，其貿易處曰墟場，其期以三六九、二五八、一四七爲率。每値墟期，賈人畢集，牛豕之類，分肆列市。十里內諸村落，羣杯羅聯翩以至。山花村髻，笑語琅琅，夕陽西歸，分道以去，亦南中殊俗之一。州治以東，松口丙村，墟市爲盛。

梅人多中原忠義之遺，文信國扶宋主南行，扈從之軍，多自中原隨輦以來。及宋祚不祀，信國被俘，軍士散伍，棲止於梅州者衆，漸爲土著。明季林氏揭竿，瓜蔓頗衆。及淸中葉，乃有洪競全崛起於客族。梅屬五縣，暨福建之上杭，潮州之大埔等，俱稱客族，蓋其人多於宋明之季，嬗遷以來。而梅人士攀龍附鳳以起者，不勝僂指數。逮洪氏喪敗，左宗棠南下，殉義之慘，尤甚於明季李氏之獄，故其人民積憤抑恨，鋌而入推倒君主之途者益衆。三月二十九

日之饒可權、林脩民，槍斃孚琦之溫生才，及他之陳敬嶽等，皆籍梅州，而建國淮上之戰，軍長姚雨平以下，如張戴權、林叔彗等，亦皆一時之良，是可知梅人數百年枕戈待旦之概矣。

韓山，在潮郡東門外，左連牛首山，上有韓昌黎祠，崇壇雄閣，俯臨韓江。蘇東坡昌黎廟碑植於廡前。夏日過之，未及山巔，四峯雲合，滃濛籠沈，大風振林，急雨驟至，避入某小學中。雨止，穿屐上山，新晴拂霞，微雷掛樹，俯視江流，浩瀚奔濆，趁潮之艘，千帆競放，頗具豪遠之觀。

韓江水勢奔放，潮郡各屬，時被衝決之患，郡城東門外之湘子橋，實鎖止江流之巨梁；橋石之巨，幾無其匹，圍可四丈許。世傳築橋時，賴湘子神術所助，故以名橋。橋之中間，連舟為梁，紅以巨鐵綆，凡二十餘丈，以兩端石築者列肆連甍，已成市廛，渡此橋者，見兩側屋鋪櫛比，初不知其已身之在橋上也。

金山跨城之陽，為潮郡要壘，不啻金陵之於雨花臺。山上建築幽勝，題壁甚多，上有金山書院，邱仙根嘗主講於此。近改金山中學。山上有明將軍耿勒石處，硃痕猶存，尤為河山生色。時長中學者為王師愈，潮人士推為能文章者，鄉人之所好，余未敢臧否之也。

潮俗婦人尚纖趾，矯揉造作，更甚於淮揚間。且有蹻蹺過甚，扶杖蹣跚以行者；白頭人無論矣，中婦風華，乃亦出此，真不可解。而蟬翼鬢，蜻蜓髻，粉垢脂汚，亦非嬌好之妝。

潮汕鐵路為國內純粹商辦鐵路之一，為梅州張煜南獨立所經營。初有林麗生者，曾入日籍，以合股惑張，外

間遂多該路含有日人股分之議。前歲管路日人虐待車站執事之風潮起，譁議益熾，張乃悉贖林麗生之股，並解日人職，風潮乃息。

潮汕鐵路工程，建築費埒於滬寧；而軌道車輛，亞於津浦；司工程者爲日人；僅知漁利，不恤名譽，日人淺鄙之習，此可表見。然以張榕軒一人之財力，獨創此完全商辦之路線，不得不贊歎其志願之弘毅。汕頭本南中商業巨埠，潮州又爲嶺左轉運中樞，此路開車以來，造福於交通事業者，誠非淺鮮。近有倡辦梅潮鐵路者，已着手創辦。余與林一厂言，倘能延長梅潮路線，以至贛州，上接於南潯，亦一東南商業最有能爲之幹路；蓋嶺左與贛省，商業關係非常密切，粵漢交通之吸集，尚不能及於贛腹及嶺左也。

潮屬市政之腐敗，實不能爲潮人諱，而以郡治爲尤甚；自車站入城，穢氣薰發，至不可耐，豬跡滿衢，人矢徧地；經紀人家，眠食與豬圈同室；而尤不適於居處者，入闔以後，其地類較市衢爲低，有拾級而下至一二尺者；竹簾當戶，鮮見天井，空氣之穢，余所未遇。疫因穢發，故夏秋之間，疫疾甚盛。且魚鹽之鄉，地氣低溼，居處其間，殊生戒心；久居中原者，尤易致疾。賈太傅貶謫長沙，尚以溼死；況南於長沙數千里哉。但諸通商口岸，則稍整潔。

潮語與泉漳諸州略似，而大異於梅州。粵省士語，略可分爲三種：一、廣州語，一、客語（即梅州語），一、福語（即潮州語。）此種語言，絕不相似，幾無一字可通。因語言之隔閡，感情亦因而薄弱，故「廣」「客」「福」間，時起觝觸，且因壤地相錯，利害密切，其觝觸較諸與他省之觝觸爲尤甚

明季林軫曦揭竿起事，陷江西數州縣。繼亂平，大師盡平林姓墟墓，並嚴令凡林姓之在梅州者盡屠之，因是幾赤其族。後其子遺，以避禍計，改林姓爲楊，意取以「易」易「木」故云。故現梅州有新楊舊楊之稱。繼稍稍回原姓；及左宗棠駐兵丙村，林姓又罹劫灰。故彼族對於君主專制及異族之積憤，彌蓄彌甚，投身革命者，因是益衆。前述以楊易林者，誤。

四川成都多梅州旅人，其入蜀始於石達開之率師西行。石敗，其軍潰散。石軍多梅人，遂旅蜀不返，娶妻生子，比於土著矣。惟其語言則數十年來，葆之未改，至今成都人尙羣稱之曰客族。

嶺東賭風極盛，除省城之山鋪票外，其大爲社會蟊賊者爲花會。潮州最甚，惠州次之，禁令雖嚴，終莫能革此惡俗，其害所及，偏於婦孺。吳人好賭，粵人尤甚，然潮屬花會，尤爲粵賭之魁。自光復以後，吏紳羣營營於他業，不復有事於此，禁令遂益弛，甚可慨也。

汕頭爲豬仔出口四大埠之一。豬販外以旅館洋行爲名，暗營此業，多至數十家。其誘致之譎，禁錮之慘，販賣之奸，百出不窮，是乃全世界第一背蔑人道事；前淸稅關洋務局諸奸胥，又以陋規扣頭之微利，爲之護符。尤此種人之罪惡，實殺無餘辜。但有司明知其奸，而不能禁止，社會明知其行藏，而不能舉發，坐令此風益熾，洋商假招工爲名，犯奴人之不諱者，乃相將以來，其出洋後之種種被害，慘不可言，後當爲專書以識之，不啻一部黑奴籲天錄也。

誘致豬仔之法，縱豬假於內地，見有困窮者，啗以微利，且以甘言誘之，或謂攜之去南洋經商，或謂攜之去汕頭營商；忠實者爲所惑，輒從之出，乃引之入販者所。販者假旅館爲豬窟，入其室乃錮之令不得出，甚且囚諸木籠，籠囚一人或二人，日給饘粥二次，俟議價既定，卽囚之入海船以去。其次者以借貲爲誘致之媒，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，則僞稱借以貲本，俟出洋得業後，逐漸囘償，惟其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僱處，須聽借以貲者之指定，及介紹，而該豬販於其出洋時電知所指定之處，該處卽海外販豬機關或僱豬仔者，逮此人出洋至該所指定處，雖明知已爲人所誘，而僱者、販者之合同已成鐵案，萬無拔足之幸矣，但此項豬仔，苟以工貲償囘其借款，則仍得囘復其自由。

僱用豬仔之法，其最惡毒者，爲誘之以賭與煙。洋人於華工麕集之地，設多數賭場，凡番攤、牌九諸賭品，無不俱備。華工好賭而十無一利，賭主人故爲慷慨，放之賒欠；華工因可賒欠而賭愈狂，賭愈狂而所欠愈多；所欠既多，賭主人乃將此項賭帳，盡歸諸僱工者。故有多數華工，因賭帳之糾葛，其工貲已領至十年以後者；畢生辛苦，遂終爲人奴矣。其誘以煙者，僱工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之左右，故廉其值，華工辛苦之餘，多就此爲休息地，煙癮乃成。癮既成，晏起早息，每日工作之成績日劣。彼僱工者以工績計，於是工力愈減而畢工之期愈延，畢工之期愈延，而受人之工貲，不耗於賭，卽耗盡於煙，幾無幸免者，畢生運命，遂占滅頂之兇，可哀已！

邱仙根之心太平廬在鎮平之濬定村，卽邱之故居。仙根有心太平草廬圖，裒然巨帙，南中文人，如易實甫、孝

方、崔蘭溪之儔，皆有題詠，余亦有百字令一闋云：「小朝庭定，便西湖驢背，自稱老矣。丈六梨花漉敵手，海內如髯者幾，盤馬燕然，勒銘銅柱，得意當如此。太平廬裏，行看投袂而起。丈夫別有文章，韜鈐而外，露布萬言耳。千古滿江紅一闋，輝映無雙入青史，遙聞塞笳，旗門克敵，血作交河水。東門置酒，問是主人不是。」

劉小靈者，姑蘇良家子，江上琵琶，曾溼香山之淚；袖中香屑，不殊賈午之貽，一夕去汕，不數張伎排闥謁李藥師也。余有詩云：「五色絲纏門額黃，辮兒新學善才妝；史分一縷朝前去，贏得人呼劉小郎。紫金鈴繫繡羅襦，花樣新裁衣六銖，絕世丰神照珠海，自然生長在姑蘇。蘭香嫁事訂初春，負汝何堪強慰情，癡絕樓頭微語日，願隨絳帳作門生。懺語當時竟作眞，餘情如夢夢如塵；從今戒酒焚詩後，海角天涯訪此人。」

崎嶇去汕頭十里許，新闢市場，公園劇場，皆築於此一嶴，濱海地亦清曠。夏秋之間，夕陽徐下，海波不興，水天一碧。鞭絲帽影，聯袂以至，輕寒不勸，明月皎潔。歌聲乍起，豪情斯興；夜色既闌，蝶蜂競返，不啻月中仙姝，歌霓裳羽衣時矣。

洧天春之外，草地一碧，俯臨內海。月明之夕，微風吹衣，攜素心二三，低笑淺語，歌水龍吟「涼月橫舟，銀鐶浸東，」及「凭新涼半枕，又依稀行雲消息，」之句。殊勝紅碧琉璃下，笙歌鬧作時也。

揭陽白苧輕如蟬翼，而緻密潔白，鮮有其匹；間染淺紅湖色，尤不啻五銖仙子之衣。記梅影庵憶語云：「董小宛着銀紅洋紗，隨如皐冒辟疆登金山，看端午龍舟，人疑仙子。」余於揭苧，不禁驀然如見姑射仙子，凌波微步時

矣。前歲金陵開南洋勸業會，拟学得上賞，其未運赴金陵時，余見有棚帳一端，淺臯芸煙，薄籠香霧，不數合章殿前，壽春公主之陳也。惟價値極貴，一衣所需，逾於羅縠。

汕頭海上交通，除招商、怡和、太古外，其著者爲新舊華暹兩公司，新華暹公司之成立，乃發𠩄於舊華暹公司與乘客之風潮。而新公司純爲華商資設。舊公司船名多用三國人名，如玉平、司馬等；而新公司則悉株西漢人名，如陳平、蕭何之類。新公司初創辦時，非常竭蹶，然竭各資本家維持之力，當可常保此海上營業，不致中輟。

潮人商業上之能力實可起吾人無窮之欽佩。窶空之子，隻身出洋，皮枕氈衾以外，一無長物，受傭數年，稍稍謀獨立營業，再隔數年，十七八作海外巨商矣。而其尤不可及者，爲商業冒險進行之精神。其贏而入者，一遇眼光所達之點，輒悉投其資於此中，萬一失敗，猶足自立；一旦勝利，倍蓰其贏，而商業上之揮斥乃足雄。

汕頭實爲南海中之一小半島，島國習俗，聞似日本；而躡屐之風，尤爲酷肖。夜深孤館，鄉夢初回，聽屐齒琅琅自遠而近，間一聲兩聲賣糕聲，不禁愀然起鄉關萬里之思也。

南冠三年，迴腸蕩氣之交，第一是林一厂。一厂敦篤，而一往情深之致，尤令人如飲醇醪，豪於酒，酣呼放歌，意物如也。去歲兩至海上，江南花老，遊子思歸，餞席一杯，感悲何極。臨行余贈以詩，南中俊遊，略識於是矣。詩云：「林君天下士，文采擅殊姿；宿以飄蓬感，同深級蕙思。巾車南國夢，香黯酒場詩；結客向遊俠，頻年遠自期；耑旗掩江左，驪唱又天涯。更靜宵傳騎，風高夜渡師，盛年數朋翟，急難一驅馳。淮北縱横日、中原疲憊時，羣公善匡濟明江在華

夷，作客今未已，故人何所之；春風桃葉艇，卯飲瑰花卮；爽氣閒豪響，清狂異俗宜；半生涉憂患，餘子繫安危；鬱觸皆英物，衆靈在典司；道窮尙行役，親老愼羈遲，哀樂本無物，凋榮何足悲，宅心在雲漢，散迹托江湄。春與花周接，閒為鳥委蛇，不知人世界，幾復淚零洟。前路送君去，蒼茫此別離。」記一日余與一厂均大醉，余去小靈家，一厂徧尋不得，號於人曰：「楚傖蹈海死矣。」徒跣至海濱，時風高月黑，海波洶湧，循海濱呼楚傖，不得，又走以返，見買杏酪者，執以詢曰：「爾匿吾楚傖耶？」社中人扶之歸，猶數起呼余不已。今一在天涯，一在海角，相隔數千里，回憶往事，感念何如哉！一厂能詩文，近心志頹灰，恨不能插翅飛去，慰藉一回也。

梅州土語，頗饒奇趣。梅語以不識為「愕然」，「愕然」與「岳園」聲相似，乃因「岳園」而變辭曰：「丈人老草地。」又以未經經驗者為「外行」（意同吳語）「外行」（庚韻）與「外行」字相同，乃因外行而變辭曰：「沙灘擺攤」意行者在外也。其餘如「包腳布」之謂「有襪個味，」（梅語之有「何味」兩字，意謂似有「襪個味，」）雖天衣無縫，似稍俗矣。

余家小鸞女士月眉硯，曾為揭陽某氏所得，有硯緣集一册，皆題硯之作，而女士遺稿返生香板，亦存於廣州。此二種傳入南中之因，可得而識之。吳江縣令王君，在江門時，慕女士才，訪其墓，得之於汾水之濱，漸榛莽矣。王為修葺之而誌其墓（即余前歲所訪得者。）並為刻返生香稿，又移官之粵，返生香板遂隨之南行。余嘗托邱仙根購諸五羊書肆，光復軍起，余與仙根相繼北來，此志今尙未酬也；然而仙根死矣。

一萬里山水美人記

自海舶南航，踰東海如行蛟綃巾上，五千里而至南越。笳鼓旣興，劉祖聞雞而起；仗劍燕薊，遂踰海過齊魯，孔林閟墓，鬱葱如覩先聖賢。都門停轡，野人縱跡永巷教坊間，乃多本事之什；至於異代銅駝，先著專頁，豪人名字，敢假榮光，紀程之作，故略而不稱也。

吳肯別筵中故人好事，撥余情懷，同春影娘爲歌勞燕東西之曲，聽之黯然。自念椿蔭早凋，孤子無狀，絕裾去里，騰笑邱壠，而臃腫之軀，強來慰藉，其何以堪。況此去四山風雨，作逋逃人，天涯潦倒，未識何日歸拜眞娘墓下，對彼傻流，永懷舊好。驪聲一唱，雲樹不春，記有詞云「只恐他年重到劉郎，辜負春風；」又記有詩云：「待去金昌亭子畔，防他小玉已成煙。」

吳昌名山，附郭虎邱，儼爲管領；然壞墉之資，弗賴秦王夫差，無以競勝。用悟亡國之主，德雖不足及民，而流風餘韻，佐吾人遊踪之興者，亦殊不惡。劍池踞虎豐草，涸泉荒榛雜蔡。然苟可標一事以召人，則裙屐所集，習成慣俗，雖坤靈掩曜，而粲然不可湮沒者，正足傾倒一世。

眞娘墓荒榛蘺矣，一代麗姝，委於草莽，培塿一壠，獨令人拾土上香，當春野祭；較諸伍相祠堂，五人古墓，尤繫

入思，亦稱奇史。某君有哀秋瑾女士墓句云：「此墳倘與眞娘伍，應有題詩滿墓門。」擬雖不倫，然當胡運方熾，遺烈下劫之世，誠有感慨無已者矣。

靈巖、支硎諸山，爲吳中名山。上白雲方丈，舊爲我伯叔行，沒於己酉，其徒子能道舊事。記吾宗自木拂上人，徑山披度以後，嗣響之應，實在白雲還我讓皇帝家法一語，子孫永佩未忘。小子朝山悔遲五歲，否則鉢盂泉側，當拜領慈梵不少。鉢盂泉有軒，四山叢樹，即三春亦作秋聲，倘值風雨來時，峯巒暝後，不待念金剛經，始兀然入神也。

元墓梅花，萬株香雪，傳聞張夢晉、崔瑩合葬於此。正月中旬，遊棹自胥以西相屬，名流之蹤，較嶺南羅浮尤盛。附近田舍家，恆摘蕊以賣，遊人巾裹以歸，爲饋籠中雅品。間亦有列盆株以售者，然臃腫拳曲，絕少佳榦。嘗得四盆，其二枝榦奇崛，着花繁豔，不異可園透國紅種，歸道探影，坐茜窗銀燈下，如對羅浮仙人也。

吳中名園首推留園。自金昌亭以東，或架畫槳自方墓、山塘以至園逕；或錦車寶馬，度阿黛橋苦兒院；春秋佳日，遊蹤畢集。園內淸沼紅橋，芙蕖風軟，聞木樨香處、小天竺、藏書廳諸處，樸不傷雅，華不厭奢，比諸西子湖頭，一味華貴之劉莊，殊多邱壑。

●阿黛橋初爲叢塚荒墟，市場既闢，崇閎爰起，同春、同樂、汾陽、富春諸坊，金箔珠簾，列屋相望，笙歌中夜，爲吳宮花草藪。錢牧齋詠秦淮詩云：「淡粉輕煙佳麗名，天開營建記都城，而今也入煙花隊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」一差可擬之。

採影翩翩，能讀父書，父爲名學究。清室吳中多巨宦，如某部郎尙執經爲門弟子。自採影淪入樂籍，舊弟子遂羞稱之，性朗爽，好永談，間舉故事相比，恰中辭義。姿態清腴，縞白而外，不御雜色；蘭蕙之質，自然芬馨絕人。其室有綠癡紅憫之宮，額爲毘陵柳生書，遣句頗豔，惜可以狀桃李穠豔，未足衞芷清芬耳。己酉以後，全家移遼瀋間去。

姑蘇同人，我數吳瘦庵、柳亞盧、王蓴農、瘦庵才調，不讓臨川，而音律辨別，精嚴無錯；其家宿擅此緒，至瘦庵而名滿吳中。且增損節拍，獨著新唱；聞瘦庵歌，令人如坐江城梅引中。蓴農麗穠，亞子哀豔，春花秋月，各擅絕響，而亞子傳序諸作，尤非時流所及。

姑蘇城外，文獻所萃，獨數分湖。陸子敬卿卿遺蹤，尙可稽念。以後則吾家午夢堂，爲有明東南詞章忠義所宗。瓊章登仙之藉，元禮流虹之記，至今數江鄉典乘者，尙低徊未已。北埛在湖左，有陸子敬姬人卿卿墓。葉小鸞墓，在湖南葉家埭，故放生庵前。春日柳絲，秋風蘆荻，煙水十里，一帆一笠，尙存詩書氣味。

滄浪亭記書人所誦，荷沿三曲，紅橋一雙，兩岸楊柳，微風來漾，搖拂春色；夏則坐池前，近接芙蕖，遙聽玉笛，歌明河秋夜之曲，月色伴人，星辰漸轉，遠聞瑞光鈴鐸，如值嫦娥宵裏，環珮來降；入冬則可園中瑞梅一壠，入骨香紅；誠山水之名園，禊遊之佳國也。

有潁川氏者，殊色姝也，居滄浪亭畔；玉肌瑤骨，人謂日濯滄浪荷花水，自應清婉無雙，六門以內，姿色殆無其匹。姝亦嬋嬋然，可與尋常麗者比，而未足彷彿其姊於一二也。姊工絨織，入市如洛陽紙，士人間出自潁川長姑製，

什百其値，攫以去。後適某少年，非其匹，偶見諸金昌亭畔，絲羞紅怨，令人有邯鄲才人之悲。

蘇州六門：閶門，亦號破楚門，吳伐楚，大軍從此門出。胥門近伍子胥宅，因名。盤門古作蟠門，嘗刻木作蟠龍，以鎮越。齊門，闔閭長子聘齊景公女，齊女中丈夫，每思家國，時登此門。婁門，古曰瞜門。葑門，初與赤門近，今赤門已廢。他之已壞者，蛇門、平門。

滬無山水，龍華梵語，脂粉浮沔，靜安夕陽，車塵蘿晦，一片清靜地，航髒殆徧。而繁絲哀管，宵市開時；玉笑香凝，燭花跋後；有窮奢之薄俗，無中正之名流。荒傖徵逐忙欲死，冷眼人憑欄俯視笑欲倒矣。然哈同花園與小萬柳堂，殊於塵境中有平泉草木之遺。

鼓棹出吳淞，海波浩演，朝曦始升，海水紺碧，如行鮫網巾上。憑舷出酒轟，數舟山各島，或俯而揖，或蜷而伏，四圍歷歷，如龍宮仙姝，奉洞庭君命，低鬟擁髻，祖餞柳郎；則輒大樂大笑，引滿無數：南航海景，此爲最勝矣。

舟山島嶼羅列，海水甚深，前清屢議建築軍港於此。吾鄉費穉卿君曾督師於此，蛟川戰蹟，實著此中。余以爲軍港之擇定，第一勿與敵人以封鎖之地形，第二港內有距離最近之船塢，第三乃及沙線之深淺諸事。中國海軍尚在幼穉，以故屢議建築軍港，而迄未實行。然軍港不築，海軍無歸宿點，微特戰時指揮上生極大困難，而平時駐在遊弋上，亦彌不靈敏。舟過舟山，頻首問海軍中人，有起而過問者乎！

舟山以南，微睹萬桅在東，雲水一角，遙認地爲海門，是天臺滋溽，時値魚汛，牙商結檣以至。中國沿海諸郡，漁

鹽之利，歲逾億兆，齊渤之富，古則僅然。自南疆日闢，粵閩江浙並爲腴省，而海門一埠，尤爲浙東魚市之樞。先人權魚是邦，芉罛載征吏惡規，日走沿海各區，與漁人習，周知其困苦，一一既革之。陋政改革，魚訊大旺，結網計壽之戶，至今稱使君不休。叨舷遙矚，殊傷先型之莫接矣。

海上宜晨起，旭日浴波，粲然霞發，五雲迴護，如披異飾；微風徐來，動我輕裾，平生煩慮，寂然不作。而晚霞啣日，姍姍西去時，亦如遇美人，雲錦衣裳，臨歧徘徊，駕玉鸞金鳳，淩波以還。

臺灣海峽，風波大惡，海濤東來，阻於臺島，迴決入峽，橫流斯洪；微茫一線，隱現左舷，是固吾華夏之舊封，商闕之痛史也。甲午敗衂，馬關一約，遂割珠厓；臺中忠義，揭竿以起，景崧、仙根諸人，倉卒集師，三戰輒北，靡旗內渡，遂失嚴疆。在彼平壤、黃海，喪師辱國之臣，罪固不逭，戎首之啓，彼何人哉。臺灣未割時，省行政費，每歲由中央補助，閣臣惜之，視如敝屣。今則僅糖產一項，日政府歲贏逾千萬矣。嗟乎！今喀爾喀四部，又焉知其不爲浮海東行，傷心觸目之臺灣。

廈門爲閩省第一商埠，珊瑚堆頭，琉璃宮闕，碧甍朱瓦，臨海粲然。然躡屐以登，路政殊穢，不潔之俗，幾冠南服。寮仔後爲廈門花國，沈香亭之芍藥，媚香樓之碧桃，無論已。卽求欲得一色香稍近如辛夷栢枝者，亦杳不可得。吳門名媛，去者絕少。有左氏齒逾二十，高髻窄衣，居然爲南苑狀頭。鼓浪嶼酒場，今尙道蘇州美人不止。

鼓浪嶼與廈門相望，一葦可達。歌場酒家，入夜頗盛。廈埠貴遊，薄暮刺舟上嶼，張飲徵歌，豪情遝發。歌多南音，

間聞京調，頗不弱吳下伎人。蓋其人皆天涯流轉之餘，時多從遼、瀋來，琅琅一曲，都有慷慨哀感者。一夕月明風定，舟中聞之，不啻瓜步羈人，聽隔江商女唱後庭花也。

自廈至粵之汕頭，一夕可至。汕爲嶺東名埠，古稱鮀江。韓江西來，自馬嶼口入海。馬嶼口形如虎鉗，兩山環繞，中瀦巨港，洋瀁口內方凡三四十里，可泊軍艦，亦良好軍港之一。其北岸爲三公司及華暹、德記船碼頭。市場十里，有島國氣象。其南礐石山麓，林壑幽美，巖崖邃谷之側，時見精築，白堊飾牆，山籐縈壁，皆西人僑居之廬。

汕爲潮屬，自昌黎謫刺此郡，山水音容，粲然華發；意溪之文筆架之碑，郡人士欽企未衰。統記潮郡山水，榕青蕩翠，瘴雨蠻花，然前蹟亦足表彰南服已。

金山在潮城北郭，高四十丈，周圍四里，形如覆釜。城垣緣山爲扆，俯矚韓江，風帆十里。其脊竹木葱蒨，爲故宋知定、王漢所營。嶺名獨秀，峯舊有西暉、鳳凰兩亭，及隱石、仙遊諸洞，今則多半廢圮。惟明知府徐某建「東南最」一坊，尚稱無恙。山上有伏虎石，明總兵俞大猷所銘，硃砂蝕石，今尚彷彿可摹。巖瞻臺後有周濂溪刻拙賦。最上有橋，曰橫鶴，後則有超然臺。

韓山在城東，舊名雙旌。自昌黎來遊而後，郡人建祠宇，薦春秋，山乃始以韓名。宋陳堯佐、劉允、楊萬里皆有韓山詩刻石，今尚在韓祠。祠左有侍郎亭，亭左有宋丞相陸秀夫祠。舊有韓山書院，在山麓，面韓江而築，今改韓山師範。

仙徑山爲揭陽屬，連脈爲三，傳是仙蹤所止。山南有巨石卓立如屏，色黯則霧，開朗則雨，土人以是卜晴雨。山麓有竇，僅容人許，行數百步則豁然寬暢。且清泉瀠洄，香草百狀，蘅芷蓓蕾，如遊楚詞湘江中。再入則又墨暗，燃炬以入，約略可得古人衣桁竈址之痕。

潮屬諸縣，以揭陽、澄海、海陽爲沿海要邑。沿海諸巖，防砦林立，間有廢棄邑人士多能屈指數之，而以桑浦爲最。桑浦突起海濱，爲三邑巨鎮。然幽壑長林，綽有餘姸。中有洞曰小桃源，有巖曰寶雲、曰白雲，有寺曰無相、曰內觀、曰甘露等，然漸次廢圮。杖笻所止，恍然有悟禪門靜寂，亦有人世滄桑之感者矣。

韓江在潮郡城東，上流合汀贛循梅諸水，匯於三河壩。又合產溪、九河、鳳水，過鳳棲峽，經鱷溪（即意溪，今潮汕鐵路，即以此爲終點。）過韓山下，爲韓江。而以三河壩爲韓程兩江分界處。韓江至鳳凰洲，分爲三支，一從急水塔過鯉魚溝，入澄海境入海。一從澄海蛩家園分爲二：一由東港入海，一從涸海塔由龍潭溪入海。

韓江至韓山麓，沙潮湃瀁，風帆萬艤；兩岸諸山，如列五色屏障。自山巔望之，頗有登城隍山看錢塘白馬潮來之勝。湘子橋爲江流巨鎖，長逾數百丈。梁柱之大，無出其右。橋之中部已圮，互巨鐵綆，鎖舟爲浮橋。橋通舟者，僅二三艇。舟制鷁首甚高，非小潮不能過。賈人艤舟候潮，有候至四五日者。潮汛偶減，則萬帆競放矣。橋之兩端，列肆陳荔，荔子紅時，桂圓黃候，尤爲估客駢集之所。

「綠稀紅暗處，銅環鎖冷，月泣空廊；拾零箋賸翠，低吟淺憶，別後崔郞。記當日鈿車迎小玉，新樣貼鵝黃。絕豔

豪情，百花侍從，鳳笙龍笛，一曲琅琅。分曹三宣令，玉人微醉後，蠟炬雙行；笑道不如歸去，珠箔瑤房；鷄吳儂軟語：深深淺淺，哀哀喜喜，盪氣迴腸。一剎秋風吹散，夢也淒涼。」此余爲吳姬小靈詠者。姬吳門泰伯廟橋人，仙衣六銖，黛眉八彩，殊姿名歌，冠絕南中。後韓翃有章臺之詞，姬遂歸吳中矣。

尺二之簪，垂肩之珥，古女之飾，潮中猶有存者，惟施諸此邦之婦，殊增人意。裹足之風，潮爲最甚，木底三寸許，紅纏綠綴，式正不足比維揚，而以裝勢不適全身，搖擺如秋風搖落後之老柳條，惡不可耐。間値少艾，曲眉膏髮，亦具殊色。然衫襦不時，體態拙率，大遜採蓮涇上人矣。

汕頭諸埠，瀕臨南海，山水風尙，絕類島國，與中原懸殊，市傭之倫，不雨亦屐，石衢十里，屐聲錚鏘，每値五夜，六街人靜，聽屐聲來枕畔，時起離索之感。

窮荒羈棲，百凡寥寂，間走曲中，蠻花猺草，徒亂人意。香蓮、小卿、章江之秀，然朗潤澈映，不得不讓劉小靈，南中獨步。余記有詩云：「隔世胡麻記宿因，明璫翠羽一時新，春風羯鼓花生日，絕豔筵前上壽人。惜別追歡一味癡，相思文字不宜詩，爲君一涴靑衫淚，留記遼陽入夢時。」

汕島歌場，頗足顚顚海上。以余所見，世佮玉第一，小白旋風第二，露蘭春第三，比肩以下，金月梅、白玉梅，其可聽者。客中情緒，惟酒解憂，蘇小錢塘，鄉情尤曜。嘗和邱仙根聞歌詩有「繁絲哀竹來天末，不是將軍殺敵音。」是時正黃岡義師失敗後也。

南中鮮聞吳語，咕噥粵談，解人不得。時值醉後，鄉心撩亂，輒覺非此不歡；遂走新康里，崎嶮間酒酣氣豪，斂履斯集，相與話金昌、虎邱間事，偶及淪落之感，則有汍瀾淚下者矣。

荔枝紅熟，葉如翠玉，實如珊瑚。辰巳間擷自枝頭，盈筐入市，價廉於稗販北來者十倍。甘芳沁齒，如咀冷玉，潮汕所產，稍遜南番。有妃子紅一種，核僅如黍，肉腴，而汁清，盡一飽，不能得核一小杯，是爲最佳。但荔最易腐，嶺南習慣，摘下經宿者，即不敢食，且食後恆嘔；荔殼浸清水少許，謂可解荔毒。今滬濱新荔，自嶺南來，最少亦越三四宿，荔殼水之解法，又所未聞，則因而破口腹之患者，吾知其大有人矣。

白磁盤盛冰一角，瑩潔如晶，雜置荔子，波羅蜜（粵名洋梨、）洋桃、芒果諸果，科洗上濱海樓頭，捲簾臨風，看白帆閒鷗，掩映上下，啜一個半個，沁入齒脾，南洲消夏，福境無踰於此。

西瓜醮糖，波羅蜜醮鹽，腹病食香蕉，患溼服土茯苓（吳越人誤食土茯苓，間有禿髮濯頂者。）是皆嶺南食譜之別裁，口腹之奇嗜。

仲夏中旬，中華報以廣州之役，爲清吏所疑，被封。余偷閒走梅州，湘橋以上，兩岸青山如設翠屏，月徐徐自山後來，玉峯朗澈，文雲如繪，微風既來，闌棹斯息，趺坐蓬上，喝三河壩村釀粟酒，啗鹹菜煮豬肉，微醺臨風，得一句兩句，濯足披髮，以歌以詠，十日勝遊，九日在舟行中，而舟中賞悅之資，惟此夜興。入午以後，薰蒸殊甚，半醒半睡，但聽兩岸樵桑，默識鄉語漸異耳。

中國拳術，南北分派。豫皖以南，屈指數好身手，罕許京東滄州幽薊健兒，鮮道南拳。其實贛粵間武術，正是不弱，且就南拳論，亦派別各異。梅州在贛粵閩間，髫齡稚子，即解工夫，頗足與滄州比抗北南。

龍眼諺稱奴荔，以其後荔子而熟者。味較荔甘，然木而不腴，遠不似荔子鮮時。余嘗謂荔子如讀唐人小詞清新豐縟。龍眼則是不失規律，總嫌枯槁之元詞也。

平生兩大醉：其一，七歲時飲外祖家，盡斤許，猶不自任醉；我母奪杯匿廚下，始已。飲後籠爆竹於袖，倒燃藥線，至袖燬膚裂，醫月許始愈。其二，則在粵中，與馮餘生且酌且話，凡盡五加皮一尊，高粱一尊。歸途墮車，臥海濱沙中幾爲晚潮捲去。途人有識者，歸報諸社，乃舁之以歸。十餘日，聞酒氣即嘔，蓋大創矣。時比量者，有林一厂、梁千仞。記有贈千仞詩云：「能飲高歌未是狂，傷心除酒沒商量，他年兩個淒涼塚，合勒雙碑傍杜康。」

林脩明烈士，梅州之丙村人。氣質巖峻，善飲。丙村之粟酒，其烈不讓汾酒。行杯鬪酒之際，嘗連引六七盌。亡友李責夢秦以酒聞吳下，見脩明飲始有蚪髯羽士，見褐衣公子之歎。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棄三堡教席赴義，清吏多備，義師已敗，脩明後至，自長堤挾二槍以入，勸以大師既蹶，死亦無益，徐謀繼起者。脩明慨然曰：「臨危苟免，非忠也；負約圖存，非義也。負國負友，生也何爲。」竟入，被獲於東門，遂遇害。

梅州文獻，溫仲和輯嘉應州志載之頗詳。有清一代，如宋湘、謝可齋、吳關修諸子，皆輝映文場，風典一世。宋湘尤善書，勁秀多姿，余嘗於北京粵東新館見其一聯。可齋詩調俊逸，其梅州竹枝詞幾首，如「紅葉半肩歸路險，聲

聲猶唱爲郎歌。」「自覺曉妝眞草草，棠梨花下再梳頭。」諸句，今人能道之。

葉碧華女士，梅州望族，所撰詩詞，清俊豐腴。余最愛其古美人四詠。綠珠調寄柳梢青云：「豔說紈羅，明珠三斛。聘到傖蜨，蜨舞酬春，鸞聲度月，不羨嫦娥。君恩萬頃情波，讓不住華鬘愛河；玉碎瓊樓，香銷金谷，花葬春多。」關盼盼前調云：「惆悵芳時，畫欄憑處，霜月淒迷；十載春風，尙書恩斷，淚淚誰知。雕梁燕子孤棲，訴新愁枯絮沾泥；黯黯花魂，餘香猶在，樓鎖雙扉。」西施前調云：「指點若邪，苧蘿昔日，曾浣輕紗；送到鸞車，迎歸吳苑，錦繡春華。效顰羞煞東家，採香徑花影橫斜；休問君恩，五湖載去，煙水無涯。」紅拂妓前調云：「兒女英雄，尸居餘氣，不羨楊公。逆旅絲繿，雙鬟譯絲，一拂搖紅。只憐未覩潛龍，喜扶餘瀚海成功；夫壻豪家，平章相業，榮錫花封。」

百里梅江，兩岸多竹，有十餘里綿亙不斷者；修篁翠籜，如行瀟湘水濱。梅江與韓江相會處，有蓬辣潭，水勢湍急，中流多石，水聲激盪，如叩石磬，舟行甚險；榜人過此，前後相警，逆流則挽篙以上，誤觸石礁，舟必破碎，是入海之巫峽也。

簪銀扁方，綰紅絨繩，嫻綰後鬟低垂頸際；蒙青絲巾，雙緌垂肩，微露鬢角；少婦妝飾，別饒風致。至於雙趺如玉，廣袖臨風，尤與纖趾窄衣，爲並世冶妝之佳製。

梅州婦女樵歌，綿曼清新，聞之意颺。四五六月，夕陽在山，芳卉滿徑，遙見靑嶂翠樹間，靑帕綠鬟，掩映遠近，歌聲既發，繞空徐下。間有浮薄少年，挑以歌者，則雜笑以應，辭意淫蕩，有鄭衛之遺。而以土稱諧音者爲多，惜無解人，

錄而釋之，亦萬山風流詞藻也。

「亭亭欲語，似說消瘦容光，妾今如許。」此余代千仞贈香蓮句。「莫向同行姊妹，話舊日蕭郎，」此余代一厂贈秋蟬句。「倘見南來鴻與雁，願淚痕啼漬喃他早。」此余贈小靈句，舊日勝遊，思之如夢。

鐵漢樓爲梅州名勝，宋劉元城安置於此。蘇軾以爲鐵漢，宋人建斯樓以表其節。初名鐵漢祠，後廢。崇禎十一年，縣吏祀之北城樓上，乃以斯名。有徐乾學鐵漢詩云：「崇岡如龍蟠，蜿蜒居城頭，飛甍插雲漢，俯視萬井收；荒碑識歲月，乃是鐵漢樓。冠裳廟貌古，電光炯兩眸，肅肅悲風來，彷彿見靈遊。緬昔元祐間，白晝鳴鵂鶹，惟公殿上虎，夙從涑水遊。上堂白老母，報國豈有求，封章數十上，彈射無時休；一旦荷嚴譴，萬里趨梅州。倉皇進巵酒，慷慨謀同舟；投荒六年餘，都無瘴癘愁；九死且不避，於人復何尤。我來一瞻拜，懷古心悠悠；章蔡已安在，汴京亦荒坵。」

宋氏之季，文信國提勤王師，出入江閩，往來梅州。時公弟璧知惠州，母夫人遊二子間，處之怡愉。公自稱趙陽川及五嶺坡之禍，始浮南海嘆零丁，卒成仁於柴市。其羈繫燕獄時，追往憶故，集杜句以紀梅州，並序云：「予至汀，汀兵非所素拊循，寇兵自贛自劍變，予引兵趨漳，謀入衛漳潮，道阻乃入梅州。時麾下頑不循法，斬二都統，軍政一新，因系之以詩。」詩云：「樓角凌風迥，孤城隱霧深，萬事隨轉燭，秋光近青岑。」州人慕公忠義，建樓於城南，以公詩有「凌風」字，因名凌風樓，爲梅州古蹟之一，今樓尚存。

江浙間梅乾菜，爲佐餐良品，暑間熟食物，隔宵即餿，惟梅乾菜煮肉，可保存三四日，亦奇製也。初謂江浙殊製

及行潮梅間，居然間佐盤盒以進，已異故鄉風味，何竟薪鉢南來，詢諸彼邦人，始悟梅乾菜原創製於梅州，製法以芥菜雜鹽，稍煮出釜，曬乾再入釜，炙以糖料，再曬再乾，遂成乾菜，梅以誌創地也。

吳石華字蘭修，爲梅州第一著作家。所著有荔村吟草、桐花館詞。阮元爲兩廣總督，建學海堂於粵秀山越王臺故址，首敎蘭修。詩文詞而外，尤擅考據，兼習算數，撰方程考。著南漢紀五卷，竭十年精力以成，是書考覈精審，可救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。又南漢地理志一卷、南漢金石志兩卷、瑞溪硯史三卷。嘗謂人曰：「喚作詞人死不瞑目」。其風槪可想。

粵省女裝，凡分三別：一爲潮裝，纖趾廣袖，髻髮如蜻，薄蟬簇鬢，行傴僂而步蹀躞；雖有佳人，如絕妙學者，入袁世凱幕，大有西子不潔之概。一爲嘉應州裝（卽梅州裝，）垂髮挽髻，蝶翅雙鬢，綽約如懶妝佳人，而雙趺玉潔，尤饒殊姿。一爲廣州裝，修髻膏髮，膚脂凝雪，曲眉脂唇，自是古美人之雅範，惟躡屐禿頸，殊少驚鴻遊龍之姿。

小說

雲迴夫人

琉璃銜楞，珍珠簾幙，一雙靴禿袖之美人，年十六七許，微綴香輔，與一中年婦對坐一銀缕雙燈下。中婦起至美人側，含笑諦視美人不已。美人低首暈頰，粲然微哂曰：「阿娘何爲？」中婦拍美人肩，笑曰：「癡兒，三年來浪走天涯，猶屏角窺人作靦覥態耶？」美人不語，纖手弄裙縧，作蛺蝶雙飛結。中婦曰：「如此裝束，恰似賣解兒，明日見尊客，得不令人笑煞。良夜正永，娘且爲兒理舊妝也。」乃扶美人入妝室內，陳設華麗，潔無纖塵，淺碧紗窗，淡紅柵幕，蘭麝芬馥，靡曼欲醉。鏡奩之側，一雙水鑽攢花蠟檯，然雙紅燭，珠光側聚，花氣微傳，燈下美人，丰姿愈麗。中婦乃坐美人於鏡前，爲美人換靈蛇之髻，簪飛燕之釵，衣繡花百蝶衫，繫芙蓉折錦裙，纖履鳳翹，羅襪麝馥。試裝既畢，中婦向鏡中端詳百徧，笑曰：「個妮子絕豔哉！要令阿環復生，合德下世，或可與兒爭豪客纏頭耳。」美人聞中婦語，修蛾蹙黛，朱唇褪脂，悄對菱花，潸然淚下。中婦悟失言，軟語慰之。美人悲淚掛落，溼徧鮫綃，無聲之泣，讀書者應識其肝腸寸斷矣。時夜已旁午，微風動簷馬，琅琅成聲。隔巷殘絲斷竹聲，猶微度花梢，達於妝室，羣相勸慰。嗟乎！天既生絕世美人，應長保其低顰淺笑之姿，奈何付以滿腔悲淚，令天下多情人聞之，一齊不歎耶。

中婦見美人哀，慘然陪淚，不復成勸。一雙紅燭，亦解傷心，熒熒垂淚。美人見中婦亦泣，強收淚痕，入中婦懷，強

笑曰：「阿娘毋苦，兒不復哭矣。」言次以帕爲中婦拭淚。中婦淚眼視美人曰：「阿爺在，必不令兒出此，嗟乎！娘負爾阿爺矣。」言次欲自投於地。美人正色曰：「執箕帚以悅人，殊非大道，娟此。兒浪跡三年，略知世路，彼假托讀書以取尊富者容，如商山鄭李笠翁輩，竟何異於伎人，而世且以名士許之。兒本不欲作此，以阿娘故，請爲一載，苟天憐煢獨，當得一佳壻以娛姆，一載不得，願奉娘去西子湖畔，假茅屋一間，拜佛燒香，以終此生。」中婦視美人之額，徐徐歎曰：「吾可愛之雲迴！」

馬櫻花香，玉驄偏繫，瑯琊少年，挾彈吹簫，入平康北里，垂髫雛鬟，捲簾烹碧螺春，傳呼客至，晝晴梳妝，珮環珊珊，遙聞香澤，曲廊花影，捧盥以出，時則眼波微流，笑語競作，玉斝銀鐙，浮綠泛碧，履舄交錯，笙歌側集，油頭纖兒，探花浪子，過而目之曰：「此名姬雲迴之室也。」姬豪情絕色，居室衣馬之奉，逾於王侯，曲廊洞房，爲瑯琊名園，投刺來訪者，恆僅獻一茶，稍親則設一筵，主人落落，止二三雛鬟，刻竹調絲以侑客，而客已靡然神醉矣。鹺客某儈聞姬名，一夕攜纏頭千金，諜諸姆，欲得姬一巾帨之屬，以爲儕輩誇。姬曰：「猥瑣兒焉知錙銖以外事者，且蛾眉之謠易起，纖末微物不足惜，其如雲迴何？」竟卻不與，儈懊喪去。

一夕晚妝既卸，兜鳳頭鞋，窄襦短褶，捲簾視明月，香霧清碧，微歎曰：「錦幃繡護一月餘矣，遙憶皐藏山中，月明松影，今夕不知何若。」雛鬟執巾侍曰：「令孃何云？」姬不語。繼曰：「對此良宵，殊觸幽懷。」命鬟摘壁間玉笛，按眉山瓊樓玉宇之曲。聲韻淒厲，忽桐樹梢頭，風聲微動，一葉飄然落堦下，鬟拾起諦視，駭曰：「梧桐院落，非御溝，

何來此紅葉耶？」姬自鬟手中視之，葉蒂繫紅箋一紙，紙上七絕一首。紙尾斜簽：「白虹」兩字。姬讀甫竟，星眸眄樹際：旋語鬟曰：「清夜釀寒，向床頭第三描金箱，取夾羅衣，熏香以衣儂。」鬟受命去。時庭院寂寥，忽一燕掠簾出桐樹梢頭，似聞風戰。月移花影，香睡不聞。逮鬟熏衣出簾，見姬方繫桐樹，纖手兜鞋。鬟曰：「夜深露下，令孃繡鞋兒冰透矣。」姬不語，鬟請加羅衣，姬薄怒曰：「誰與妮子寒暖事者，絮絮增人厭。」竟拂簾入室。鬟捧衣入室，意謂此三寸紅箋，值何許事，乃令孃不歡。遂疊衾理枕，侍孃就寢。月光穿簾，瑞香籠玉，鬟合戶去。似聞低吟「不圖屠虎拿龍後，恰作歌場絕代人」句也。

翼晨，秋晴杲杲，六市闐咽，柳絲蕭蕭，掩映深巷。有美少年造姬求見，衣飾都雅，丰度高華，姬姆延以入，度此俊流，或得愛女歡，意頗慇懃。不意雛鬟傳語曰：「令孃小極，嬾妝未興，令倘斜擁繡衾，請尊客以明日來」。仙女漢皋未解珮環於交甫，甄妃鄰下，幾輕平視於劉郎，少年悵然，解碧玉環一雙，爲贄以去。

阿娘愛女如掌珠，聞姬病，急趨視。見姬方掐鳳仙花瓣，染指作暈霞色。曉妝初覺，灼如芙蕖。笑曰：「兒且欺阿娘耶？」姬微笑不語。姆示以玉環，曰是頃來少年所貽者，光緻瑩映，珍物也。姬驟睹環，失手沾鳳仙汁於衫，點點作淡紅色。嚶嚀曰：「個郎來耶？」

遊絲駘蕩，忽沾泥絮於春風，花事旖旎，浪召芳蹤於蛺蝶。擲珊名士多於鯽，投刺姬門者，半屬俊人，未嘗一得美人青睞。「個郎」兩字，尤非香齒間者。姆訝曰：「兒識少年乎？翩翩濁世公子，誠盡人欲得而……。」姆言未畢，

姬粲然曰：「明日娘五十壽辰，個少年以雙環壽，娘延之作蟠桃會，兒當歌兕觥一什侑之。」言次紅暈雙頰，倚母肩作曼語曰：「個少年得無玉腮脂脣，髮際現硃砂織記者乎？」姆笑曰：「固識之矣。」姬歡然命婢出新製攢花百蝶衫，堆雲雙鳳裳，笑謂姆曰：「明晨御此拜阿娘，願娘得佳……」言次丰采奕奕，如春朝名卉，嬌豔欲笑。姆以手假其肩，玉山如綿，蜂肩若削、香雲寶華，靡媚醉人。微忖誰家俊郎，消受豔福矣。

曲房護花，重簾掩晝，錦衾六幅，篆煙罪香屑之風，角枕一雙，鳳股膩墮釵之燕，瞞過夫人，穩住侍妾，姬豔妝麗服，笑撫床頭鴛鴦劍，指鞘間縷金字，低笑向一美少年曰：「郎識此『白虹』兩字乎？」少年亦笑曰：「曩日碧巒峯前，飛擲雁陣時，輸卿一着，致慧業師嘲，他日定作陳季常。今學得百花春劈，卿之鴛鴦狎水勢，非鰥生敵矣。」姬亦笑曰：「此靈鵲渡秋解如何？」少年搖首，頗現驕態。姬嫣然一笑，倒提劍鞘，出曲廊間，憨然曰：「桐葉籠煙，芙蓉綻秋，清新庭院，殊勝巖谷間，一擊為戲，行看郎低首收劍也。」少年亦欣然提劍出簾，笑曰：「繡閣間作試劍地，即敗亦韻事，特不知紅線娘能警田節度否耳。」雙劍一起、此絕世佳人，與無雙名俊，遂入劍光花影中。

香塵不驚，劍光如練，綠顫紅迷，不辨人影；惟聞雙劍簇簇中，姬笑曰：「郎攻此蜂探花蕊一撤，儂劍鋒摩郎臂以進矣。」少年亦笑曰：「此螳螂鉤，當摘卿寶髻上之鳳釵。」謔浪笑言，劍光愈密。姆笑以進曰：「癡妮子不伴尊客作清晝談，乃強人惡作劇，夜分又嘵嘵嚷雙腕痠矣。」姬與少年劍光一分，遂各收住。姬鬢雲微亂，仗劍倚姆肩，憨然笑曰：「郎自強來捉人臂，說舞劍，深阿[illegible]今又咎儂，悔不令白虹摘郎巾子去。」姆笑叱姬曰：「又侮尊客矣

再爾，須攜劍娛室去不復令作床頭伴」少年亦笑曰「雲孃劍術大好，姆不來某且旗靡轍亂矣，」遂以劍付雛鬟，攜姬手隨姆入一華麗之餐室中。

時闖王軍益張，齊魯以北，兵火日急，避地瑯琊者，多燕趙名流，聞姬名多以一睹丰采爲榮。而姬自遇少年後，不復見他客，間並跨鞭駿馬，蠻靴禿袖，射獵城南，則道旁見者，咸嘖嘖羨一對玉人不止。雖然造化狡獪，每向無雙儔侶中顛風簸浪，演一情場慘史而後已。故天生麗質，一若特地爲編撰情場慘史之倉，作穠豔之資者。一夕，姬與少年方燕飲室中，閒論時事，少年慨然曰：「李賊庸駑，朝謀不臧，遂成大患。假我尺寸權，偕卿提三千人，當不一月破之耳。」姬笑爾曰：「比來名士炎炎，都能談紙上兵，郎豈其儔耶？」少年笑曰：「他日磨盾狼居胥，封萬戶侯，朱轂繡幰，迎卿於百尺樓頭，會再問卿是名士否耳。」姬含羞弄帶，不復成語。此時之雲迴，豈料有絕大魔劫，將不旋踵而至耶。

姬與少年武裝出門，頗滋見者疑，曩日峕山未得之雛客銜姬甚深，時邑令受大吏命，捕政綦嚴。僋與邑令善，遂訴姬匿渠匪，將舉瑯琊以應闖！令即夕飭捕役叢圍，姬聞蹄聲，少年躍起曰：「蹄聲雜且急，多殺聲，邑百里，闖賊當不易至此，得無邏騎捕人耶？」姬笑曰：「枇杷門巷，當非邏騎戾止地，郎自斟綠玉罼，儂行卸晚妝，歌角枕粲兮之章矣。」言次瓠犀微綻，酣然如醉。一語未畢，門外馬嘶燈明，人聲競作，侍婢踉蹌顫聲入告曰：「門內突來官人，阿姆已被縶置廊下，此擾擾者，方呼令孃小字，搜向西院去矣。」少年勃然色變，玉罼琅然墮地片片碎。姬以目視

少年嚶嚶曰：「個男子，尚炎炎作丈夫語，渠儕既來，即以慈母殘年，托若輩作保護人可耳。」言畢，歘然熄燭，以一物與少年，翩然出簾，輕若飛鳥。逮邏者入室，僅得一侍婢匿身幕中。驚鴻之影，不知何往，妝臺上碧玉壺中，餘酒尚未溫也，

天街寂淨，月色慘白，一危墻中，花木扶疏，似亦園圃。一絕世美人攜美少年徘徊花徑中，向一畫樓中低語曰：「『樓中有人有影，亭亭未通一語，化為春心』此絕世清華語，不圖今夕為郎誦之。」言已，穿花拂影不復見兩人蹤，而瑯琊令署中，翼晨乃發現一至奇趣事。

令既不得姬，疑聞信逸去，晨起方俟備文緝捕，忽見硯間紅箋一束，上籤「雲迴留諭」四字，令讀之，文曰：

「雲迴弱女子也，昨夕隨郎君來時，汝方背汝妻，與婢子切切作醜語。婢既去，汝妻聞汝脫闖王至，留與去，將焉擇，汝微笑曰：『留何為哉，區區邑令，焉值為朝廷盡守土職者。』妻聞汝言，笑拍汝頂曰：『慧黠奴，殊解老娘意，苟無恙，當以阿珍餍饞貓。』汝向汝妻長揖曰：『下官謹謝夫人恩。』汝妻遂偕汝入內室去。汝試回憶昨夜事，能記及否耶？纔雲迴隨郎君借汝後苑，小作夜遊，綺秋亭外，自左起數第六樹，芙蓉枝上，有指掐雙十字紋，汝可去後苑證之。阿娘衰病，雲迴雅不欲作伎人，望迎之入署，事以長者之禮，汝夫汝婦每日務順奉毋違。老人不耐肉食，雪蛆熊掌，差可入口。偶爾興來，汝夫婦雖不必綵衣承歡，應唱二三新詞以侑之。酒須玫瑰露，竹葉青諸釀，非老人所宜也。切記！切記！雲迴舊居，較汝署華且麗，可飭人好為看護；每月汝務親去一

䙓，巾帨鏡奩之屬，毋令移置。敝帚餘果，以貽汝夫婦，汝夫婦應念物雖甚微，亦雲迴勸奬之恩也。諸如此事，謹記毋忽！雲迴將北去，郎君留此以監汝，倘不率教，芙蓉樹上十字紋，將移加於汝夫婦之頸上也。此諭。」

令睹此書，面驟變死灰色，連曰：「彼傖誤我，脫不依個妮子指，行將嘗渠劍鋒。」繼念堂堂一邑長，房中醜態，乃爲外人覺，一旦渠張揚之，復何顏靦然作斯土吏，計無如悉依其指，或可自保。但此老嫗者，昨爲階下囚，今作坐上客，爲之主人者，能無汗顏。不得已，乃謀於其幕客某，迎雲迴母於某家，豐其供張，如尊客焉。

瑯琊西門十里外，有使君橋。一晨，姬控青海驄，佩雙寶劍，握少年之手曰：「此去燕京，歸來當在菊花黃時。郎爲儂購水晶球一盆，計儂來時，此花當盛開，儂行綴雙簪，插鬢雲間，爲郎述幽薊事也。」言畢，以佩帨袖少年曰：「郎爲儂保老母，儂爲郎取將軍印歸。牽衣泣別，是庸兒女事，儂行矣。」言次，纖手抖韁繩，葵鐙一蹴，疾馳而去。但聞馬上嚶嚀曰：「郎君珍重，儂以老母安危委郎矣。」四圍山色中，一鞭朝暾裏，少年見姬去遠，回轡入城，過邑署左右，途次紛紛聞邑令捕雲迴事，曾不知所謂渠匪者之方據鞍顧盼於其旁也。

鬬賊內倚邢氏，外倚高鷂子，惡氛甚張。高私於邢，幷鬬賊爲傀儡，時姬至洛密聞其事，笑曰：「儂知所以破賊矣。」遂卽夜易男子裝，謀謁明師帥。時開府伊洛間者，爲某儒生，中夜方據案獨飲，咿唔作吟詠狀。書生入戎行，十六七爲紙糊羊叔子，泥塑謝東山，是誠不足怪者。

姬男子裝，投刺於門吏曰：「瑯琊生白虹謁元帥，白機事。」吏以報，帥令入，箕踞以見姬。姬長揖曰：「將軍奉

天子命，統數萬師，雄視伊洛閒，未聞敗賊一師一旅，而賊且西走潼關，東走萊齊，以窺京師者，何也？」郎曰：「魚朝恩為觀軍，而名將失其謀。朝廷今方任宦臣，一戰而敗，媒孽之徒，乘之以進讒，則予危矣。頓師不進，將以求全功。書生何知。」姬曰：「將軍豈將以天下之重，易一身之安乎？朝廷之命將軍也，推轂以送之曰：『閫以外，卿主之。』今敵有可乘之隙，而吾無出奇之兵，是豈朝廷所望於將軍哉！」帥肅然避席曰：「微先生言，僕將隕於戾，願有以教之。」姬曰：「將軍聞劇盜高鷂子耶？彼闖賊之賁育也，然性好淫，通於闖妻邢氏。邢氏才且狠，闖倚之為謀，苟得人也，破高邢之奸於闖前，闖必殺高與邢。然高與邢非闖敵，內訌於是乎起。賊之內訌起，將軍誘高邢以利，使殺闖以降，別遣編師以應之，則大功成矣。」師微笑曰：「先生休矣！賊營守備嚴，高邢桑中之約，儻得而探之，且不得與證，闖豈能貿然信者。」姬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為將軍一行，今夜月輪掛鴟吻時，某當以佳信報將軍也。」帥驚視姬曰：「先生恂恂，隻身探賊，非書生事，容徐訪其人可已。」姬奮然曰：「某足跡徧中原，自度技能當不辱將軍命；頃蓋之交，將軍之疑固焉。脫得以歸將軍，當如何？」帥矍然曰：「苟然者，僕將舉三軍以從先生。」姬曰：「諾！宵分將深，某行矣。」言次，翩然一揖，但聞帳外風聲蕭蕭，此絕世美少年，已不知去向。

揭竿起草莽，手攜群盜為皇帝敵，陳涉、黃巢，猶不丈夫，矧碌碌餘子，何足與比肩，闖真強盜哉。時值夜半，闖方燃椽傾巨斗，令親率向筵前作蹴踘戲。一偉丈夫侍坐，闖向之狂笑曰：「將軍試足蹴京城，城無不崩裂。明帝不啻秦孺子嬰，將軍當縶之扣來。」言次，一侍婢入跽於闖前曰：「夫人有機事就商高將軍，敢請命。」闖狂笑曰：「女

諸葛不凡哉將軍其速趨內幕：」偉丈夫受命，遽忽出婢方及戶，白光纏繞婢頸，婢砉然倒，燭光沈黯，身首已異處。帳內外譁然，闞審有奇刺客，戒勿譁，親起驗婢尸，得一紙於婢襟囊內，書曰：

明帥儒，洛西門守薄，得千人夜襲之，城必破，願商諸將軍。蠢夫想醉矣，今夕當不復歸寢，角枕粲兮衾爛兮，予笑云此誰與獨，且願將軍憐之。邢白。

闞粗解文字，見此書若火百丈，拔佩刀疾馳向內幕，曰：「今不殺匹夫淫婦，卽致天下，亦貽萬世羞。」乃甫至幕側，中刃而蹶。羣婢聞聲擁之入。白邢氏，大王被刺。邢氏顧婢曰：「高將軍安在？」婢曰：「頃遽自夫人幕中出。」氏若自悔失言者，點首曰：「告高將軍，大王仍無恙可耳。」命婢好侍闞於外寢，已則翩然，返內幕去。

翼晨，明帥壓賊，而陣前一少年將軍，橫戈躍馬，摩壘以呼曰：「汝家高鷂子已去，李闞庸奴，不久膏斧鉞，不降何爲。」賊相顧錯愕。蠢軍中譁傳邢夫人偕高將軍私奔去。闞王猝傷，不能勝甲，全軍遂潰。闞賴心腹數十，擁之竄潼關，東洛悉平。消息至瑯琊，有一少年方飲酒家樓，聞之，擲杯起曰：「雲孃成功矣。」

軍樂競作，大旗遐止，瑯琊城中萬人空巷，迎東洛克敵歸省廬墓之白將軍。將軍先戒邑令，指雲迴故居爲行館。邑令衣冠候門外，狀至莊恪。少選鼓樂前導，駿騎十餘，擁華輿一，直入行館。傳呼曰：「將軍病，不可以風，命瑯琊令以晏見。」令諾而退。是夕行館門前，大張燈采，以一睹將軍門第爲榮者，肩相摩，轂相擊。魚更二躍，一少俊武弁着貂尾冠，傳將軍令曰：「召瑯琊令入謁。」令隨以入，曲廊繞花，紋簾籠月，歷戶數重，至一精室，寶炬百雙，如入天

境。簾外唱令名，一垂髫侍女挑西側簾，令屏息以進，見一少年將軍，紫袍華冠，儀容都麗，降坐以迎曰：「使君辱臨不易，所不令躋羣吏班以見，特約使君以夜來者，原欲略尊卑之跡，以報知己之誼也。」令聞斯語，自念於彼何德，而以知己相許，踧踖曰：「守土下吏，何敢當將軍語。」將軍大笑曰：「良宵花月，正吾儕品酒論心時，使君何得以腳靴手版氣見人。」顧侍者令設筵。令辭不敢，將軍勃然曰：「使君豈薄某爲武夫，不欲有所教耶!」令急一揖曰：「下吏何敢薄將軍，謹領賜。」將軍遂坐令於左，己坐於右，三爵既獻，笙歌雜作，靈璈瑤琴，珠喉豔曲，不啻蕊宮集羣仙時矣。將軍酒酣曰：「既觀佳客，又聞名歌，惡可無絕世美人作酒錄事乎？」遂顧左右召夫人。

令聞將軍此語。益踧踖不自安，思謝而出，又懼怒將軍。未幾珮聲珊珊，麝蘭芳馥，銀燈十雙，擁一絕世麗人出。容光乍照，如睹仙妃，將軍起指令而笑曰：「是卽瑯琊署中，調婢指妻之令尹也。數月不見，簾前竊聽賊，幸作綺席主人，卿苦念阿娘，玫瑰露大好，使君今夕索逋來矣。」言畢大笑，令悚然悟前事，如褫魂魄，離席伏地，泥首請將軍宥前愆。麗人徐徐坐一絨墊錦圍椅，笑謂將軍曰：「個官兒騃誰，華堂非閨闥，何作此拜床頭婆子態。」將軍亦笑曰：「渠亦大可憐。卿曷以一語宥之。」麗人笑曰：「渠非欲得將軍，贄而獻上官，以博榮寵者耶？」將軍以足蹴令曰：「然。」麗人曰：「然則一激走將軍，玉成東洛克敵之功者，此人也。妾當爲將軍赦之。」言次，顧侍兒扶令起，令色若灰，戰慄不已。將軍莊容告之曰：「某西楚白虹也，少與雲孃同學。自分馳馬試戟，當不讓人，而此心耿耿，未嘗忘朝廷；汝就守土命，何得萌異志；雖夜對妻一語，良心何在，今不悔過，仍當移芙蓉樹上十字紋於汝頸。區區個人恩仇，

非某所記也。」言畢，顧侍兒送令出，且曰：「暫爲瑯琊人留汝顏面，勿令天下知有屈膝縣令，汝其識之。」令諸諸而出。將軍顧麗人笑曰：「渠出必送阿娘來，鯫生才薄，只此可稍慰卿心耳。」麗人亦笑曰：「一月來易斂而弁，殊令儂累墜死；郎君誌之，世有薄黃崇嘏，文弱花木蘭無夫者。請舉皇藏山三年學武，瑯琊縣午夜賣歌之雲迴孃可已。」

瘋十八嫗

洛陽之郊，有老婦人，居無恆室，時從博場惡少遊。惡少博而得，輒以供老婦。老婦則沽酒市脯，集諸惡少飲。已據高坐，手揮目送。弄惡少如丸。酒酣曼聲歌潯陽荻花之曲，哀豔淒響，聞者淚下。惡少罔知音律，但靡然叫好，老婦亦不顧。歌飲相間，酣然羣醉，枕席一室。朝曦既上，惡少鳥獸散，老婦椎髻布衲，走郡中縉紳家，以串花交閨中諸秀。閨中呼老婦曰瘋十八嫗。瘋其性，十八其行，嫗以誌老也。老婦自言姓獨孤，嘗五載易十一夫，二十二歲作貞婦，今六十七歲矣。時豫王開藩洛中，中使四出，選美人充後宮。十七八女郎欲得王而壻之者，比戶皆是。十八嫗笑曰：「減我卅年，洛陽名花，凡卉視之耳。」或詰之曰：「若年且七十，減若三十年，四十許中婦，詎足與荳蔻梢頭，競色相於春風耶？」十八嫗曰：「夏姬、武后老而彌豔，女之美惡，首在情態，於色相間別妍媸，東郭鄙夫之智耳。」或曰：「苟如若言，今洛陽羣花，誰果當後宮專寵之選者？」嫗曰：「苟非殘癃，無不可飾之令作絕世美人。」或曰：「若

欺余哉！城西有酒家女，髮如飛蓬，積垢徧頸頰，若苟能飾之令比於美人，始信若術之神，否則瘋婆子原善作癡人語耳。」十八嫗曰：「余將乘此時機，挾奇術致萬金，惡可向窶人女作生活耶？」或笑曰：「我固明知若之不能也。」嫗躊躇曰：「姑招此女郎家來，不得當毋笑焉。」

翼日，某果偕酒家女來，女左目微眇，鼻際微麻數點，衣灰布襖束褲管三寸許，履襪垢漬。立屋隅背倚視嫗，某笑曰：「是足以霓裳侍君，壓倒六宮粉黛乎？」嫗不顧，顧女曰：「試面而步者三。」女如其指。嫗點首曰：「病在踵。」又顧女曰：「試背而步者亦三。」女如其指。嫗點首曰：「病在膝。」又顧女曰：「試手盤盂以翔者三。」嫗點首曰：「病在腰。」突然向女曰：「聞汝家阿娘，欲爲汝擇千乘壻，信有之乎？」女低首微笑，眼波注衣帶間。嫗撫掌謂某曰：「可！可！可囑渠父母，越一月來，當令於此蓬蓽中，認絕世女郎也。」某遂留女於嫗居而去。越月餘，中使奉選册於豫王，五雀六燕，翩翻入上苑。王册定夫人一，嬪十二；而膺夫人選者，居然曩日亂頭粗服之酒家女也。於是瘋十八嫗之名著於洛中。或詰其術。嫗曰：「膚白而不凝，則施以潤，髮鬒而不澤，則施以膏，朱暈而不侵顴，黛長而不壓眉，則色盡其美矣。眼波欲低，眉根欲活，鬟欲無骨，喜欲依人，時弄姿於避面，偶寄媚於無言，則態盡妍矣。時輕愁而微病，偶褻意以盟心，則情盡其度矣。三者既備，神而明之，嘗可奪施旦之寵，矧其他耶！」或又詰曰：「彼眇而麻者，云何不損其美？」嫗笑曰：「天生美人，必賦之以微瑕，而此微瑕者，非但不損其美，且容妝華發時，或即以是爲千古美談之資。眉折而掩翠鈿，乳傷而加金訶，是卽史之可徵者。」或退而歎曰：「世人肉眼，十八嫗瘋云何哉！」

忘憂

明湖十里，春深如海，六橋三竺，間裙屐偏集，陌上搴帷，亭前拾翠，日挑心與，墜髻遺扇，是香國之佳城，情場之福地也。毗陵馮生，藻才綺年，讀書其姑夫撫軍公衙時，上巳前一日，跨雪花驄，出清波門。村舍女兒紅飆拔，燒香婆子簇絲籃，頗慣明媚春光，不應著此俗物。乃避囂就僻徑，擬投靈隱和尚，討雨前茶去。山迴路轉，繁花迎入，綠草坪前，突現紅樓一角，樓外垂楊數株，絲柳搖漾中，隱約畫欄三棟，朱薜羅窗，九櫺雕前，花門半掩，生念不意花巷柳浪而外，得此清境，倘得一二佳人，於此中烹鳳尾，爇都梁，倚欄數天竺諸峯，亦軟紅塵中佳構。正涉遐想，門內嚶嚀曰：「郎騎且止」，生勒韁顧，則一十五六絕色婢，拂柳分花，姍姍以來，曰：「兒於籬落間窺郎君久矣，小君今日城內省親去，囑以一函奉郎君，正苦無青鳥，郎君此來大好。」言次，探懷出錦函授生，生不解所云，馬上接函視之，則小署「鈿」字，書致荻秋君者。知婢悟投，故笑謂婢曰：「汝家小君，命汝親投於我者乎？」婢雙輔微暈，姿態羞媚，生不覺神奪，念此傳書人，嬌婉如此，其主人可知。並調之曰：「日後小君倩汝作青鳥，不應孟浪至此，世多眉目酷肖者，幸而遇我，否則將壞小君事。」婢聞生語，星眸諦視生面者再。生笑曰：「好語小君。明日此時，我當復來。」言已，策馬竟行。微聞婢遙問曰：「郎君非花朝日，在彭祠魁奪牡丹詩者乎？」

既歸署中，遣侍僮去，珍重出錦函於懷，墨香芳馥，字體娟妙，默喜明聖湖頭，得此奇遇，後之好事者，倘知上巳前一日，毗陵生邂逅粲者於雪花聽上，必將舉此娟娟，於蘇小、西子間，傳爲韻史。遂翻審函，險欲啓函讀之。忽悟浪傳閨中翰墨，已爲近世文人大慝。況荻秋翳誰，此紅樓女主，大都一憐才鍾情人，錦字雙箋，暗傳春色，小詩紅葉，遙遞靈犀；而吾以局外人，既一誤於受函，再誤於私閱，本來情海多波，何苦自吾造孽，一旦因嫌生魔，令三十六鴛鴦，竟成並命，一雙蝴蝶，或化冤蟲，情天罪首，非卽辟羅纙前，將錯就錯之受書人哉。遂藏函於枕函中，笑曰：得佳人墨香粉澤，一夕溫存，饜生福已不淺，更何敢妄想及他哉。是夕輾側不成寐，而絕色婢女之容采，尤爲毗陵生綺夢斷續，鳥聲驚曉之魔。翼日午後，遂復策騎訪之，將至彭祠，堤右一畫舫中有女子搴帷呼曰：「小君遲郎君久矣。」生驚視則卽昨見之絕色婢也。生疑此主婢，尙未覺投書之誤，姑下騎應之，微睨窗際，釵光鈿影，隱約可睹，則一容光華發之麗人也。生遂扶攜以登，美婢坐生於外艙。褲襬蹀躞間，羞澁妖豔，大異昨態。生心如轆轤，不知此一雙主婢，將何以置己。第此際昨夕所思，已知又多一層幻影，計不如先破誤投之疑，乃語婢曰：「卿昨非問彭祠魁奪牡丹詩者乎？」婢態益羞澁，微笑顧生曰：「面如冠玉，乃目灼灼作偷書賊，行不自羞，尙強來問人。」言次，瓠齒微露，備極妖豔。生睹此態，幾不自持，微聞艙內低呼忘憂名，婢遂入。未幾而裙聲綷縩，婢扶女主人出矣。

主人年二十許，石竹羅衣，山花寶髻，姿容淸麗，笑態欲仙。既覩馮生，斂袵而前曰：「君子昨朝，辱過蓬宅，癡婢孟浪，誤傳靑鳥，今茲艤舟湖干，幸獲良晤。特不知君子邦族寓廬，許教閨中人記諸妝盒否？」生曰：「淸照麗才，既

殷私曲，湘君玉珮，欣覯佳辰。正不識天上靈妃，肯先示人間以姓氏否耳。」言次，探懷出錦書以返主人曰：「織錦小緘，未敢浪擘，所不於昨夕返傳書人者，稔繡閣珠戶，未許路人問訊，卽此以要一覯耳。」主人深致謝意，固詰生寓。生以撫公衙齋告；主人頗示疑駭狀。繼乃徐指傳書婢曰：「此兒字忘憂，通文史，且喜尙不醜爲竈下婢。君子誌之，他日見插雙鳳釵，耳後有硃砂斑作新月形者，卽個侍兒也。」生不解所語，唯唯以答。惟傳書婢兩頰紅暈，低首弄衣帶，羞不成態。強催曰：「日且崦嵫，小君忘珠娘約乎？」生神志迷戀，惘然起辭。主人以雙玉獅紙鎭爲贈，慇懃送生登。一棹煙波，書舫解維去。漸入暮靄中，生亦策騎而歸。越月餘時，撫公以生讀書之暇，兼理案牘，非得一慧侍者不可，強以一婢贈生。雙紅燭下，彷彿卽傳書人；戲覘耳後，一彎紅印，依稀畫舫中叮嚀記取之痕也。

賈寶玉

潘生洛中富家子也。丰采麗都，不異河陽少年。才質敏慧，十一歲卽畢五經，里中碩彥嘗曰：「個兒不早通籍，着抉我眸子去。」生偶過肆見曹雪芹紅樓夢，讀而愛之，以十倍之値購之歸。自是神思恍惚，悉屏舊業。一年而病益深，初不過迫令臧獲輩，以寶二爺呼己，父母鍾愛甚，令曲從之。繼更迫其母，以「孽障」呼己；又迫其父以「孽畜」呼己；否則嘐嘐類婦人泣，至廢飲食，父母竟亦曲從之。顧生雖狀類癡，而丰神濯濯，不減常度。作詩詞哀豔無

兩，嘗曰：「才子當作海棠社落第人，五鳳樓非衡文地，寧能令醜主司筆鋒，玷我姓字耶！」生有中表姊妹行新寡名阿秀者，偶來生家，縞衣元裳，神態淸婉。生突投母懷曰：「阿姊娟娟，殊似稻香村中人，願母詔姊，寶兄，弟願珠大嫂嫂。」阿秀宿稔生癡，亦不甚嗔，母叱曰：「癡兒！門以內人不汝責，今乃向阿姊前嘵嘵作瘋語乎！」阿秀笑曰：「兄弟作寶兄弟大好，祇不識鬟丫頭今尙在瀟湘館中否耳。」生忽慘然曰：「似這般婉紫嫣紅，都付與斷井殘垣。」繼又淚光熒熒，謂阿秀曰：「嫂不吾棄，爲吾善視妹妹。」阿秀懼生癡態益縱，不復與語，繼即辭去。而生之癡乃日甚，一日忽舞蹈以入，告母曰：「兒得林妹妹矣，彼居城外芙蓉庵側茆屋中，兒已告之，云即令焙茗出迎矣。」母睹生狀，慘然曰：「兒本才少年，今何癡心至此；紅樓夢本屬寓言，即令有之，去今數百年，林黛玉諸妹已骨化爲灰矣，奈何戀戀不忘？」生不信曰：「豈有絕世美人，不與天地同壽者耶？娘姑如兒言，苟芙蓉庵外，無林妹妹者，兒乃信曹雪芹是無賴誑人，當舉此書焚之，不復作賈寶玉矣。」母不得已，姑從其言，令人覓林黛玉於芙蓉庵前。

生知母之誑己也，哀曰：「娘姑爲芙蓉花卜咎去者，兒策騎從母後以訪之，事乃或諧。倘令斷率去，林妹妹庸願與齷齪物見耶？」母不得已，姑曲許之。於是輿騎出門，生從馬上慨然曰：「路謁潘王，野祭侍兒而後，此爲第三次矣。」走幾出城，母時從輿中偵生舉動，驟見生舉鞭遙指曰：「此一樹海棠花，青竹小籬前，非林妹妹之居耶？」遂下騎強母出輿，絷騎馬，停輿於綠楊樹下，徐行而前。時靑竹籬內，方有一女郎，徘徊海棠花下，若有所詠，一手執繡絲，端繫銀針，拾海棠落英，穿綴爲球。驟睹生踞而前曰：「願乞妹一笑，證神瑛絳珠之緣。」女錯愕而退。針跌絲拆

紅英如雨，霏霏着生衣。生踞母前，母令從者強扶生以起，欲向女郎致孩吏，而女郎已驚鴻一瞥，翩然而逝。生拾墜針大哭曰：「幸逢美人，卒不吾盼，茫茫天地，生焉何爲！」久之，引針鑿字於樹曰：「怡紅主人訪前緣於海棠花下，歸遂死。」鑿畢含淚點首者再，悽然爲母曰：「兒今不癡矣。」母乃攜之歸。歸遂病，間小瘳，值端陽，郡廟有盛會，生攜一僮過之，入河房酒肆，強拉他客飲，杯斝不足，繼以巨觥。盡十數觥，忽大哭曰：「是非靈河岸上耶？」一躍而墮，衆急拯之起，傷已至劇，乃載以歸，翼日遂卒。卒之日，猶哀父母，必殯於芙蓉庵中也。生父母見生卒，大慟，衾槨既備，移殯芙蓉庵。忽一老婦哭而入曰：「死吾阿雲者公子也。」

生父母驚問故，婦曰：「傷心人語，非倉卒可述，倘不見棄，願暫過茆舍。」生父母從之，婦導之至一所，則即生踞女郎處。棠花零落，綠不成歡，物在人亡，鑿文未滅。母曰：「若女阿雲，非挽蛺蝶髻，分一縷作垂辮，繫紅絨繩者乎？」老婦慘然曰：「夫人固識之矣。」時已入室，睹室一隅，魂旛風淒，靈燈燄冷。老婦撫几垂淚曰：「兒苟遲五日死，令聞公子凶耗，又多哭一次矣。」生父母詰其故，老婦曰：「亡女阿雲，自睹公子後，初以公子爲輕薄兒；及見海棠枝上十五字，雙頰淚痕，未嘗稍乾。常戚然曰：『世有才子，而我阿雲殺之』。妾詰以故，則惟噭然以啼，憂能傷人，尋竟不起。彌留時始汍瀾爲妾白前事。且曰：『兒自不知情自何生，第覺才子如個郎，而以死字鑿諸海棠花間，寥寥十五字，非死不能去懷耳。母苟愛兒，個郎幸不死，倘克相見，爲兒告之，令知世間有阿雲足矣。且願個郎勿輕與人語，使輕薄兒又以文字汚人也。』言畢，索筆作數字而逝。嗚呼！聰慧半生，竟以一情之愚，以至於死，可不悲哉！」老婦言至

此，淚下如散珠，生父母亦泫然不已。婦繼出一紙，曰：「是卽亡女臨沒之書也。」生父母觀之，凡十四字，文曰：「阿雲死於天地間無可名之意境中。」歎息不已。因曰：「生雖無緣，死宜作合。」遂與婦議迎婦於家，卽以茆屋之址，雙葬生及女於海棠花前。每歲寒食野祭時，時有鷓鴣一雙，集海棠上，鳴聲悽惋；行人聞之，每爲淚下，故人多稱鷓鴣墳。

嫂嫂

嫂嫂，金陵秦淮河畔煤鋪蔡家童養媳，年十六七，傭夥以賓主誼，稱女爲嫂嫂。嫂嫂晨起挽籮筐，雜傭夥作，頷頤黝然；人但以點漆雙瞳，曼波欲活識嫂嫂，否則一抹眉痕，染深染淺，苟非稔人，鮮有能朝相語而暮無誤者。煤鋪百餘步卽利涉橋，南朝姝麗，列屋居河房。亭午，花氣氤氳，鬟雲映水，珠簾低綰，畫舫傍磯。京洛少年，錦衣麗服，翩翩相邀。嫂嫂恆倚水閣，寂寞數遊艇歸來。自念蓬首垢面，日作月息，此生應不復有羅綺金玉日。惟春風旖旎，柳絲織恨時，輒有白茅吉士之懷。李家船者，爲秦淮一水冠。一美少年時據中艙，列絲竹，過武定、利涉諸橋畔，每掠水閣過，必睨嫂嫂。流波送睇，未知誰屬，而顧盼丰神，粲然可戀。一日，嫂嫂以喜事至親串家，盥洗水閣下，方櫝巾瀝水間，有嘖嘖於其傍者，曰：「人以煤痕汚佳人，我乃珍視如脂粉，不世之姿，葆之非易，得煤痕以掩之，庶令肉眼人不致唐突西施乎？」嫂嫂驚視水際，驟見一美少年，傍已立石磯前；眉采弈弈，卽曩日據李家船，列絲竹過水閣而顧己者。

念撤盟以走。而臨去斜睇少年，忽憶似曾相識，非僅畫舫中一瞥而已者；因是遲顧者再。少年徘徊於肆側，若有所語。而嫂嫂已翩然入，捫徧心頭，脈脈無已。忽悟河房羣花，同儂所朝夕欣慕，謂此六朝金粉，鍾靈毓秀，薈萃於此淮海佼人，一擲百萬，當不少滄海歸來人。顧我煤鋪女兒，何堪比肩此輩。且此翩翩少年，日據畫舫，召羣姬，秦淮三里間，不啻侯門諸豪，何突舍粉嫣黛媚，臨水呢儂。閒嘗聞父老說浣紗溪，記西子亦村女子，豈渠所謂煤痕掩之，庶不令肉眼人唐突西施，果未可盡信爲誰者乎？且渠亦何苦因煤鋪女兒，設此誑語哉？自恨身不作粉黛叢中語，否則修鬟澤肌，或不遜世間美人。今乃晦容作鳩首婦，此後苟濯飾一二，或未可以今日煤鋪女例儂乎。自是稍稍對鏡效時世裝，惟此黝然以黑之眉痕，不意竟若渠儂家室生產之讖符。煤痕漸湮，大禍猝至，一夕竟全鋪燬於火，翁姑及未婚夫同罹此劫，惟嫂嫂隻身走出，得免於難。

親族既喪，生計全毀，煢獨無依，流展爲娼。三年以後，豔驚秦淮一水之小天香閣主，遂爲嫂嫂歌場之幟矣。顧嫂嫂於燭灺香燼時，恆苦念曩日臨水少年，輾轉探詢，窈然無迹。一日於筵間見歌師李三，敝舊冠裳，神情落寞，面眉采目光，依稀臨水少年。驚念數年前豪華冠代之佳公子，今豈落魄至此乎？徐靑君代人受杖，何前富而後貧也；因默記其姓氏以歸。翼晨令奴輩覓之，得諸桃葉渡冷酒肆。李方謂嫂嫂之延己，作蘇崑生也。既至，嫂嫂方倚欄拈花以待，睹李三至，詳睇良久，突問曰：「子非前歲衣素緞袍臨河凝看煤鋪女郎者乎？」李三聞詞，忽憶前事，悲淚潸然，答不成語。嫂嫂黯然顧婢曰：「此李公子，尊人尙開府大都，客邸遇念秧人，乃至於此，好延入內室，薰沐以出，

櫥中衣且不止百襲，任公子擇可也。」少年既盥沐易衣，容光華發，惟抑鬱之態，縈着眉目間，較前尤甚。既攖淪落之悲，重以知己之感，慨然揖而前曰：「某纏千萬金，走徧秦淮一水，花昵柳媚，不可一世；而金盡裘敝之後，王孫齎眼，僅得諸一度徘徊之鄉，朝鶼鶼而暮參商，李香、葛嫩，彼何人哉？」嫂嫂曰：「公子毋爾，煤痕葆不世之姿，庶令肉眼人不致唐突西子一語，儂至今猶未忘。慧眼如公子，豈有淪落以終身者。」乃各道生世事，一度邂逅，情愫無偶。既而嫂嫂逃身家火廢事，泫然淚下，悲不能已。少年款款慰之。夜色既衰，華燈斯粲，簫管河房，一水皆豔，嫂嫂稱病謝客，私宴少年於臥室，僅一雛豔，任樽酒供肴。情談惓惓，酡然微醺。撤筵上茗，洞房春暖，嫂嫂笑謂少年曰：「公子記曩日據畫舫時乎？羣花側媚，百樂雜響，嘗未念燈下人，正蓬首倚欄，作屏角窺也。」少年攬嫂嫂於懷，嫂嫂微撑拒，笑曰：「初脫賣歌籍，卽作獵豔想乎？」少年微膩嫂嫂身次，適鏡奩中突露雙貌，四目含注，少年遑遽推嫂嫂起曰：「姊毋爾！否且獲大咎。」嫂嫂昵笑曰：「姆何能爲，數年契闊，姆且日夕謂妾，個少年玉姿珠態，曾見諸筵席間。今郎淪落鶉結書生，安知非卽鳳棲吉士，郎以謂勾欄當軸，皆如僞政客，以金錢作低昂者乎？何謂爲大獲咎也。」少年默然攜嫂嫂手推身指鏡中曰：「姊不聞一刹那間，巽其名稱乎？所以不敢卿而姊者，此菱花瑩澈中，有以詔我耳。」嫂嫂雙波溶溶，漸移側座，而眉翠蹙顰，惻惻欲淚。少年莊容毅然曰：「煤主翁豈姊父母耶？」嫂嫂閉少年語，惻然不答者久之。遲遲曰：「父母不當加誹語，然兒於煤主翁，翁姑而非父母也，他無所知，猶記一日儂偶與故夫語，翁姑詬誶聲如惡鴟怒耳，」生曰：「姊猶能記父母家乎？」嫂嫂戚然曰：「時値亂離，儂少小爲伊家童

養媳，聞聞姑氏語；金陵城破，幼主被虜，曾九帥縱兵殘殺，死者日以數千計，阿爺爲北府舊帥，至是遂全家被害，獨儂呱呱爲煤店翁所匿，得免於難，繼遂媳儂」生曰：「姊翁尚有他語，識難日事變者乎？」嫂嫂曰：「翁嘗與儂語，有阿兄依外家居。然二十年息竊消沈，諒爲免禍計，變姓名作螟蛉人矣」生曰：「姊今幾歲？」嫂嫂曰：「二十一。」生急持嫂嫂之手而哭曰：「二十年兄妹，飄零南北，今乃得見，寧不痛耶」嫂嫂曰：「而卽阿兄耶」相持而泣，汎瀾不止。侍女相顧，疑駭蹀躞，爲兩人盥巾、續，久之乃已。

初生姓常，依外家李氏居；父爲洪氏虎賁，惡耗至京師，生尚幼穉，舅氏乃生假李姓，長始稍稍與語故家事。生豪情逸才，顧落拓不受羈勒，舅氏日貴顯，生亦以太學中北闈，名滿京華。應江南開府某公招，爲參軍記室。徧覓故家遺址不得，遂益放浪，日走秦淮河，豪名動一時。後某公挂吏議落職，生暱某娼，不與偕北，乃落魄秦淮間，破衫爛鼓，幾成鄭元和。既遇嫂嫂，備述前蹟，嫂嫂亦慟曰：「良家子女，不幸失身爲娼，後何面目與阿兄見？」生默然久之，與耳語，嫂嫂點首歎息。翼晨卽輟樂籍，不知所終。或云嘗於廣、福、鄧尉間，一見彼兄妹云。

男尼姑

吳越間女尼晝長眉，澤香黼，羅衣繡履，妖豔無匹。甚且移菩提樹，植馬櫻花，與勾欄諸姬爭纏頭人。其次則爲

閩之漳州，粵之潮州，是眞禪榻之奇境，色界之別部也。去潮三十里許，前五十年盛傳普濟庵妙姑，色相爲南州百八十庵冠。公子苕玉聽，買入棠木舫，訪妙姑無虛日；至則一茶一齋，費輒數十金。庵主某老尼，奉妙姑如菩薩，晨夕梵課可缺，而妙姑禪房之供張不可少。顧妙姑對客殊落落，留髡滅燭更無論矣。

一日某紳功德於庵，夫人愛妙姑豔且慧，餽以元絹，囑時至其家，自是遂出入某紳家。紳涎其美，強夫人女之；妙姑固辭曰：「他日急難，得援手可矣。以女僧爲螟蛉，非家之祥；一日蜚譏起，人將以施主與妙姑爲何如人乎？」夫人爲之莞爾。紳悵然欲強之，而無其術，乃姑縱之。事爲惡少知，稍稍語會至普濟庵者，碧欄曲廊間，妙姑時聞褻語，謂倜妮子行作女公子去，清淨地非富貴鄉，鷓鴣天行詠夭桃詩矣。妙姑戚然曰：「生人竟無足與語情字者耶？佛子多情，拈花微笑，而心無點塵。碌碌餘子，欲焉而已。故意爲覓情鄉，當處落寞境。山花知我，嫣然以笑；春山念我，及年而生；人生何水與花之不若，而必以肌膚之欲爲情者耶？」遂不復應客。

紳聞妙姑語，疑爲己設。繼聞車馬門前，大異舊日，又竊竊喜曰：「是可乘隙以近禁染之臠矣。」迨夫人日過庵，羣惡少以謂是娟娟者，殆妙姑之餌乎；每値朔望，輒覘夫人之蹤以至。夫人旣恥偎薄之覯，而入宮見嫉之念，又不能自已，乃絕不復履庵。時守潮者爲湘中某翰林，性淫而能文章，詩酒之會，頗爲郡中諸文士重。嘗以當筵贈千金與女伶名白梅者。聞妙姑賢且才，授意於幕吏某令載之入衙，否且以私娼罪，封普濟庵，盡拘其尼致之法。某受命往，語如守旨。羣尼竊竊，議奉妙姑於守以免禍。妙姑初頗嗔幕吏語，繼忽竭力媚幕吏，流波送睞，倩笑博歡，蹀躞

弄姿，妖豔倍作。且謂幕吏曰：「自古一行作吏，便廢文事，宿聞太守，才思贍博，讀『羅綺兩行傳蠟燭，江頭夜送太尊船』句，口齒今日尚有餘芬，倘得入衙作簽書婢，自慚愚陋，尚不至倒置函牘，惟願太守微服一顧，為普濟庵貽一佳話。令後人得指此觀音堂曰：『是絕世風流太守，微服顧妙尼處』，他惟居士命矣。」幕吏以告太守，太守欣然從之。至則妙室先有一人在，卽欲女妙姑而未得之某紳也。相顧愕眙，妙笑曰：「衣冠晉接，無日不作道學語，今對案一室，應不復假惺惺相向矣。」遂命備齋，出牀頭梔子釀，客太守與紳，而已為之主。勸酬勤懇，笑語如擬。太守與紳，稍忘顧忌，諸謔間作，相與作猜瓜子戲。妙姑每猜輒勝，勝則以己觥酌負者。太守與紳酡然欲醉。視妙姑酒暈上渦，雙波流媚，花明柳暗，妖豔愈甚。忽命佛婢以枕函雙玉斝進，酌太守與紳曰：「願盡此斝，俾獻一言。」兩人徐徐傾飲，覆斝示妙姑。妙姑曰：「可矣。」乃捧杯朗然謂太守曰：「太尊好色，非良有司規，纏頭女伶事，自古如歐陽、石湖諸名宦，尚不能免，尼不敢有所非。惟載尼入衙，將以何種人自居耶？第念能文章，不失風流自賞中人，故假幕吏舌，致太尊之駕，願畢尼半生之懷。」又謂紳曰：「施主操守尚不如太尊，然自拒絕寄女以後，未嘗出惡聲。卽此一事，實大愈於輕薄無行者，故亦願一畢尼意於聰聽。」

太守與紳見妙姑容色莊正，意謂此筵非泛泛，必將有所要於己，慨然曰：「卿但言之，堂堂郡中長，苟可助卿者，當無不為力。」妙姑曰：「否！十載風塵，何事不己助，而假色笑以丐人耶？實告君，我實雄而尼者也。君儕掌一郡風化教育責，睹此不經事，例宜置諸法，以警人妖，然乎？」太守愕然顧紳，紳囁嚅曰：「倘有不得已之衷在，太尊當

亦能諒汝。」妙姑笑曰：「某亦知太尊之必能也。否然，一女尼之室，騶從之所不至，太尊雖明且察，將操何術以自白哉！」言次，出床頭像二，一錦衣玉帶，年十三四，冶容修度，飄然神仙之儔。一髮半覆額，僧衣素履，神氣姣婉。妙姑指錦衣者曰：「個中少年，嘗輕車寶馬，翩翩上都，呵王孫揮宰相於帝王之居，君儕記當時有翠鳳班小芬其人者乎？」又指僧衣者曰：「花事不常，幾番零落。時値烽煙熾於宮闕，胡騎橫於上林，天子有北狩之難，沈香絕淸平之響，梨園子弟，星散四走，而絕豔無兩之小芬，遂作靑燈古佛前沙彌矣。」言次雙波溶溶，若不勝情，繼又曰：「色相之欲，人所必不免。和尙強撑佛門面，誠何功德，遂令心如死灰，梵唪之餘，羣雄撲朔，懷春之念，且甚於勞人思婦。間思完吾操而終不背平生，別闢情景者，計無如爲尼。而此花城香國之普濟庵，適爲吾情界奇境之證果。塲家原在吳下，不日將去此，求得一山塘佳人，爲拈花悟澈之侶矣。所以特向諸君儕者，俾傳某事，令天下後世人，知無處無色界，無處無情天，亦卽無處無法門也。他日携細君登虎邱千人石，衣香鬢影，人嘆爲神仙侶時，又安知某妙慧知識中，一律似小芬賣歌，妙尼宣唄哉，」太守曰：「歷奇幻境，得大悟澈，妙師功德，自爾不凡。第羅綺十年，亦嘗有心饜豕戢時否。」妙酡然曰：「賣歌京華時，遇卽墨才子張郎，春日遊十刹海，渠戲誦雲郎詞，而飛絮毿毿強來撲人，殊不勝情。後此惟今歲某姝，佛前顧盼，亦大亂人意。他則雖促尊合席，遺香傳帕，甚且攤肩携手，燭灺燈掩，亦未嘗一介於懷也。君儕休矣！他日南天雁至，有藏金箋署名「綺夢」者，好珍重之，當更詳告君儕以生平也。」言次舉杯屬客，太守與紳，惘然終席以去。翼日卽聞普濟庵妙姑朝嶽麓山去。太守歎曰：「是姑！可與言色相者矣。」

踰年果有書自吳門來，署「綺夢」名，啓緘視之，則畫像一，畫為一美少年携一雲鬟綠衣姝，嫣然拈花，栩栩欲活。下寫一偈曰：「是優伶影，是尼姑身，是衆香國，是觀世音，有何緣法，歸問綢君。」後太守擢吳監司，問「綺夢」名，無有知者。

賣花女兒

賣花女兒有老母，病癃跛廢不能興，嘗撫女之背而歎曰：「兒譽冠姑蘇，倘念垂死之母，得一估客埒，當不失甘旨，奈何必欲得才士而偶之耶？」女每泫然曰：「自顧鏡中，尚不致作竈下蓬頭婢。姑蘇人才藪，兒意天必能佑兒，三年以後，苟仍山塘、金昌間，作賣花女兒者，當不復與阿母忤矣。」自是仍日以茉莉梔子等花，走金昌諸里閭，吳下名姬，丰度都麗。時比屋居黛橋左右，有謝姬者，色藝為儕輩冠。梁溪周生，於禁煙前三日，擲千金，大會諸姬於謝家，仿秦淮王孅故事，意因屬謝。忽睹女衣淺青衫，垂雙股辮，搴帷一笑，問買花未。神光乍接，拈花無言，瑞香寶氣，映澈一室。生瞿然曰：「十餘年老蕩子，嫣紅姹紫悉經評量，而一曲珊瑚網，尚留西子於浣紗耶？」覓草草畢醼以去。自是金昌間無不知有賣花女兒。女兒喜辮裝，而金昌諸姬無不辮；女兒喜淺青衣，而金昌諸姬無不淺青衣。客之至坊中者，必問女兒賣花來也未。未則輒作劇談以待之。一花之值，貴至數金，間有結蛺蝶壽字諸式者，則值更

倍徙之。女兒之母，昔之促其女作估客婦，冀得甘旨者，至是則惟擢其有壻矣。有某媼欲以千金致女，應客徵召，母利多金，將許之。女笑曰：「士夫之尊，在如游龍翔鳳，高不可致耳。一有所屬，則一纖豎㲉掌狎之，價豈其儁哉！」遂賣花如故。繼告其母曰：「功名中無骨格人，文章中無樸素人，商賈中無淵雅人。雉皇雪苑風華冠世，秦淮歌舞，豔跡未湮：無已其於十二坊中求之乎。自是稍稍與諸姬交。一夕，忽於燈下以茉莉綴作雙鴛鴦，毀而復綴者再，母迫之寢，不應。微覘其態，殆賣花數年，未經縝密着意如此夕者。既而綴事畢，澄水於一琉璃盂；隔白紗，罨茉莉鴛鴦於盂中，嫣然曰：「久不作夜，偶爲之，頸間腰且折矣。」遂解衣寢。星斜月轉，燈餘綻蕊，母猶聞女轉側聲，默識枕上綺懷之尚亂夢思焉。翼日爲榴花壽辰，香車畫舫，自方基繞山塘，以至虎邱及某園者，兩岸如錦。有少年携家伎，據陳家舫，泊眞娘墓前。笙管十番，繁聲急響，奏長生殿偸曲之歌，兩岸遊人，竚望嘖嘖，歎爲神仙中人。每盡一段，少年輒浮一大白；音節偶誤，則以觥罰錯者，己按節以正之。忽樂歇歌輟，少年木覘一垂楊下，觀者色然相顧，則賣花女姍姍來矣。少年排衆至鷁首，扶橋以笑曰：「來乎。」女兒明波流睞，翩然挽篚以登。顧少年曰：「曼歌遏雲，新妝照水，山塘一段榴花風，爲郎占盡矣。一言次迴波徧審諸伎，笑曰：「家姬盡東南之妙，翻走北里，日逐官伎遊，此足覘郎志趣矣。」少年笑曰：「初受太眞籙，便咄咄逼人，他日令人咒欲死者，非卿其誰乎？」女赧然不能答。一轉瞬間，而茉莉雙鴛鴦，已簪縈香馥，綴少年襟上。笙管復作，畫舫漸離岸去。榴花如錦中，欸乃畫碧水，漸向遙山黛色間去；竚立兩岸者，猶隱睹女雙辮間之紅絨繩也。端陽以後，金昌十二坊間，遂不復見賣花女兒。賣花女兒之花圃，初僅春

風秋雨，亂疊緊枝者，至是已淺碧欄干，絳紅小閣，粲然爲石季倫之別居矣。春秋良夜，時聞樓中簫聲琴韻相間，或一女郎歌眠香訪翠諸曲，一人倚拍以和。時或一雙美眷，涉靈巖文研諸勝。有見者謂寶花女兒，容光煥發，益無其偶；惟仍垂雙辮，著淺青衣耳。聞少年姚燕，非之子也。

誨淫小說家

紫陽某生，路讀北里志板橋雜誌二三頁，便自命孫棨余澹心外，世無第二人。性淫誕，顧纍纍無所得。遇人輒刺刺道某姬髮膚何若，某氏婦密意何若，其意似謂九錫華袞之榮，不足比此口頭豔史者；顧人恆唾而去之，謂紫陽生殆所思不得而瘋者。一夕生方於酒家，娓娓述西妓腰乳間事，隔座關西莽男子，拍案直叱之曰：「何物畜生，亦假禮衣學人類語，是何口吻，來而翁耳，不急緘而口者，纖奴雞肋，應不足當老拳。」生鼠竄去，自是不復敢作浪態。歎曰：「言雖足賈禍，三寸管尚在，庸能禁余耶？」乃一意於冥搜默造間，冶蝶之記，因癡而益肆。其所述多昔遭呼斥，及懷想未忘者，量身度髮，文不如雜事祕辛之記女瑩而誨淫過之。一夕方苦鉤索，一垂髫人翩然入曰：「郎非紫陽生乎？蕊珠公主遲郎久矣。」生驚睨垂髫人，妙好無雙，怦然若迷，問誰爲蕊珠公主。垂髫人笑曰：「去彼便知，一向蜂狂蝶浪，今良緣咫尺，翻作酸秀才態耶？」竟曳之以行。列廊度戶，至一華廈，珠簾護雲，畫欄繞月，儼然帝

屋而紅燭輝煌中，嬋娟往來，見生輒顧垂髫人曰：「來乎？」垂髫人曰：「來矣。」生懵然妄知其處。念卽非好色之誠，上通於天，致有此境；亦必情天仙境中，有豔史如花神記者，托己以傳耳。未幾，鶯輿絡繹，簾外傳兒唱名以入。有名月仙者，有名筱青柳者，有名徐燕秋者，凡十餘姝。生心怦然動，記皆雖昔冥搜點造間人。私念文人結想，覓造其境，書中如玉，古人良不吾欺。一轉瞬間，會看一急色兒，作百花侍從中仙人矣。方涉冥想，簾內呼傳紫陽生，垂髫人推簾引生，生惝恍以入，神光陸離，色香乍合，目不暇給。中坐麗姝，笑顧左右曰：「儂意個輕薄兒濯濯當如靈和柳，乃齷齪且邈乞兒相，召之至，污此仙境矣。」言次，玉容勃然，叱侍婢曰：「傳阿龍來，撲此奴使跪，好令被誣諸仙子，一一聲其罪。」生知事不滅，驟見兩長鬣奴，共挾一巨梃入，捉生起如弄雞，反繫生手於梃，擲而跽之，倏忽卽出。生至是回念罪惡，自信難僂指數，欲哀乞懺悔，又瘖不成聲。座上一白衣長裾花冠革履之美人起曰：「謂瘦腰巨乳者汝耶？昔日吃吃笑，今何作啞吧態也。」以唾唾其面而唾中生眉間。又一時裝高髻之美人起曰：「汝猶憶汝體肥腋臭之情人耶？昔日汝畏狐腋臭，今令汝享異香如何？」叱花狸面生溲，而穢積生頸項，繼而起之美人，屢罔不一一針刺生平昔語。最後一丰度姍婉之中婦起曰：「汝非曾裹重衾中致暖者乎？今易重衾以草薦何如？」逐命以草薦入，叱侍兒裹之出，餓虎狠去。生大號曰：「半生輕薄，孽原非輕，倘有殘生，俾自懺悔如何？」言未已，燈火盡息，耳畔有人呼曰：「夢魔耶？排字人待發稿久矣。」生恍然出夢，擲筆曰：「噫！」

電話司機女

巴黎佳人愛蝶飛儕於電話局爲司機女。綺年玉貌，妙曼無儷。而雙波曼綠，尤足令人躁躪不寧。巴黎交際社會中，恆稱雖蕊畢羅馬著名刻工之姓氏，不足應刻畫愛蝶飛雙眼之當選人，彼都人士之傾倒於石榴裙下者，於此可知。局主以女勤且美，倍與以值，女亦奉職惟謹。輕薄少年，甚且有懷慕芳澤，懼不能近，乃藉電話以通遙遞之聲音者。黝然以思之電話筒，當女値班時，羣視之不啻曼聲微啓之櫻脣。故女値班時，接線倍忙，而女之服務亦倍勤。某日後，女神形忽黯然如不屬，誤接電線者日十數計，詰責之書乃紛至於司事之案上。司事者察審時間，則皆在女當値間，乃婉言勉之。女惘然應，心如不屬。後誤接益多，詰責之函日且以數十計，司事疑女素勤愼，以恆理論，不應失職如此。乃於女値班時，潛近其側窺之，見女方接總線於耳，凝注以聽，漸移其巾近脣際，漸齒叩其巾。雙輔緋紅，如初放海棠；薄籠輕霧。而他號之鈴，振振長鳴，女漠然如無聞。司事前曰：「孃有所思耶？僕明日又多讀幾許詰責書矣。」女瞿然起立，驟見司事，雙輔緋赤，羞不成答。司事婉告之曰：「孃面如朝霞，病熱耶？與孃以三日假如何？」女雙眸注電機，遲迴曰：「妾殊不願離此電機。」言時聲低以曼，一尺腰肢微倚於椅。讀者合目一審其態，應諒此娟娟者之有萬千愁恨在也。司事曰：「僕亦甚願孃之不離此電機，特比來頗多詰責書之關涉於孃之勤惰

者，休假三日，欲孃多得愉快，再盡斯職耳。」女泫然曰：「君辭妾耶？願君於妾去後，不復設一三一〇及一三二〇兩碼之電號，」言未已，粉黛猩猩，淚之承於睫者，瑩然如珠也，司事不解所指，婉辭慰之而去，翌日而女病，見月傷心，聞鈴腸斷，一搦纖腰，禁不起幾番銷瘦，女之病且日增，阿母問之，惻惻不語。夜深人靜，輒聞夢中細語曰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。」繼又嗚咽不止。自是病且日甚，老母體貼無微不至，念此丰姿絕世之姝，情感之敏，豈弱凡衆，小姑居處今尙無郎，懷春之什，其殆致病之由乎。乃密刺探諸宿昔與女相厚者，僉稱愛姑潔操，微特溱洧上宮之約，可決其必無；卽一言一笑頃，亦未嘗見有浪投狎謔者。母聞是語，益惘然不知所措，而女且瀕於危矣。代女司電機者，爲新孀若耶夫人，服務不二日，誤接一如女，詰責之函又紛至。司事者更易以五十七歲老孀阿桑！而誤乃稍減，若耶夫人素與女稔，聞女病，笑曰：「以情場中死灰槁木人司此機，當龐然不能已，矧奇豔極慧之女兒哉？一三一〇與一三二〇兩號，殆愛姑之病源乎？雖然，盡巴黎醫生所不能療者，或可因一言之覺悟，而占弗藥也。」遂詣女家，自稱能治愛姑病，慰女母甚周。女母引之入女室，則見黛褪紅掃之麗姝，方沈沈冥思於錦裀間也。夫人悄坐其側，徐移腕扶床，爲女掠髮於額，曰：「愛姑病甚苦，然當不以瑣瑣厭煩，姑一囘憶病外事，種種之作冷暖度者，乂不知幾何矣。」女微睇夫人曰：「孃意云何？」夫人曰：「且不述燈紅酒綠間事，卽此咫尺電話機中，亦朝榮夕萎，令人悟斯世之不易有知己，彼輕薄少年，深深淺淺，矯作情種者之不値吾儂一盼矣。」女聞夫人語，徐揚其目，酡然曰：「夫人殆巽乎儂所聞？」夫人歎曰：「誠然！獨念一三一〇號，不知誰家女郎，今而後汎瀾情淚，

當無乾時矣。」女曰：「夫人不聞彼自述為玫娘乎？」夫人莞爾曰：「妾誠不能如愛姑聽。」女自悟孟浪，顧急欲聞其究竟，雙波瑩注，以待夫人之續。夫人曰：「妾誰未稔玫娘。至於一三二〇號，固魯意伯邸個家公子，丰度如河陽少年，固温如珠玉者，不意乃亦薄倖至此。竊猜大非佳人偶，得友如個郎，宜可以無憾，乃竟大負玫娘，鶼鶼因緣，誠大難哉。」女驚曰：「夫人知彼等已不歡乎？」夫人曰：「男子恩情，原如逝水，不渝始末，卻見誰來。彼亞洲名邦，有貞女之祠，無義夫之祀，為稍足示千古負心人懲創耳。」女聞夫人言，默然久之，纔乃執夫人之手而歎曰：「偶聞綺語，遂爾牽情，一月來縈寐未忘，馴成沈疴者，徒為此耳。不圖好事如花，竟為空夢，為他人憂憂喜喜，原不解儂為誰來。祇以一靈未泯，遂覺芮難擺脫，今後愛蝶飛當不復替人煩惱矣。」夫人喜曰：「愛姑聰慧哉！一星期內，妾當有福見愛姑於跳舞會矣。」遂握手別，女尋竟愈。

阿春

庚子之亂，京津鼎沸，二三元臣以外，倉皇棄職南下者，滿津沽間。某部郎籍閩嶠，挈一子字阿春者，及一拏出京，擬暫避濟南，以觀亂象。車至天津，突遇拳匪，方自塘沽敗退，遂掠阿春去。阿奴亦中途相失，部郎隻身至濟南。和議既成，清帝后回鑾，百僚鵝集，部郎亦復故職。忽一日閽報公子歸，偕新婦。部郎念得無阿春脫歸，急令入，則阿

春輕裘花帽，丰采益都。且隨而入者，爲一十七八美人，非凡豔麗，薄露威稜，翩然陳思王賦中驚鴻游龍之選也。初阿春被掠，雜羣婦女中，被隸以行。一夜至某所，匪首命以被掠者入，魚貫過營座，以次喝名，編入神兵隊。獨至阿春，睹其貌韶秀如好女子，顧左右曰：「紅燈第三部缺一人，此豸娟娟，姑飾女以充之。」匪例每一紅燈部，必雜雄而雌服者一人，謂爲厭勝。顧燕幽偉丈夫都不類女，獨阿春婉變易裝以後，腥紅帕首，窄袖羅衫，竟如好女。第三部女首，賊中稱紅羅仙子，綺年玉貌，妖豔無雙。初爲某親貴戚串，精技擊，依某親貴以生。某固神壇前信奉弟子，題女爲馬前卒，非女所欲，顧私恩惜重，勉隸匪籍。聞本部新補厭勝女兵，念當爲碩大偉岸物。呼以入，驟睹阿春，怦然自語曰：「是豈似雄而雌者耶？」目顧鏡中，當異鳩盤茶，胡弁而髮者，亦灼若芙蕖也。」酡然問姓氏已，珠搖玉顫，下座問侍卒曰：「個人髮微垂，稍不類佳人，掠之彎眉際可已。」侍卒笑爲阿春掠雙髮曰：「強作女嬃，累仙子慇懃，婉子誠幸福哉。」阿春微睇仙子，錦兜紅褶，佩黃綾符籙囊，殊飾絕姿，映徹燈下。苟未忘被掠餘生，書生故態作，且疑在漢皋臺前，鄭交甫行揖而前矣。仙子睹掠髮既，竟姍姍入幃。囊侍卒導阿春入廂房中，驟然曰：「例厭勝兵徹夜荷槍，佇仙子幌前，以子之故，爲設衾枕，孺子好自愛，仙子罄笑，未宜負也。」阿春熟察女卒，亦翩然少艾，微叩姓氏。笑曰：「兵火倉卒，誰與輕薄兒論嫁娶者，何喋喋詢姓字爲？」阿春昵之曰：「同隸軍籍，庸能不識稱謂。」侍卒薄怒曰：「初免縲絏禍，便強來拿人，他日相值，呼吾以靈姊可矣。」阿春揖而謝之，侍卒驟然以去。翼日既望，涼月滿庭，清露溼袂。匪以創重，仍駐軍天津。阿春仰挹清輝，苦索離感，念今夕老父，知在何處？途路荊棘，行旅維艱，此去濟南，

知否無恙？又念以翩翩書生，淪陷賊中，易弁而釵，荷戈帳下，又復媾此情侶，重召孽緣，飄搖此身，結果何若。回憶老杜「草中狐兔盡何爲，天子不在咸陽宮」一句，慨然吟之。忽見雙紅紗燈度廊而至，人報仙子巡夜歸來，天街寂靜，惟聞劍鳴。阿春伏牕屏息，見兩女奴背雙刀，提紗燈爲導，仙子腥紅袗褶，帕首嚮長斂，按劍靶以來。顧女奴曰：「適聞人聲，音淒以婉，傳敢於新敗之際，學劉越石笳唱，亂吾軍心耶？」女奴曰：「新來厭勝兵，時作書生誦讀態，此廂燈微明，人影在牕者，即個夫也。曷捽之來，責諸聖母前。」仙子沈吟曰：「是即兩頰如海棠嬌，靈姐嘗爲若理鬟者耶？」女奴曰：「然。」仙子遽緩其步，顧女奴者再，徐歎曰：「空庭寂寂，月色溶溶，渠儂新被俘，永夜傷懷，天涯所同，倘不宜以軍法繩之。」女奴微笑點首，仙子徘徊竚立，若有所思。女奴促曰：「仙子不見嫦娥亦畏夜寒露重，襲彩雲以爲衣乎？軍門魚鼓且三躍，仙子可歸錦幄去矣。」仙子惘惘曰：「儂意亦宜歸矣。」女奴遂導之，姗姗以入。阿春孺子，伏牕以窺，聞女奴語，身顫如得寒疾；及見女狀，始稍自安。顧念居此粉黛中，乃若與豺狼伍，個孃一怒，死可立至。且書生雞肋，求自免且不暇，一旦戰事起，庸有軟輿馴馬，載己以行者耶？方涉冥想，微聞門外彈指聲，曰：「春郎睡也未？」阿春詢叩門者誰，外嚶嚶笑曰：「第闢戶，喋喋問何爲？」阿春啓戶，則靈姐窄衣縛褶，垂髻提燈以入，笑曰：「癡郎豔福殊不惡，今茲大好日，玉京人燒燭照妝以待矣。」言畢，竟挈阿春之袂，曰：「此去瓊樓玉宇，階下赭衣人，作妝臺畫眉郎矣。去來！去來！」阿春方咍愕間，靈姐纖手軋腕上如鐵箍，急曰：「姐何惡作劇，令腕上痛不耐。」靈姐笑曰：「儂手區區，已不禁受，將來遇妮孃將軍，又不知如何乞憐矣？」阿春遂隨靈姐以行，曲廊深巷，足

音琅然，微芒星應，遙聞刁斗，靈姐顧阿春笑曰：「擬郎他日作貴人，幸無忘蹇脩人也。」阿春不知所指，姑漫應之，而心中怦然未審禍福何屬，然遙憶仙子空庭眷顧之辭，近接靈姐道露風情之語，已略涉情爽，念此去蓬山，或竟邂逅奇遇矣，行之行之，忽闢仙境，萬枝紅燭，香靄紅霞，琳琅宮闕，迥非人境。阿春躊躇，靈姐遽挺臂以入，兩行女卒，按劍鵠立，驀睹阿春，凝眸無已。而花燈下中座赫然者，燕支紅足，蛾黛絳飛之紅羅仙子也。阿春戚然悟捽責聖母前之言今驗，而靈姐旖旎軟語之特爲誘已來矣。惕息以入，仙子目示靈姐，靈姐逕導生入側室。銀燭綻花，繡毯貼地，床帷衾枕，華麗無雙。阿春低問靈姐曰：「比來天境，罔知所自，姐倘憐而告以故，沒齒且不忘。」靈姐笑曰：「世惟憒憒者乃多豔福，郎姑作假懵懂，苟尋消問息，攖仙子怒矣。」言次，聞叩壁聲，靈姐應以出，則玉壺銀榼，珍饈羅案間矣。靈姐斟酒勸餐，倍極媚態，少涉諧謔，則輕顰薄笑，尤動人意。月色既闌，撤盤理衾，攜燈闔戶以去。似聞嚶嚶以笑曰：「今宵蟢子飛，明夜裙帶解矣。」翼日，日方亭午，忽四五女卒，各捧衣冠入室，相顧曰：「新郎君翩翩哉，吉日庚午，奉仙子命，爲郎君易妝來矣。」阿春不知所措，而女卒齊起，紛紛爲脫簪卸髻，袒衣易履，不轉瞬而鵝黃帕首，鴨綠劍鞘，擁之至鏡前曰：「昔日厭勝兵，今朝新貴人，郎君視鏡中人，識之否耶？」阿春自視莫知所謂，而一寸眉心，殊動春色。女卒爲阿春易妝既畢，起身聯袂以出，室中寂然，遙聞琅琅樂聲，風中遞至。念不知誰家新郎，今日行親迎禮也。無何而瓊燈炳燄，笙管天來，傳呼如織，阿春驚喜相併，罔知所爲，對鏡默坐，不啻未出閣新嫁娘，妝竟候輿時。既四女卒秉紅蠟炬以入，掖阿春出室去，則錦圍繡繞，香氣氤氳中，紅氍毹上，覆巾扶婢，婷婷以立之新娘，

不知誰何。而四女卒竟扶阿春立於其左。儐人宣祝，天樂齊奏，居然交拜禮成。一女卒傳示於廊下鶯列諸軍曰：「仙子今夕大婚，賞什羊一肘，伍酒一甕。」衆軍歡謝，仙子暨新貴人訖去，而阿春一日夜之夢乃醒。卺禮既畢，燭炧更永，洞房豔豔，軟語如癡。仙子酡然解妝，顧阿春曰：「郎君此時猶憶觸角階前，自稱囚子耶？」阿春喜極，惘然不知所答。翼晨仙子方理妝，阿春慇懃爲仙子執匜沃巾。靈姐捧沐器入，嫣然欲笑，傲睨阿春。阿春因戲告仙子，個兒前夕作靑鳥人，殊感人意。仙子色遽變，呼女卒入。密語數句。未幾，女卒以朱盤陳靈姐之首以進，阿春大駭，仙子笑顧阿春曰：「癡郎未忘前夕耶？妾爲郎送諸聖母座前矣。」阿春惕息萬狀，不能成語。自是將軍夫壻，不異閨中馴奴。逮匪勢既敗，仙子偕阿春逸去，假江南賈客名，歸京師。

蒲留仙孽緣

月皚皚，雲靄靄，麥風漾田舍中，靑翠野卉，點首如聞支遁林揮麈淸談。隴前華屋，綠窗髹几，類長安閭閻，移隱山中者。精室中一皤髮之嫗，臨檻歎曰：「髫年不解事，乃欲以神鬼術弄人。彼鑿鑿者，墓木已拱，三十年作開府幕人，何術勘不破，而可以神鬼誘之。」言未已，一絕豔女子，素衣輕縠，笑而拊嫗肩曰：「姆誠忠厚哉！姆不見一部聊齋之僅記『財色』兩字哉？雲羅之美，而佐以革囊，香玉之情，而屈於貴顯，天上豈有徇情如海枯石爛，而生世乃一等

於利要財誘者哉。姆休矣！倘不如兒旨，彼公侯之貧狹邪，充道左，粉黛妖媚，各極其妙。以兒區區，寧足動之，古帝王神道設教，如阿蒲其人者，一寸良心，已爲豔文斲盡，不假彼熟操之斧，庸能斲作怪之株乎？」嫗方笑而頷之，而剝啄聲已遙遞碧桃萬株中。女笑曰：「阿蒲來矣。倘如兒旨，命鶯兒以如此，燕兒以如此，今夕請看彼爲聊齋中吃磕人。」姆笑謂試爲之，癡兒子不應大作弄人。女遂翩然入室。嫗依籬落，視門外剝啄人，于思于思，髮且禿矣。時王漁洋方以重金啗留仙，欲涵名聊齋志異，聞留仙飽囊而歸，過彭城郊外，植村落作酬神戲會，士女畢集，一粲者扶青衣竚東角麥隴前，容光無雙。留仙神爲之奪，念畢生以筆墨造作美人，衣香鬢影，無纖不備，而此娟娟者，舉嫦娥錦瑟之色衡之，殆無其匹，遂僞爲遊步，漸近女郎。青衣顧女郎低笑曰：「胡夫人云，紺色衣之皤髮翁，爲娘前生未婚郎，個昨子如賊者，非其人耶？」女酡然不語。留仙聞婢語，魂颺颺如春雲，遂揖而前曰：「胡夫人誰乎？世多有假狐仙以姓胡者，紺衣白髮，老未忘情，倘有前緣，劉公幹今日合平視甄后矣。」女急迴面曰：「墓木已拱，乃強向人作狂且態，阿娘烹漿以待，儂合歸矣。」言畢遽去，青衣笑顧留仙曰：「才人行徑，何孟浪如此，夫猶喋喋，禍且不測。個娘非他，龍宮第七女，倘不負約，去此一里許，門前雙碧桃，矮籬繞戶，蔓香藤作卍字文者，卽兒家也。」迴波一笑，遂扶女以去。留仙神情恍惚，繞膝無聊，蹤婢語以訪之。叩戶一二聲，籬落門啓，嫗遂導留仙入。瓊樹之榮，瑤苑之果，玉樽品碟，無殊仙境，嫗笑謂留仙曰：「霞子爲辛家芸姑拉去作餞春會，姊妹行好飲，今日看酡然醉歸矣。」暮色徐上，華燈霞燦，簷前忽如飛鳥墮，嫗顧窗外曰：「鶯兒來乎？」一女子啾然曰：「來矣。」桁簾一啓，一美婢翩然入。見留仙

笑顧嫗曰：「個郎即鸞姑前世偶耶？」嫗頷之。婢曰：「此行殊不惡，先詣驪山芙蓉洞芳蘭夫人許，繼看靈巖蓮姑，華陽三公主，皆欣然謂鸞姑獲佳偶，當驂鸞以來。今夜子初，是合巹良辰，行看絳雲下庭也。」留仙私心竊喜，顧驚華陽靈巖，相去萬里，瞬息往返，非有神術，曷克致此。嫗笑曰：「郎君默然，竟以非類相疑，數十年搬神弄鬼，何嘗伈伈。」繼曰：「癡妮子轉瞬作新嫁娘，倘飲姊妹許，扶醉歸，須不成禮，不被新郎笑煞耶？」言次，門外笑語殷然，婢報辛家諸姑，送鸞姑歸矣。珮環琅琅，庭花欲語，遙聞由別戶入隔院去。未幾，麥隴中所見之婢，入報芳蘭夫人偕蓮姑！華陽三公主至，簷際如羣燕墜，嫗迎出，羣笑先佐鸞姑新妝去。一時許，兩婢吉服扶留仙去。婚禮既畢，魚水敦洽，轉瞬三日，留仙請返寓一視僕蹤。女許之，惟昵以夜行；留仙從之。及黃昏輿之歸家，則其僮方出，見留仙駭曰：「主人自故節度侯公邸歸耶？」留仙訝稱無之。僮懊喪曰：「果爾，主人行篋盡入胠篋人手矣。」留仙駭問其故，僮一一述之。初僮在逆旅中，忽聞有訪蒲先生者，云前節度侯公邀蒲止其邸，命盡移其行李去。僮信之，隨行李去。緣牕鬆門，狀殊清麗。內稱留先生僮可待諸逆旅中，以五日後來迎先生可矣。投一朱裹出，則銀錠一雙也。僮遂歸寓以候。及留仙歸，始悟為胠篋弄。留仙詰侯邸地址，彷彿即鸞姑家。急偕僮去，來與已去，路不可識；覓午得之，已寂無一人矣，嗒喪以歸。是夜忽於桌上得一書曰：「蒲留仙！蒲留仙！鬼話連篇，不名一錢。」留仙急焚之，亦終不敢告人。

石女

此篇未稔爲誰氏作，辭意並妙，而一詩兩詞，尤如天機之錦，「五雲爲采，」「長空依舊碧無盡」兩句，得晴川一什之神，而不露刻畫，故錄之。

張生湘人，年二十未娶。生平好遊，足迹所蒞，殆徧中國諸都市。年少翩翩，又夙負文名；所至女學士好講愛情者，無不色授魂與，而生意不屬也。嘗曰：「中國女子受羈軛久矣，今雖暫解，如去馬牛而爲麋鹿，徒能奔軼放肆耳，若九苞之文，五雲之彩，豈所望哉。吾輩終身賦朝飛之操，不能爲求凰之曲也。」聞者皆笑之。秋月遊於漢上，登黃鶴樓題詩曰：「萬里江流萬里身，細灰一度此曾經。」思久不屬，方吟哦，忽聞背後有續之者曰：「長空依舊碧無盡，但見片帆天際橫。」回顧則一女子，羞蛾漾綠，粉頰拖紅，手扶婢肩，姍姍下樓去矣。躡尾之，則登繡幰車，轔轔向鐵子街去。車行疾，力追至一家門前，榜曰「李寓」。女子既入，生默識之，陰訪於街鄰。知女爲粵人，父已故矣，獨與母居夏口。所居燬於兵，乃遷以來，纔二年耳。因託友輾轉求之，女家聞生名，立許。成婚之夕，生口占催妝詞，調寄相見歡云：「相逢猶記南樓，思悠悠，難得好語如珠一一收。雙棲穩，良宵好，月當頭，遮莫韶顏稚齒不禁羞。」女答以誤佳期云：「春暖芙蓉簾幕，孤負東皇舊約，東皇著意逗芳心，無奈歡情寡薄。惆悵女兒香，怕看桃花落，花開花落總成

答，同夢還離索。」生大驚疑。既而女伏枕嗚咽自陳，蓋女有異疾者也。父母出為訂婚某氏，後爲所知，悔婚而罷，女自以身異常人，遂不願嫁。其於生也，亦以憐才之故，欲以一夕之緣，託身文士耳。生既知其情，甚憐之。女勸納婢，生不可。其家頗以後嗣爲言者，女涕泣力勸，乃許焉；然愛情終不移。每語人曰：「夫婦之愛，在於性情，彼專肉慾者，爲獸也。」聞者益笑之，而生自若。

常無咎

廣陵常無咎，十年前曾艤舟琵琶亭下。時方爲江西撫軍某公參軍，紫髯廣頤，錦袷韎，綠紵巾，顧盼偉如也。時方洪王稱制金陵，吳頭楚尾，戰氛殊惡。小池口一役以後，商賈稍稍通於江上；凡吳越之僑寄蜀楚者，聯翩東下。時値夕陽欲下，江上寥寂，刁斗之聲，隔江相聞。常値微醉，立鷁首，臨風以歎曰：「五十餘歲老書生，僅了解『詩云子曰』事。上馬殺賊，下馬作賢相，臣如岳忠武，掃宋諸陵，豎子惡乎能。顧今乃建大將牙，督江上諸軍，跳踉叫囂，庸有濟耶？某苟得節符，揮一師，自宛洛出荊襄，踞長江上流；以一師駐江北岸，扼漢陽之衝；自率勁旅，逼石頭以陣，中原庸有豎豎耶？」一言次，喟然長歎。鄰舟一婢方俯其主傾盥水，見常凝注殊切，蹀躞數顧，翩然竟入。微聞細咤曰：「個丈夫，奇姿哉！是殆足頡頏劉文靜，坐著李家阿郎者矣。」未幾雙齒豁然，一長鬣奴叩常曰：「夫人邀郎君過舟，敬

有所白。」一生素豪邁，裼裘便行。

甫登鷁首，有雛婢搴帷迎曰：「夫人敬遲郎君。」常入艙，異香氤氳，海紅軟簾，斜上不鉤。一華服命婦，歛然肅常曰：「郎君國器，何緣留滯江漢？頃聞豪舉，知日星鸞鳳，終成命世，用辱芳躅，敢訂姻好。」常惘不知所答，唯唯而已。既入中艙，見行飾華縟。頃傾水婢，斜倚窗上。見夫人偕常入，眉目軒爽，儆為常禮。常念是何寵姬，而倨傲至是。夫人坐常於綿裀，享常以龍舌。略展邦族，知為濟南劉氏，隴上鎮將之眷。將軍移鎮直隸，夫人挈臧獲泝江東下，謀卜寓滬瀆。傾盟水婢，明慧絕倫，夫人女視之，故起居殊於他婢。常曰：「某以浪子，值世離亂，天下既無執拂女，識樂師於稠人中；行自向山林，求了半生。聞聲之慕，既愧知己，姻好之說，益所不解；願夫人為某白之。」夫人顧婢曰：「是兒名小鳳，善風鑑，嘗識今川帥恩公於行伍，京兆尹張公於賣餳，渠睹郎君，謂豐隆偉岸，曩所未見。今日船頭歎人，他日當開府大邦，十年不字，原欲得賢者事之，今遇郎君，私心竊慰。然艤南帆北，轉瞬即逝，故不嫌冒昧，以相要結耳。」

常斜睨婢，朗麗澄映，英英華發，天人之姿也。慨然曰：「既承嘉惠，便當如命。惟同在客中，急既征人行李，大累細弱；綏又艤南帆北，再合無期。」夫人曰：「即夕成禮，詰旦君自挈眷去，瑣瑣兒女態，非妾所期於郎君者。」常諾之。過舟解雙玉環為聘，即夕於舟中成禮。鴛夢未回，榜聲晨起，夫人已掛帆而東矣。小鳳詢常所向，常語以將依江西撫軍。小鳳曰：「撫軍好虛聲，非郎佳主，妾數海內人才，無過經略左公者。假其聲威，豐我羽翼，三年可獨成一局；為郎君計，宜以書辭撫軍，急挾策走浙。半月以內，金衢戟氛正急，左公必將師出援，此絕好機會也。」常大喜曰：

「壯哉！易釵以弁卿，中原無餘子矣。」遂泛鄱陽，自廣信入浙，謁左公於軍中，上規略浙東之策。左大喜，留諸幕中。

一日左出，小鳳間窺之，夜謂常曰：「傾見左公，顴高額窄，是有堅卓之能，而不能下人者。其幕中恆畜不如己者，懼權落也。郎君急請以一營復嚴郡，則羈軛脫而局面成矣。」

常以請，左左顧而笑曰：「爾能軍耶？」常曰：「馭衆以恩，有戰必親，師其濟乎！」左微笑不語，亦無後命。常歸以告小鳳，小鳳曰：「十年湖海，一雙眸子，猶勘不破咫尺間耶？左公之治兵嚴，刑賞在手，深居高拱，以驅士卒於戰，幾經見縛袴仗劍，親蒞陣地乎？君言違其所好，宜乎微笑不語矣。明日試如妾指以語渠，事無不諧。」常恍然大悟，翼晨進白左公曰：「昨殊憒憒，驅人以戰，先制其必死，司命之道，非嚴不武。倘得假偏師，某敢執鞭箠督其後，爲公分浙東之憂矣。」左大喜，授以三營，命徇嚴郡。常挾小鳳以行，每戰必諏於鳳，鳳擘畫籌度，百無一失。間亦繡衣錦帕，指揮旗門中，掩映賭紅妝將軍也。浙既平，常累功授鎮軍。小鳳苦念夫人，請一親自存問。常留不可，選忠愼衞卒四人，並一婢護之赴滬。小鳳臨別，若有所憂，既而泫然謂常曰：「自妾佐君以一幕客躋通顯，以君雄邃，自足取富貴。顧閨房微末之助，有心人當能長記不忘。但有一語不得不陳諸君者，君眸流而不凝，踪翔而多欹，苟遇新歡，將棄舊侶，妾行以後，願郎好爲妾地，毋令陸務觀有沈園之感也。」常慰之彌般。鳳乃含淚以行。未半載，常竟娶八閩某妓於外室，事微聞於鳳，鳳歎曰：「輕薄相今果然矣。」遂投常一緘云：「天涯結鴛鷀，百戰建高牙，憐取當時意，名園有落花。」遂終不歸常。

政論

川藏間行軍里程考

（民國元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太平洋報）

藏事孔岌，番兵入川之耗萬里飛來，用歎西陲戰雲，迴湧益密，鼙鼓之聲未有已時也。民國建基以來，懷遠之策，不爲不周，而蠻荒獷悍之族，非特冥然未格，且稱兵以亂吾西陲。內無回紇羅拜之令公，外無胡馬震驚之飛將，縱敵貽禍之憾，寧有已耶？今川兵西指者，鍾軍已鎩威於拉薩，尹督尚徘徊於成都，寇氛日深，援應不至，長此悠悠，豈特藏非吾有而已哉！故今而不以武力治藏者，棄藏也。獨是成都、拉薩間六千餘里，山嶺峻險，飛鳥不度，戴笠躡屐之賈，尙苦於役，而況師行奇險，褒餱糧挾軍械以從哉！戰事苟殷，遞軍輸實，節節援應之局，不可不擘畫在胸，規定進行之略，則川藏行軍里程考之述，誠哉其不可以已矣。（本篇參考諸衞藏通志、西征紀略及記者前著之序蜀一篇。）世有以藏事爲念者，願共措意及之。

自成都至拉薩凡六千里，其間就地情之便利，可分爲六段：

（一）成都打箭爐間

此段距離約九百二十里，依站行十一日而至。

自成都至邛州，地勢平坦，可通砲車，因是轉輸亦易。邛州以西，地乃偪仄，凡九十里而至白站。其間軍隊運動之最艱者爲萬工坡，離邛州六十里，爲明藍玉鑿石通路，攻取雲南處，峻坂斜閣，旅行者漸識涉足萬里之苦矣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白站至雅安縣（雅安府首縣）九十里。金雞關、桐子林俱稱扼要。水行一渡，爲平羌江，在雅安桐子林間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雅安縣至淸溪縣二百里。自雅安西行六十里爲飛龍關，崖谷峻險，坂道崎嶇，爲自川入藏之第一度難行之險。踰嶺十里，入滎經縣境，水行一渡，爲七縱河，相傳武侯南征，初擒孟獲處。又十里而至滎經。過滎經行十里，入淸溪縣境。小關山在淸溪東北五十里，由小關山至大關山，林木障翳，山谷陰森，雲霧終年，山路偪仄；冬春之間，積雪險滑，非特軍行苦之，商賈亦戚戚戒心也。大關山以西，過相公嶺（武侯曾屯兵於此，故名）至二十四盤（卽印箍山），路益峻險，連車服騎，必不能過，再十里而至淸溪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淸溪縣至化林坪一百五十五里。出淸溪縣，山行十里，經冷飯溝、四埡口、蠻莊而至泥頭驛，漸多煙瘴。泥頭驛在山溝間，水行一渡，爲老君劍（水急如劍，故名。）自是而西十五里，爲三角坪，二十里爲林口，十五里爲伏龍寺，十里爲飛越嶺，俱行層巒疊谷中，巉巖逼人，積雪終年不消，滑蹤下墮，肢體糜碎，行程之險，無過於此。而飛越嶺下山十五里，悉屬陡坡，跐不留足，尤爲川境奇險。坡盡乃至化林坪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化林坪至瀘定橋七十五里。化林坪峻嶺臨江，棧道入雲，凡行二十里，而下山，再五十餘里，至瀘定橋，橋長數百步，編以鐵繩九，橫亙飛渡，其上覆以木板，若天塹然。人馬少行徐渡，苟遇大風，則搖蕩殊甚，大難渡此也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瀘定橋至打箭爐一百三十里。頭道水在瀘定橋西之七十里，懸泉直下，噴溢數十丈，爲瀑布之奇觀。惟旅人渡此，嘗極艱險，此爲瀘定橋至打箭爐之中道。其東有小烹壩、大烹壩諸地，山嶺斜錯，林莽叢雜，爲夾壩（盜賊之土名）藪。今益糾結爲川西害。使得利誘義憤之，或可取岳武穆河北豪傑，各授旗幟之效。不然則亦一因藏事，而可滋憂懼者。自頭道水行三十里，至柳楊又三十里而至打箭爐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按打箭爐，西川之襃斜也。其地內倚邛笮之險，外當巴塘、裏塘之衝；川藏有事，大將旗鼓，必先駐於是。即苟戰勝，裏塘地勢無險可扼，而裏塘以上水行之金沙江，陸行之大所塘，其連山複壁之勢，實連屬於江卡、巴塘。故不得巴塘、江卡而輕動根據之師，則偶爾敗衄，容納無地，喘息奔走，勢不得在打箭爐以東。既棄打箭爐，雖據瀘定、邛笮之險，泥丸封口，展舒維艱，僅可以屏蔽成都，保全川腹。若欲拓開展之局，綰川藏之樞，致靈敏之運動，使進退之計謀，則斷斷乎其難矣。故就打箭爐之地理觀，爲行軍穩打穩駐之區，而非閒襲飛越之地，雖獲勝利，亦不可空根本以輕進；況偶爾挫敗，遂退師而益東乎。日昨電聞不確，斯幸，不然以此進退失據之軍辦藏事，藏事益不可問矣。今成渝風潮漸就融洽，川東治安可保無虞，爲聲威鎮藏計，尹督宜率師駐打箭爐，以示西指之勢，收消惑之心。戰事

纔長，則大旗西行彼提於此。否則亦足白天下以必不棄藏之心，警番衆以節節進攻之武。不然，長此悠悠，番衆玩威，將謂中原無人，而漢師之退，行不止於打箭爐矣。嗚呼！

（二）打箭爐裏塘間

此段計六百八十里依站行八日而至。

打箭爐至折多五十里（王道存進藏記程云三十里）由爐出口西南行，地勢雖寬平易行，而四時積雪，彌望如玉。折多山一名藥山，瘴氣甚盛，人畜至此，氣喘不寧。多有嚼陽起石、粉草，或廣檳榔以解之者。山麓有旅舍，以息行人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折多至東俄洛一百四十里。自折多至提茹五十里。其間雖多土阜，而碎石貼地，路幅尚廣，可通砲車。又西四十里為丸切，又五十里而至東俄洛，路亦平寬，且土產肥，間有富庶之村落，如中長江南北者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東俄洛至中渡二百里。東俄洛西南七十五里為臥龍石，其間過大雪山二，深林密箐，蟲如玉立，行旅甚艱，再西行叢林中四十五里，而至臥龍石。臥龍石高丈餘，色蒼翠可滴，昔武侯南征，屯宿於此，故以名地。自臥龍石西行，平衍荒漠，便於軍行，且水草亦足供芻飲之用。中渡即河口，在雅龍江之左，有專司渡事者；夏秋以舟渡，冬春則列船為浮橋以濟行旅。土人則用牛皮船以渡，渡河以西入裏塘界。（以上行二日）

中渡至裏塘二百九十五里，自中渡過河，上山行三十五里，過麻蓋。中有碉房，可以宿兵；有柴草可以飼馬。此站路甚險遠難行。四十里上大雪山，至翦子灣，有塘舖，山坡陡險，亦有瘴氣。下山復盤折登山四十里，過波浪工塘汛，昔有駐防兵，僅備夾壩戰鬬力甚弱。十里下山，又十里至西俄洛，有塘舖及供給餱糧柴草之處。自西俄洛經小山進溝過大雪山，下坡行四十里而至咱馬拉洞；林谷深邃，有塘鋪。二十里至鐙卡，復越小灣下山，名亂石窖。再折而上小岡，順山溝而下，行三十里，復過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。以上自西俄洛至竹卡一百十里，艱險難行，程雖僅一日，旅者以攀俯之疲，恆至咱馬拉洞而止。惟咱馬拉洞無柴草等之供給，亦一軍行之累也。自火竹卡至裏塘，其間有火燒坡。坡以東略見紆折，過坡以西，則一望平原，二十五里而至裏塘矣。（以上行三日）。

記者前述打箭爐對於川藏間之地理，而作駐重兵力勿輕進退之主張，民立報記者光生君所著西藏用兵之軍事地理談一篇，其於駐軍方略，意旨相同。惟光生君議別立軍事機關於該地，而記者主張暫以尹督西征之節，示建威境上之舉，其間微有不同耳。折衷論之，軍務司實為鎮攝川西不可少之機關。如藏事大定，邊境不驚，而成都巴塘間崎嶇二千里，箐深林密，山迴谷窈，妄非險要之境，亦妄非滋亂之鄉，苟以保存治安之責，委諸成都，則道艱里險，朝不應夕，靖亂之師未離錦城，而猻箐之火已燎原野矣。故光生君之議，非特足固川藏之圉，亦內憍胥小所不可廢者，特是川西諸郡宿非中央措意整理之區。近雖因藏中多故，邊陲堪虞，改置郡縣；軍事機關，尚無成績之可稽。着手組織，稍費時日，而跳梁之番，今方狠突西來，落後一着，將成九錯，則就記者所主張者以匡軍務司

未經成立之危，亦相時勢度緩急者所不廢乎。雖然，中央治藏之紛議，今已習聞，旣未有一騎西行，掃烽煙於關塞；亦未聞檄催邊帥，授方略於羽書。而河上主師，悠悠未發，關前烽火，咄咄逼人，余雖諄諄，彌傷懷矣。

（三）裏塘巴塘間

此段計五百四十五里，依站行六日而至。

裏塘至頭塘五十里。自裏塘西南行三十里，過大木橋，有小河一，長里許，寬四十餘丈，停滯不動。過水上阿喇柏桑山，峻嶺層巖，日色與雪光交燦，二十里而至頭塘；無柴草糧食可採，須自裏塘攜裹以自給；且無人戶屋舍，故宿軍之帳房，亦必攜之以從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頭塘至喇嘛了一百五十里。頭塘以西，寒風凜冽，凍縮肌膚，爲軍行所苦，蓋不啻元冰胡也。上山過黃土崗，行四十里至乾海子。又從濫壩及虎皮溝上山下嶺，盤旋五次，大石森立，横梗道途，均爲難行之地。且夾壩叢集，行旅戒心。軍行雖異於商旅，而頑悍之羣，跳梁無度，斥堠之備，殊不可以已也。行四十里過拉爾塘，上喇嘛山，再二十五里，而至喇嘛了，有柴草可供，有舍屋可宿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喇嘛了至三壩塘一百十里。由溝上山，越雪嶺，四盤石山礌礌，不生樹木。過嶺則深林密箐，水草徧地，運動雖艱，採供尙易；行五十里而至二郎灣。由山足順溝而下，路稍平；行五十里而至立登三壩塘，爲巴裏兩塘交界之點。

地勢廣衍，宜於稼穡，若天闢此域，以授屯墾之策者，川藏方多事，軍行餽糧，轉輸維艱，倘能闢三壩以屯墾，則亦武侯隴上之良模也。

三壩塘至巴塘二百八十里。自三壩塘起行，亂石縱橫，青松蔽日，過巴山，行五十里至松林口，松林口以上，荒蕪不治，無投止地，至松林口始稍有塘鋪。再行五十里，渡巴隆河而至大朔塘，有塘鋪碉房柴草以宿旅人。過大朔塘上大雪山，自麓至巔三十里，峻險非常，且冰雪交結，滑不留足，險境也。越山而下，至奔察木凡六十里，再四十里至小巴冲。自小巴冲行，其間有急湍之河流，鱗次之棧道，五十里而至巴塘。巴塘地暖無積雪，沃野千里，不啻內地，其土著亦頗馴易治，爲荒服文物之鄉，（以上行三日。）

按巴塘介川藏之間，地勢平衍，可以容納大部之軍隊；且有充分之供給料，以養軍。地居關塞，墾植之利，諒未全闢，則屯軍實邊之策，應爲防固川藏之佳猷矣。惟比年蒙古墾植之舉，大失信用，人事之不臧，言之可歎，不擇威信之傑以軍法部勒屯卒，而徒藉墾之名以擾民，效未可見而害即隨之矣。

（四）巴塘察木多間

此段計一千四百零五里，依站行十四日而至。

巴塘至莽里一百八十里。自巴塘西南行，經茶樹頂，復上大山，鳥路臨江，勢極險要，四十里至牛古。有河一，可

通舟揖，復山行逶迤五十里，渡金沙江至竹巴籠，有碉房柴草。過竹巴籠行四十里，至公拉，此處有柴草頭人給役。由山凹中行五十里，過空子頂有塘鋪，再四十里而至莽里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莽里至古樹一百二十里。由莽里過龍新山，春冬多積雪。三十里過邦木，為川藏分界處。其分界碣石，在寧靜山南行經大山五十里至南墩，有漢人寺，每歲七月間，客民雲集。過山再四十里至古樹，有人戶柴草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古樹至江卡一百里。由古樹過漫山，山路雲霧四垂，間有瘴癘，道路亦復崎嶇。四十里至普拉，有人民平房柴草，有喇嘛供役。多黑帳房，番民行漫坡路。六十里至江卡，有碉房柴草，駐防塘鋪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江卡至石板溝二百二十里，由江卡行四十里至溇河，十里至山根，上大雪山，終年積雪，盛夏亦涼，復越小山上下七十里，自黎樹至王卡稱為惡八站，有人戶柴草。至河拉塘有人戶柴草。此處番族刁悍不馴，數為邊患，漢兵之駐此者，恆遭其襲擊。過小雪山兩座，高下迂折，六十里而至石板溝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石板溝至洛加宗一百八十里。石板溝西南行，過大雪山兩座，寒輝騰耀，射目迷離，上下無可駐足，軍行至此，須裹糧以行。凡八十里而至河足塘，此地為乍了轄，為藏族狡悍之冠。由河足塘過小山二，有水一渡，曰河口河，水勢洶湧，五十里而至歇二塘，經平原二十里，山路三十里，而至洛加宗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洛加宗至乍了八十里。洛加宗沿山溝而上，傍山行，路略如棧道，行四十里有一極險之木橋，踰橋至俄倫多

有柴草人戶，可以宿軍。復西南行四十里，至乍了，有極閎麗之寺院，即會典圖注之札雅廟，寺中喇嘛，凶橫特甚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乍了至昂地九十五里。自乍了順溝行，石徑叢叢，路多梗塞，三十五里至雨撒，有人戶柴草。復西行過大雪山，路甚陡險，積雪如銀，煙嵐之氣，中人作病，上下六十里至昂地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昂地至王卡九十里。昂地順溝行三十里，至噶喀，上大雪山，亂石崎嶇，積雪層疊，秋濤怒湧，路復曲折，上下行人，飢寒起栗，手指凍裂，行六十里至王卡，可採軍實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王卡至包墩百五十里。由王卡經熱水塘，二十里至三道橋，路平；又二十五里，紆折上山，路轉峯迴，五里至巴貢塘，可採軍實。由巴貢塘上大山，或降或陟，終日行荒山中，六十里至竊龍山根，以山多石穴故名。紆折而下，四十里至包墩。

包墩至察木多一百五十里。包墩沿河行十里，過大山一，小山二，俱架偏橋，危如雲棧，崎嶇難行。六十里至猛布，有碉房柴草。沿山臨河，復臨河登山，行二十里，過大山，有名小恩達者，橋路甚險，不可騎行。六十里過四川橋，抵察木多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按察木多古名喀木，三山環逼，二水合流，爲西藏之門戶。舊爲呼圖克圖所居，傍山列殿，倚水飛樓，居然都會，爲西蜀南滇駐兵之所。東望則江流如帶，湍急而環抱，南望則山岫如屏，幽峻而列峙；加以羣峯羅列，盤鬱環迴，爲

西域形勝之區。且川滇通徑，分界於此，北河有四川橋，南河有雲南橋，軍行所必經，會師之中樞也。

（五）察木多拉里間

此段計一千五百里，依站行十四日而至。

察木多至恩達二百三十五里。察木多爲各番部通道之中樞，歧途雜出，類多艱險。沿南河而進，偪仄多偪橋，行者戒心。四十里至俄洛橋，有八戶塘鋪。再西路漸平，三十五里而至浪蕩溝，可以住宿。浪蕩溝行二十里，過裹角塘，行八十里，山水奇險之處，乃至拉貢，軍事上之給養頗備。二十里過松羅橋，山行四十里至恩達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恩達至瓦合寨一百五十里。自恩達行八十里，至瓦合山，山勢高峻盤折，山上有泉，煙瘴甚盛，巔上有望竿，大雪封山時，藉以定別方向。山中沍寒，夏季亦陰森逼人，百里以內不見炊煙。二十里過脫脾嶺，上山二十里過瓦合塘，又二十里而至瓦合寨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瓦合寨至洛隆宗一百六十里。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，至麻利。十里過山，山勢陟險，下山繞河西行，過數絕險之偪橋，三十里而至嘉峪橋，卽三壩。三壩水土肥沃，雨暘時若，宜於耕植。自三壩西南行，上得貢拉山，山勢崎嶇，凡三十里而下坡，至鼻奔山下，卽敵工塘，多沙溜地，再行六十里，至洛隆宗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洛隆宗至巴里郎二百八十里。洛隆宗西南行，山路陡險，九十里過鐵凹塘，大山壁立，有塘鋪，順溝而行，路稍

平坦，二十里至曲齒，又名柴駝，有大喇嘛寺，可以屯軍。五十里而至碩般多。按自曲齒至碩般多別有一水路，春夏可行，較陸便易十倍。自碩般多沿溝而上，路甚平衍；五十里過巴喇山，勢不甚峻；至中義溝山程平坦；五十里至巴里郎，可以採軍隊之發給也。

巴里郎至丹達二百十里。自巴里郎進溝行三十里，上瓶馬拉山，邊風獵獵，亂山皆童。二十五里至索馬郎，又四十五里至拉子，此處給役柴草，價極昂貴；自他處採運，又路險難行，亦一軍行慽事也。由拉子西南沿山而上，過畢達拉山，山路平坦，上下十里，下山，山路偪仄，河流稍淺，可褰裳而渡。四十里至邊壩，一名達隆宗，有塘鋪。兩山橫跨，四水環襟，為西藏邊關之區。六十里而至丹達。（以上行一日。）

丹達至阿蘭多。自丹達行十五里，上沙貢拉山，峭壁摩空。蜿蜒而上，過閻王碥，夏則泥滑難行，春冬冰雪成城，一槽偪仄，行人拄杖魚貫而進，此為藏境第一險阻。行三十里下山，五里至察羅松多，五十里至郎吉宗。郎吉宗一名浪金滄，曠野平坦，順壩而下，有兩路：一由山行，徑路險窄。一由溝行，徑路稍平，惟夏日水漲，則時生阻窒。四十里至大窩塘，以下路雖平，而側進若谷，順河而下，五十五里至阿蘭多。（以上行二日。）

阿蘭多至拉里二百九十里。阿蘭多西南行，側身循溝而上，南北具有偏橋，山路險窄，行人懍然欲墮。三十里至破寨子，一名河南卡，有横石，森如人立，俗名鸚鵡嘴，鑿以為道。四十里至甲貢，為拉里屬。自甲貢傍山而上下，過小坡，漫衍荒涼，四十里至大板橋，四十里至多洞。由多洞率水游而上二十里，上大山，山峯峭立，雪凌險滑，視丹達

無異，即魯工拉山也。六十里至擦竹卡，有熱水塘，過山凹，有小湖約七八里，長約十餘里，冬春凍如平地，行人履之無怖。六十里至拉里。

（六）拉里拉薩間

此段計一千十里，依站行七日而至。

拉里至山灣一百六十里。由拉里山溝復上大山，危峯聳峙，冰雪四時不消，巉巖海岸，風越雪擁，險滑難行。五十里至河咱，三十里過海子，八十里至山灣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山灣至江達二百里，由山灣上革拉山，險峻難行。約四十餘里，多冰雪，積石嶙峋，六十里而至常多。此地天時常如冬令。山多不毛，居民以樹皮為屋，僅數間，炊煙冷落。又六十里至寧多，由寧多順溝而下四十里過拉松多，橋水潺湲漱石有聲，橋以東屬江達，四十里至江達。（以上行二日）

江達至鹿馬嶺一百六十里。江達在拉里之西南，憑山依谷，形勢險要。沿塌而進，河道分流，林木陰翳，一百里至鹿馬嶺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鹿馬嶺至烏蘇江一百八十里，山路坦夷，微有瘴癘，每歲無盛暑，寒風凜冽。八十里至堆達，一名普魯倉，有蠻鋪，煙火寥寥，柴草亦稀。順河而下，過竹貢，六十里至烏蘇江。

烏蘇江至墨竹工卡一百三十里烏蘇江水勢平緩，順河西行，雖僻處一隅，而程途夷坦，迴異前險六十里至仁進里，此地有巨大之喇嘛廟，可容軍隊。循東北而上，七十里至墨竹工卡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墨竹工卡至德慶。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，其水向西流，至拉薩，即名藏河，水上設驛，有皮船，四十里至拉木，一名納摩，有房舍，柴草稀少。寺院宏敞，人稠地廣。繞河南而下，五十里過古達塘，復西行三十里至德慶。（以上行一日）

德慶至拉薩六十里，地多候館，往來者恆棲止之，六十里而至拉薩。

民國鐵道計畫

（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太平洋報）

國財困窮，河山檻褸，不挾生產大本，創百世不疲之謀，而徒執剜肉補瘡之技，竭蹶支持，非主計之良臣也。棄大利於己國，坐令綿邈宏埏之域，天府寶藏之區，淪於榛莽，是猶祕百囷之蓄，而隨餓殍之儔者也。國民如此，焉得謂之智乎？中國地藏博富，軼於全球。然自沿海各省而外，榛荊荒漠，至今尚然。探其大原，厥惟交通機關，全無設備，有以致之。東南諸省，河流條暢，水上交通之設備，略易於陸路。然輪船運動，限於河流，逆水搶帆，候風束棹之習，今尚偏於內地。東南開暢之區，尚猶如此，而況西藏、伊、新諸地，迴峯大漠，大難利用水上交通者耶。吾而顧終棄此天

府之國，生活於榛荊之世一特剜肉補瘡之借債政策，以延殘喘則已。不然，陸上交通之策，何可不謀，而挈綱振領，全國鐵道之計畫，有不可不預為國民借箸一籌者矣。今試先言鐵道與國家之四大關係：

（一）關係於軍事者， 世界各國，於戰時利用鐵道以收無上之良果者，今姑勿論。客冬滬上之戰，記者實參與帷幄。維時過江之師，數逾三萬，沿津浦路線而北，自臨淮、蚌埠、固鎮、任橋、宿州以至徐州，皆為民軍節節進駐之地。而鳳陽、懷遠、正陽關諸地，為民軍掩護左翼，規畫潁州之區。此十餘處軍隊之運動，後方之供給，無不恃南線為輸送之機。當此之時，視鐵軌如黃金，站長如世尊，載石運煤之鐵蓬車如華居。軍隊既衆，使用自劇；朝夕戚戚，惟斯是憂，偶爾損軌，全軍色變。蓋逕寸之軌，可使壯夫失其勇，謀士失其智，有如此者。比如川藏戰禍未已，萬里崎嶇，軍行困甚。倘川藏尚有鐵道線之橫亙，則尹督之師，何爲未行。鍾穎之軍，豈至援絕哉！不綢繆於事前，而貽當事之悔，此中國人普通之習，記者不僅於鐵道識之者。及今奮起，其庶幾乎！

（二）關係於國權者 鐵道敷設之所至，即國權伸長隱固之所至。故鐵道者，不啻一裹合領土權之線，視其所繫爲得失者。東清、南滿諸線之於滿洲，膠濟之於山東，滇越之於雲南，皆吾人所痛心疾首，談虎色變者。倘不急自爲謀，人將代爲吾謀；苟代爲吾謀，則英必爲吾謀長江，日必爲吾謀閩浙，俄必爲吾謀蒙古，法必爲吾謀西粵。大好河山，徧貽他族，路線所及，國魂隨亡，此微諸南滿、東清而可信者。姑無論彼恃鐵道之利，發展其商市，以盡吾之財，掣肘於戰時，以扼吾之力。即沿線警權，與夫自由駐兵，擅領礦權諸現象，亦足以喪完全國權而有餘矣。清政府不

有保護路線之信用，國民權終淪於他人，於是一開國有之命，舉國大譁。去歲川首發難，湘粵繼之，風潮所動，遂恢宇域；則國民假早知鐵道之於國權，有至大之關係矣。民國肇建，一尺一寸，俱屬吾有，夫豈遽忘前義而不規定路線，以杜國權喪失之釁乎！

（三）關係於感情者　山川暌隔，情意未孚，吾散處四境之同胞，因不情山川，縱橫阻塞，遂令誠懇親愛之忱，隔不得達。迢遙數萬里或數千里，言語不相習，意見不相諭，發生事故，致多懷疑。川蒙今日，何嘗人人思亂，徒以其人民交際未密，遂易爲一二野心者誘致驅策耳。路線所經之域，其人民往來酬接，恆挾一種和霭之誠以俱行。汽笛一度至車站，必於所止之地加厚其交際之密度。如溶液然，不絕交融，其溶度未有不底於同者。吾民敦篤之誠，不渝於衆，惟酬酢周旋之習遂之。倘路線敷設，遠乎遐邇，則聯絡交通之途暢，所以增吾同胞以融洽之樂者，久且厚也。五族大同，今方始肇，欲收攜手歡洽之功，其在斯乎。

（四）關係於商業者　一地商業之盛衰，與自此與各埠間鐵道線之長度爲比例。其所以成此比例者，其原因有三：一、縮短及定限運輸之程期，道里遼遠，運輸延遲。商業有以有定限期爲利者，有以適合投機時間爲利者。運輸與定程，將何以彰信市而樹定規哉。此之關係於商業者一也。一、書信館投遞之便捷。商業活動，全恃消息之尋問；事有得一小時之先機，而戰勝貿易界者。亦有後人一着，而致失敗者。各大埠書信館之足人，其信夾中可決其半多爲商業行市談。而全埠商業活動之機，其實悉折中於此。故消息之便捷與否，與商業有至大關係，其能力

實足驅策全市，以出入於悲樂之境者。一速一遲，影響何如。鐵路計畫尙可緩乎？此關係於商業者二也。一、服用習慣之改良。山僻窒塞之民，服用隔不與世相通，非特此也，交通不良，各地墨守其舊，類與山僻窒塞之鄉無殊。因其所用，制其所產，凡關商品，行銷百里而止。此吾國商業滯遲不進，商品日仍窳陋之大因也。鐵道展長，服習融洽，商品發行漸廣，優劣生而競爭出，蒸蒸之勢，於是乎成。此關係於商業者三也。上述三事，皆因鐵道而可間接促進商業之能力者，其他則民權記者天仇君，已先吾述之矣。

中國人民，經濟知識，僅足辨別地面上之現象。於天府之蘊蓄，及將來之希望，懵然未喩，此實無所用其爲吾民諱者。兩藏榛狉，山嶺糾紛，番漢雜居，文治蕪穢；吾民遂以磽瘠視之。新蒙荒漠，遠在邊陲，程里岩邈，交通不利，吾民亦遂以磽瘠視之。其他邊境諸地，苟未啓山林，闢草萊，則雖有銅山鹽池之富，亦罔不廢地視之。以是因緣，遂成惡果。凡有倡全國幹路大計畫者，不引爲迂，即笑爲無聊。不知彼所謂磽瘠可棄之地，特以利源未闢，故暫掩其華耳。一朝交通便利，諸產畢登，安知不奴視紐約、倫敦，婢蓄滬漢，彰不可一世之光哉。故吾國民對於全國鐵道計畫觀，當注其眼光於數十年後，而不沾沾於數年之利害斯可。蒙直諸線，在今視之，似荒漠之地，不應投鉅大之金錢於此。但地利所在，肯恃資力以恢張。苟息此不爲，中國尙有何日以實業與世界衡乎？今試粗述其辦法如左：

（一）可國有而不可債有　專制之國家，君主有之；共和之國家，人民有之。專制之政府，服役於國君；共和之政府，服役於國民。於民有之國中，以管理路權，付服役於國民者，理之所可通，誠可不必以專制時代反對國有之

理由繩之者。且專制時代之國民，所以出全力以與政府爭斯政權者，半戒心於喪失路權之外資耳。政府之信用苟存，此非其所慮者。且吸收外資以經營吾生利事業，已爲吾國急迫適用之政策。苟得穩健政府，利用外資，以促國業之恢張，庸非吾民所深慰者。特是就通常借款之動作，以求脫債權之繫縛，則勢有甚難者；故別加以某種之手續，而繼其術也可矣。

（二）吸收資本金之辦法　今於財政困難之際，而欲強國民以鉅大之支出，大非易事。則適用之方法，不得不求助於外債。鐵路債劵，非可比於他項不生利事業所發行。懸想無論何國，其國民苟敏於經濟思想者，必表示其極活潑之態度。蓋非如政治意味中之借劵，一般資本家擔任鉅項支出，僅以利政府之野心者也。故苟有一大計畫出，樹全國鐵道敷設之初規，而伸國民信用於某經濟界，而絕不經政治上之手續者，其結果必不致如前清借款之惡劣。蓋不經政治上之手續，則於國權無剝喪之虞，而經濟界與經濟界之交際，純爲利息與償期的關係，雖暫以稍厚之利與人，而收獲於後日者，正無窮期。或曰誠如是，則全國路線將成於國內經濟界之手，與前述國有之說矛盾。記者曰不然，民國成立，政府非如前清一人所得私，國有之說，自可成立。惟因財政困乏，不得不吸收外資，而吸收外資之機關，苟屬於國家者，將仍不能脫政治上之牽制，因是而鐵道此後之運命，或將不幸而復瀕於危，故轉不若暫以吸收外資之機關，屬諸經濟界，以免發生政治上之牽制。若曰其一部分國家應有權利，非經濟界所宜攘，則爲統一計，經濟界直贈之於國家可也。又何疑此爲全國鐵道辦法最初之模。餘如路線之位置等，

則當另著一篇。

民立報最近宣言（民國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民立報）

自蜩螗日烈，乃演兵戈。吮筆讀書之士，幾忘國爲公產，一若亡不被其禍，利且竊其祿者。於是假乎輿論，肆爲雌黃，兵火叢中，竟騰諸笑。甚且擁凶首爲帝尊，抗民意如枯朽，掩民耳目，淆世聽聞，直道之不存，斯世已無餘望。況更有利祿爲餌，威勢以驅者，負隅於上乎？本報受民意所歸，備嘗艱苦，前未嘗屈節胡威，今何敢觖吾民望。理之所是，竊有三事，敢虔誠涕泣，以告吾困蒙艱貞之同胞。

（一）保民　書生握三寸管，縱可橫豎八荒，威動神明，自信所言，確可福民。不幸有一二奸雄扼之，便可等於蚓蛙秋夜哀鳴。蓋民不盾其後，當路狐狸，號呶萬狀，正聲竭絕，鄭衞斯張，勢使然也。然而天下有眞禍福，民庶有眞生活，輿論庸能無眞指歸哉！憶自淸室肆虐，專制爲政，盜賊竊搢紳之名，舉國有塗炭之痛，本報創建夏聲，爲民捍禦。斯世之士，鮮不抑於淫威，謂言本無罪，而天皇聖明，今非其宜。惟吾貞民交相勸勉，以爲四山風雨，獨此晨鷄，帝王不能凌，威武不能屈，民生民權，實攸賴之。蓋民立之於中國，助平民以與惡政府戰焉久矣。洎乎武漢起義，軍聲徧中國，武漢徐宿洛潼諸地，一片血腥。雖淸室無不倒之機，中原有兵燹之懼，民軍雄武，未嘗不可轉戰十年。獨念

黎民困苦已甚，苟可少減殺機，以成共和國之大福，故□□□、伍廷芳、唐紹儀諸先生之會議開始，本報即力贊其成。初未計有瞚目睒睒之一人，將得吾民而甘心，以成其帝制之惡者。然在當時，則思所以舒民困，而速共和之成者，計惟有是耳。嗚呼！又儔知一念慈祥，而終獲大患哉。此本報所至今負咎，而急思重造福於吾民者也。近今以來，念大借款之可以窮吾民也，則力斥之；棄蒙古之可以蹙吾民也，則力斥之；違法殺人之可以危吾民也，則力斥之；逞兵起釁之可以死吾民也，則又力斥之；其事其文，昭昭天壤。賊人對此，雖有內疚，良心既汨，居然倒行逆施。此九江、徐州、上海之新鬼，所喑嗚涕泣；流離困苦，幸未至死之民，所疾首蹙額者也。本報受命於共和之神，受命於憂樂與共之民，本吾宿懷，百折不迴，世苟有反對共和者，吾願以此一千號之命運殉之；世苟有苦吾憂樂與共之民者，吾亦願以此一千號之命運殉之。嗚呼！今後國家，非民不立。苟保有此困蒙艱貞之民，非特內患即有外憂，亦倚之以為長城。本報所珍護，庸僅煦煦之仁而已哉。上海之禍，吾人所親見，其他有其事而未見者，正不知幾何。戰亡之衆吾人所親見；其他不戰而罹難者，亦正不知幾何。哀哀吾民，曾受何辜而至於斯。況後之種種，今尚有未可量者耶。語曰：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。」本報敢首以「保民」二字，與國人共勉之。

（二）睦鄰　國家政策，與對外交誼上，恆賴一種掩護物，以保全俎豆玉帛之歡。此掩護物維何？其一為外交家之手腕，其二為新聞界之言論。而以言論為尤要。蓋一言著墨，在讀者感覺所及，非特以是識民意之表示，亦即以是覘外交手腕之臧否也。故無論何種外交事項，言論上恆涉有顯著之影響。苟非至和平交際完全斷絕之時，

兩方外交家雖劍拔弩張，而言論不能不仍保平靜愉悅之態度。其宿所親睦者，更無論矣，滿清末葉，本報提倡國民外交之言論，翻閱即見。武漢起義，友邦惠念國家新建之多難，嚴守中立，不贊一言，盛德宏誼，吾國人所至今未忘者。今因政府不德，又啓內爭，廬山飛瀑，屢驚旅夢；上海兵聲，又擾住客。天禍中國，並勞漸瀕不寧，此吾人所舉屁一迴顧，抱大嫌於友邦者也。雖然內亂之起，何國蔑有，政治革命，不必爲諱，姑無論戰事如何，至不令僑人再滋中夜之驚，則吾人所當竭盡眞誠，以請求於雙方者。雖然，此特國際交誼戰時之一部耳。迴顧吾國，自經此變，政局結果，未知所屆。不幸內患延長，外憂並作，羣雄攘背，遂亡吾宋，則燼餘之人，下儕輿臺，尚何交誼，腆顏向人。不然留此中國一日，留此中國之民立報一日，凡吾民外交意向之親睦，當竭誠以圖之也。

【記者按：自反對大借款之議倡於報章；僉佞之徒，自護無術，遂造作謠諑，以謂反對之聲，挑撥外人惡感則有餘；糾正政府過失則不足。其實五國政府，庸卑陋各僉壬若；而昧然以國民糾正政府之義聲，爲挑撥外釁之惡因乎。借款成立，政府負其責，違法質問，亦政府負其責；國民與五國政府，無直接交涉，即無直接影響，惡感於何有。茲於睦鄰枝義中，附論及之。】

(三)誅奸　本報批鱗三年，幸至今日，千難百劫，居然得與邦人同睹此新造之邦。在昔巨奸，擅操斧鉞，刀俎民命，無一足忌；所瞻顧徘徊引爲大疾者，惟二三強項之輿論機關耳。殘清之季，酷虐爲政，民怨所積，鬱則始爆，本報從良直之後，奪其惡魄於革命未起之先，殲其遊魂於革命已起之後；風雲三月，遂樹新邦，嘗竊竊自幸，謂奸回

既祓，善政斯興，而今而後，直道漸昌，元氣漸復，困蒙之民，庶休息乎。而不謂叛國虐民之儔，乃野火春草，今又芋芋也。本報天責所在，何敢有貳。今告正義於國民曰，凡荼毒民命者，皆本報所誓不與之俱存；凡違背共和者，皆本報所誓不與之俱存。而悔心前禍，造福自懺者，雖有前愆，亦願隨國民之後，與之摩頂受戒，共登斯域者。嗚呼！天苟佑斯民，令奸回不得逞，俾本報謳歌融融，以享太平，夫豈非記者之所甚望者哉。

小品

人海百話

守財奴話

十三關算盤，七二成潮銀，三百畝良田，十餘隻肥豬；祖宗積德，佛天保佑，一樣安眉配眼，造出我這守財奴來。

六親可斷，財神不可不祭；義舉可賴，監生不可不捐；門標僧道無緣，原非革除迷信；生怕兒孫嫖賭，因而飼以烏煙。

娶媳婦不嫌醜陋，只要親家母有錢；養兒子何必讀書，只要臭香煙不斷。

床頭地窖三尺深，憑你火神菩薩、強盜大王，也劫不去。我一銖半兩，沒擺布的：是老婆裝騷討手飾，官員按例索漕糧。

非儀錢二，酒飯三天，名爲賀弔，簡直是蘐紊人家倒霉。棺材一口，牌位七寸，死而有知，定要討壽器店中回扣。

殘羹飼鴨，饅飯餵豬，告化子看見，也要望門而歎。棒香三柱，堂燭兩枝，老祖宗魂靈，從此不復回家。

偶然興到吃白食，向茶館酒店中等熟人會鈔去。異想天開，見面禮詐兒子孫子，向朋友處騙錢來。

米不怕貴，醬不怕酸，衣不怕破漏；只要閻王糊塗，無常不到，我便守着孔方先生，一混千年。

人力車夫話

咳！一身墮落，兩腿奔忙，想當日香車翠陌，我也曾闊過頭來；到今朝並駕齊驅人，反說不如馬快。

天寒風雪時，路上行人稀，蜷宿車中，夢魂一晌；祖宗向我歎，妻子向我啼，輪聲轆轆，夢境迷離，欲哭不得，遙聞晨雞。

囊中冷燒餅，忍饑未敢咽；樓頭八寶筵，絃管般未歇。拉車向倡家，惻惻門前立；同爲墮落人，彼何受憐惜？生男不如人，反令白眼生朝夕。

單衣雨漬，奇冷奇熱，杲杲日出，賺諸肩脊。寒暑相蒸，春秋病劇，無醫無藥，命盡祿絕；哭向故鄉去，新鬼舊鬼相向泣。生不能爲富家翁，不如長墮犂泥劫。

出不滿一百文，便爲人牛馬走，沒心腸的還要喝六呼么，跑下車子來，由他說自由平等。沒主顧三兩時，急得我螞蟻轉，做警察的不管肚饑身冷，趕進弄堂去，怎得不忍氣吞聲。

非不欲賺一文半文，改行易業，求飽不得，沒奈何只得守這待死生涯，非不欲停一日半日，稍息輟工；欲罷不能，沒奈何只得做個長途牛馬。

王孫話

朝擁玉鳳樓，暮宿運雲第，爺家世是皇帝祖，門庭闊，不可擬記。江山是狗盜雞鳴偷得，棄之何妨。

陳後主有個張妃，隋煬帝有個蕭后，一樣把江山送了。可見美人得志，便是朝代收場。大嫂楊翠喜小姊洪寶，姑且未央，進論興亡。

高帝龍種，路鬧乞食，此是蟊奴下梢。我則雖不能貴，猶可致富，每年竹槓三百萬，儘夠我聽戲闖院，大出風頭。

五陵王氣無時無，五陵在二不管韓家潭，捲土重來未爲遲，捲土向肴子店洋藥行來。

亡國不足惜，只要存款的銀行不倒；數十年聽人笑罵，得此區區；宗廟河山，本非吾所固有。獨怕宗社黨跳踉不已，勢將累及老夫。

帝業雖毀，猶幸及身而貴。數十年後，即沒飯吃，也由得我托福祖宗，撐起王孫門面，琵琶鼓板，做個江上龜年。

名將話

寧令我箱刀蠹矢無煊赫之功，毋使國家烽高燧急，罹窮兵之禍。不幸平城有冒頓之圍，鼙鼓起漢陽之戍，我便爲民爲國，走他一場。

軍行所過，一邱一坯，一村一落，一人一語，得其道而識之，皆眼前的孫武，身統萬衆，一喜一怒，一言一行，一起一坐，苟矜躁而出之，皆肘腋的禍根。

父母倘時以好言誘孺子，軍官焉得不假權變以馭三軍。自古殺妻哄子之流，半生機警。故樸訥非名將之選，忠厚亦敗軍之媒。

軍士之試其主將，以造謠，以要求；主將兀然鎮定，三四次而軍安如泰山。主將之試其軍士，以命令，以小敗小勝；軍士兀然鎮定，三四次而軍亦安如泰山。

寒歲飢民話

一樣的安眉帶眼，怎我偏無食無衣？天呀！地呀！父母呀！你看那輕裘肥馬，羊羔美酒的有福人，不也是天鍾地毓，父母教養的麽？

世界上有我一人不爲多，菜根麥飯，便儘我坐吃一生，也銷耗不到幾許。天呀！地呀！怎慳吝到這個地步？怎忍心到這個地步？拾三根兩根枯枝，買一文半文豆腐，稚子不知貧與富，向阿爺阿娘討魚討肉。阿爺阿娘心傷淚落，好言哄稚子，明朝買魚買肉。稚子嬉遊，爺娘空腹，阿爺出門苦工去，阿娘坐竈下痛哭。

兒子是好兒子，媳婦是好媳婦，只心地忠厚，來人間受苦。雨雪風霜，老娘無皮衣，冷不能起床。媳婦提水爲婆

婆煮湯，身戰手彌。兒子歸來，得雜麥二合，煮粥餵老娘。老娘問兒媳飢飽，兒媳忍餓說已飽，淚落肚腸。

生人不能飽，過時過節，何來祭祀蒸嘗。脫銅簪做衣，買燭買香，向祖宗磕幾個頭，願過世長者自保，燭黯香慘，似聞祖宗點頭歎息說苦惱。

婢女話

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一朝賣爲奴，義斷恩亦絕。阿娘牽衣，喁喁而泣，女今豪家去，勤順事主！不幸受鞭扑，侯門似海，阿爺阿娘在窮鄉，不能護汝。

朝爲嬌兒，暮作人奴，主人亦有女，裁錦製衣，剪繡製襦。願女奴襤褸，賜一件兩件舊衣舊襦。對鏡自問，儂頰亦如霞，儂眉亦如蛾，胡天不弔，備主人傳呼。

主人慈悲，說儂亦嬌生，儂亦有愛儂如珠之父母，纖纖弱質，不勝粗做，作閨中侍兒，令添香侍繡，令孃修且嫿，春朝秋夜，學書學字，作閨中功課。卒卒數年，令孃出嫁去，儂爲廝養婦。

阿爺阿娘苦思量女兒，典衣入城，躑躅門前，候女兒出門，斯須路隅，千頭萬緒，淚眼相對，不能成一語。見阿爺阿娘單衣短褐，想飢寒困苦；拔簪與阿娘，拔釵與阿爺。匆匆日暮，阿爺阿娘揮淚棄兒去。兒立門前，不見爺娘，飲泣覆命於主。

儂亦有手指，可以事縫紉；儂亦有肩膀，可以事負薪。爺娘原愛儂，無奈太苦辛，賣兒出家門，低首事主人。主人鞭朴不敢號，痛哭燈下數創痕。不敢怨主人，但怨儂薄命，不能粗衣淡飯，依阿爺阿娘以終生。

主人亦有兒，主人亦有女，富貴頃刻，虐儂何苦。一朝天災地災人災生，浮雲何處，應念他日受辛受苦之人奴，未必非今時作威作福之豪主。

伶人話

扎一條網巾，畫兩道軒眉，衣冠袍笏，慷慨登場，揮斥古今，盡情笑駡；呵呵！你們抬起頭來，還認得我麼？

雖如秦皇、漢武，獨夫而止；勇如韓信、樊噲，功狗而止；獨我今夕君王明朝將帥，世界無久存的富貴，伶人無一格的風頭，摹仿莽操檜嵩之奸，試問臺下看官，捫偏良心，有些動否？閱歷徧滄海桑田之局，仔細個中人物，現身說法，卻爲誰來。

敲鑼鼓，擺陣圖，裕剌剌跳出大將軍，嚇殺了頭等正桌，點胭脂，畫眉毛，慢吞吞裝成小娘子。風魔他特別包廂，每月包銀數千元，比顯閥闊加幾倍，一日相思十二時，笑戲迷每飯不忘。

既有偉人，又有大王，奇才異能，無格不備。卻如我扮演假裝，百出不已。最怕臺主扣包銀，看客喝倒彩，便免不得名利兩失。

戰士話

只知敵人陣地，是非到不休的目的；不管自己肉體，爲客將槍彈的皮囊。

戰鼓起處，聽我喚一聲殺敵樂，躍馬如飛；火力發時，看我掉一支毛瑟槍，殺人如草。衝鋒！衝鋒！憑他山阻水橫，我只憐搴旗斬將；快放！快放！靠我忠肝義膽，拚個動地驚天。

白刃缺兮寶刀折，兩軍接兮生死決，告吾故鄉父老，告吾全室妻孥，生也還凱歌萬里；死也裹馬革一張。

天公生了我我把身體送與我國家；我把靈魂送與天上，我便一塵不着，爲烈風，爲迅雷，垂諸千古。

天河掛，星斗斜，涼風吹旗，明月照馬，好一片夜戰場，幾人家閨夢刀環，幾人家空庭風露；獨我橫槍躍馬，氣概無雙。

朝發河陽江，暮宿幽州境，腳踏蚩尤巢，手梟逆賊頭。諸君！看我向北京城上把國徽鼓吹起來。



筆記

世徽樓筆記敘

吳江葉小鳳世丈楚傖與先君子篁溪公爲道義交，恆以文字相切磋，此世徽樓筆記稿卽其一也。十年前不肖嘗纂中華民國史料長編頗蒙當世所重，鳳丈尤爲稱許。七七之夕丈寓書先公附以此作，謂可備不肖採擷；所敍開國史實，皆丈親與其事。世難旣興，不肖不揣微力，欲與海內志士共挽危亡，遂別先公出左安門，忍淚惘惘，有重違之色，先公強爲歡笑，猶展閱此書也。去春歸來，省先公於病榻，先公徐取此書於枕邊，以示不肖，曰：「十年來仰天之幸，未遭秦火，而鳳公往矣，汝當什襲藏之，他日宜付刻，使我不負故人。」不肖謹拜受，大亂方殷，深慮此稿自我而斬，急謀印布，因敍始末如此，蓋距先公下世又一年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，東莞張仲銳識。

題楚傖先生世徽樓筆記遺稿 有引

葉楚傖先生與張篁溪先生爲金蘭契，楚傖先生筆記一册存篁溪先生處，似昔年求正者。二老相繼下世後，仲銳道兄自舊篋中檢出，擬設法刊行以公于世，馳函屬題。

早年橐筆著才華，掌故羅胸筆有花，今日藝林收散獻，奇書卻在故人家；

雕蟲小技亦名山，呵護精靈見一斑，太息老成都謝世，欣看遺墨出人間。

陳器伯

世徽樓筆記初藁

（吳江葉楚傖譔）
（東莞張篁溪訂）

引言

世徽樓余家西舍小樓，先大父築以藏唐代雷氏橫紋琴者也。及余垂髫，猶得見琴，襲以錦纏，函於櫝匣，佛香一龕，牙籤四壁。先大父親綰鑰扃，時爲題咏，遠方艤舟來訪琴者，十不獲許一二見。荏苒二十年，遂落人間，流水高山，賞音何處，事異玉魚，魂遙遼鶴，每一念及，悽感莫已，曰世徽樓筆記，以志吾惜逝思古往復陳事之懷也。

曩讀亡友劉大白新詩，以詞章骨格，融時代丰神，娟曼有致，情文交映，讀之愛之，時且學爲之，以爲市井粗獷，館閣陳朽，庶幾可免。文猶詩也，而冶鎔語文，或視詩爲易，古之詩經離騷且弗論，史記中亦有引及時諺者，下逮世說語錄，粗服亂頭，別有風致，茲則初願如此，竊懼未能。

筆記每言怪鬼不經之事，而信筆所至，經緯不整，可供噱談，罕資引鑑。至於牛李之互訐，人猿之隱刺，以及清流標榜，曲阿軒輊，亦復錯采羅珍，入所快意，而問心衡理，吾則未能。自有知以來，三十年中，平生之甘苦，人事之[illegible]嬗，山川之歷覽，文章之尋味，以及治亂之大，飲啄之微，亦大有可記者在，何多求哉，何多求哉。

追懷往事於半生，身心言行之間，往復最多，心所欲言，筆不能已，文人結習，愧未盡刪；又念知父宜莫如子，今

之爲子者，於其親死，哀啓中猶必極揄揚之能事，使人閒騰笑，地下汗顏，而况諛墓之辭，金帛可致者耶！自作之，自述之，留此親筆供狀，免打身後官司，即未必盡信於人，尙不失存吾之眞，謂之生計可也，謂之自傳亦可也。

昔嘗於粤滬各報刊筆記多種，有署小鳳者、有署簫引樓主者、有署春風者、有署之子者，實則皆黎丘之技，舊稿散佚，舊事未泯，重上心頭，再入筆底，是如潮汐復來，異於刻文剿襲，知之者宜能諒之。

家語

余性粗疏，軀體如曹交，而別署小鳳，識者謂爲不倫。蓋先君字鳳巢，亦豪於飲，親朋宴集，先君每置余於膝，對客引滿，以資噱笑。親朋謂余能繼酒志焉，錫余字曰小鳳。先君偉岸，余亦幸免如侏儒，若論豪俠，則瞻念前型，涔然汗矣。

先君行二，鄉里無老幼男女，稱鳳二爺。所至排難解紛，豪強氣慴，家無餘粟，朋多遠來。能文章，不呫嗶章句，得意放吟，朗若黃鐘，喑嗚一怒，左右爲廢。嘗治漁團於台州之松門，三月之後，海盜絕跡，任滿還里，魚肚一囊，黃柑兩簏，曰：「是足以薦新於祖宗，分饋於親友矣，復何求！」

先慈持家儉，月費不逾三元。四十年前物價賤，及余所知，米約二元一石，柴約二百文一擔，肉斤八十，蝦斤六十四，雞魚之小者，傾一籃不及百文，馬欄頭等三五文足佐兩餐；餳糖、頭繩、胡椒、白果、料酒、眼藥、向日葵子、糖山楂、

醬、縫針、火紙、青條菸、鐵釘、紅紙仿字格、酒脚酒糟、葱蒜等皆一文可致；花生、寸金糖、粉皮、腐皮、油條、絹線、花線、梅紅全帖、潮烟、白酒、麥燒酒、醬瓜、燒餅等皆三文可致。腰纏小牛一只（卽五十文）可上館請客，世家子弟陪客出門，掛一繡花插袋，裝百大文，所至覩爲豪客矣，而今何如哉！先慈日爲醬園縫醬袋十具，日得酬資三十文，積一年，資余一年受書束修而有餘，而今何如哉！與其實業不進化，不如吃着開倒車。大家挺着窮骨頭做繁華夢，如何得了！

余家周莊在水中央，春水碧波，秋風紅蓼，稻香蟹熟，極村居之美，是宜繫季鷹之歸心，容龜蒙之嘯歌矣。數百年來未遭戰燹，洪楊之際獨免於兵，雖曰地宜，亦由人事，蓋鄉里尙武，自吳易熊開元以後，流風未泯，寇盜來侵，輒創覷以去，相約不敢犯，前三十年猶然。今之少年，白日八圈，黃昏一榻，英氣日盡，匪氛漸滋，江湖前輩有聞周莊費老玉者乎！當亦有故家喬木之感矣。

鄉例卽富家非巳冠不裘，非歲朝婚娶不華服，故祖之裘至孫而不廓，父之衣至子而未敝；七八十歲老婆婆，御嫁時衣裙，猶文采未褪，習見不鮮。鄉諺有一生只着三次新衣者；第一次滿月，第二次婚嫁，第三次入殮，此以美儉也。余六七歲時，先慈爲製一濮院綢馬褂，新年燃爆竹灼一孔，受撻竟日，禁不許出門者幾旬，今之爲母能如是者幾人！寶寶媛媛今天大菜館，明晚影戲院，養成十足懶做濫用漢，此今之母教也。

十五歲應潯溪公學考，交卷出校，暝色巳動，囊無一宿資，黑夜走塘路十二里至震澤叩同學家以宿；十六歲入南洋中學，天雨穿無底皮鞋，自謂除脚皮貼地外，與闊同學之油滾精光者亦堪伯仲。是年暑，歸至蘇州而資斧

絕，以黑布棉馬褂典二百文，宿高鋪一夜三十文，靑鹽一碟、本色酒兩半壺、稀飯四半椀（四半碗多於兩碗，兩半壺多於一壺，此便宜吃法也）約百文，航船梢位七十文，居然醉飽而歸。如此讀書，實有至樂，每於今坐汽車赴宴會時思之，輒神往弗已。

吳語有曰「搭山頭」者；意者姑作是戲，無志成就，顧鮮知其意所自出者。吳中小酤肆兼餉葷素小菜，攢菜於盤，累盤於案曰「山頭酒」。人之嗇且精者，攜尊就櫃，倚案而飲，每盡一器，出兩指拈魚或肉一臠，問價於傭保，又故嫌價昂，反臠於盤，汁留指頭，啜舐津津而酒下矣；如是再就別盤，至於興盡不費一錢，遍嘗各味，此卽所謂「搭山頭」。

迎神賽會，田家至樂；新穀旣登，輟耕負曝，醵錢三五千，聽鼓詞幾曲，敲鑼打鼓，煎魚煨肉，鹹菜佐茶，老婆婆吃炒蠶豆，小哥兒笑且哭，此種情味，何異桃源。自生吞活剝破除迷信之運動起，歲時伏臘斗酒自勞之樂逝，打麥場上麻雀檯，小茶館裏鴉片燈，乘隙而代之，農家遂無眞趣矣。

徽州人貨殖營運之力至可驚佩，江浙間有無徽不成鎭之語，其營運範圍，大抵爲茶、爲漆、爲木、爲鹹臘、爲墨、爲典質；其氏族大抵爲汪、爲程、爲胡、爲吳、爲王，隻身荷擔而來，勤苦數年，列肆連甍矣。徽人所至互助，密如弟兄，而刻苦勤樸尤其特徵，一業之成初非倖致。顧尙有一事爲有特效者，徽會是也；集友十人，依收會先後利息長短之定額，醵資成一整數，如百元、五百元、千元等，每年或半年一輪收得，其資可以成定業，孚以信安於寄外庫，無典質

之煩苛免重利之剝削，一不成文的信用合作制也。以視搖會標會等完善實多，今此制雖存，此風漸衰，於以識互信互助美德日喪之可慨焉！

舊日商店多誠懇可信，店友多和悅可親。今都市中有租屋一間，隔後半間爲店東妻子之居，而顏以「內莊批發」者，是至可笑而舊時無有也；有操穢語以斥顧客者，而舊時無有也。生春陽者蘇州觀前百貨巨肆也，「枇杷梗」三字幾倒其楣，是雖傳聞，亦足垂戒。至於講回扣、掉衣貨，如今公開於承辦人與商店間者，在當時聞之，誠曠古之奇談，出入間之大醜矣。

鄉鎮間有所謂甲頭者，卑於吏而尊於丐，疏於親而暱於賓，雖所居在柵頭巷尾，人指稱曰公館，彼亦笑受之而弗辭；得其歡則可頤指氣使，攖其怒則雞犬不寧，是則權威之別支，江湖之趣跡也。甲頭食於人、衣於人、居於人、而不治於人。春秋之節，親朋有饋亦分饋甲頭；吉凶之禮，親朋來時，亦必延甲頭。然而甲頭非素食者，使爲民吏者而盡如甲頭，亦幾於治矣。

昔徐倩君以代人受杖爲活，士多哀之，然亦有樂之如飴者。吾鄉保正戴阿順老未告罷，弱不勝刑，乃以貲倩某無賴代值比期或遇竊盜案，知無免理，輒攜以同入衙；惟其代刑之貲以杖數計，不以衣數計，遇薄責，某必怨望曰：「徒褪」衣袴，乃不足一頓酒肉貲。」此固無賴，特不知高坐堂皇者於其以羊易牛時，何所見？何所聞？而糊塗混過至此，是不可解，或曰「求免者寬假之，求代者成全之，曲體下情，兩全其美，此正是爲官不糊塗處」。傳聞有

男女私合，姦夫之婦與姦婦之夫互訐於邑宰者，宰判婦詞曰：「彼之夫奪汝夫，應罰彼之夫以爲汝夫。」判夫詞曰：「彼之婦奪汝婦，應罰彼之婦以爲汝婦。」是亦曲體下情，兩全其美者乎！

十二歲先慈棄世，先君遣就桐里容伯叔祖家從王佐才先生讀尙書。王先生督責至嚴，每日上新書後二十徧必背誦；不能，則掌責二十，再讀十徧；再不能背，則跪讀十徧；仍不能，則覆兩椀使受膝而跪讀十徧；如仍不能，則以戒尺擊頂無數，擲書令退，以俟明日。余以魯鈍覯此嚴師，髮際膝頭乃無完膚，叔祖家婢之爲余梳辮者，以告於叔祖，四叔祖憐之，令出塾就己讀。不圖昔之屢受責而不能背誦者，於叔祖前熟如流水，叔祖乃益憐余而謝王先生。於斯識甘苦寬嚴宜留分寸，秋風春日各具生機，設教之道如此，施政之道亦如此。

十三歲從顧文泉先生畢五經，應同川書院童課，憶曾爲宋張浚苻離之敗論、尹翁歸論兩篇，得賞火各六百文。初余每於廁上偸看綱鑑易知錄，至是乃得顧先生之許，於正課後點閱史記數頁，其實余在廁上偸看者，尙有水滸、金瓶梅兩書，書院既未以是課童，顧先生乃亦舍之而未許耳。

十六歲在南洋中學從許稚梅先生受國文，時値震旦散學，復旦待成，許先生以此命題，余乃以七絕應課，記結句云：「寄語盧家樑上燕，莫因春去悵斜陽。」此爲學詩之始，時尙未識右任、力子、秋心諸君，而默契神交亦緣於此。余識秋心文章爲其所撰之小說雙淚碑，識其人爲民國紀元前三年，時余自粵歸，朱屏子陳陶遺約余與秋心於同寶泰，余與秋心先至以待而不相識，乃分據兩案，不通一語，各引一壺，至第八壺默競未已，而陶遺屏子至，

杜引握手狂笑，酩酊而罷。

秋心文章綿曼俊逸，娟好欲仙。繼雙淚碑而作者，曰雌蝶影，一紙流傳，萬人傾倒，輕薄之子震其風聲，竊其糟粕，於是十年中如玉梨魂，蘭娘哀史等乃如蕭艾日滋，秋心則擲筆以嘆曰：「一時興到，不圖至此，是余之過也。」遂不復作小說家語。時林畏廬以譯述斐聲藝林，秋心邃於英文學，其譯事所成就，余不敢特擬畏廬然卽移畏廬以擬秋心，亦非眞知秋心者。

聞朱梁任先生歿於覆舟，深悼吾蘇革命老輩又弱一個。梁任絀於口辯，雄於文辭，發語聲急而舌結，持正義起與四座爭，不肯屈，甚致怒目攘臂。吳士好爲嫵媚刻畫之辭，梁任則否，或敝衣行吟，或徒步千里，不知者謂爲癡，正是癡人乃謂梁任癡耳。

梁任嘗任吾鄉周莊貞豐學校課，鄉校校歌卽其所撰。歌曰：「紅黃橙綠青藍紫，長虹貫天校旗是；貞豐舊里今周莊，學校建元江，山色湖光連湖月，精神教育尙活潑；鋤而去之非族類，保吾中國粹。」時在民國紀元前五六年，體會歌末兩語，可識其以狹義的民族主義鼓吹革命，實足與鄒慰丹競響一時。

十五年之冬，國民革命軍抵武漢，梁任偕其壻査君泝江來訪，相與登黃鶴樓，訪鸚鵡洲，飲談及旬，貽余篆書一幀。及首都底定，梁任來京，一夕與溥泉效魯佩忍及余飲，皆二十年舊友也，溥泉指之曰：「此支板凳過夜之二十年前革命黨也。」因相與話曩時情狀，午夜乃罷。

梁任書生不嫻政治，亦惟不嫻今之政治，乃能存其書生本色。其爲區長，聞別具規模，自有計畫。余嘗聆其旨，實薄閭鄉之治，亦異烏托之邦，雖涉理想，而排斥衆難，躬試其志之精神，則非近人所能及。其所爲詩，不拘繩墨，記有金陵雜詩二十餘絕，纂纂如其人。綜述生平，孤芳自賞，頻年憔悴，歿世無瑕，不特故人有黃爐之痛，亦國家所宜彰以勸世者也。

余識柳亞子同爲十六歲時，同應童子試於蘇州，余寓貢院東江宅。一日遊散戶外，見數少年自東來，就中年尤少者玫瑰紫綢袍藍緞褂，白皙俊美，英英露爽，與同行少年頻曰「伯里璽天德，伯里璽天德」，翩然過余前而去，有識者指之曰：「此吳江縣第三名柳慰高也，有俊才，跅弛不受羈勒。」余心識之，顧亞子則未知覬於其側之有行與訂交平生之余也。

亞子與佩忍倡南社時，余在粵，亞子馳書來告，欣然從之，而海程三千里，十月一日虎邱第一集，苦未能至。是日長子生，因名之曰南；嗣是每育子女，必舉字體左右向背相同者名之，次兒曰旦，女曰吉，益皆然。十四年南兒請字於余，時南中方準備北伐，因亦綴字體之左右向背相同者字之曰北平。越三年而北伐完成，改故北京爲北平矣。此子名字始於南社，隱兆北平，倘守斯義，宜小有成。

亞子自傳中稱：「南京政府取消，孫中山退位，我覺得撇不住這口鳥氣，索性沉飲韜精，和蘇曼殊、葉楚傖鬼混在窰子裏過日子。」此時之鬼混殊堪回憶，以三五窮光桿住上海小旅館，已虞不給，乃亂鑽絕非寒窰幾等大

宮之窰子，此已足令人齒冷矣，而乃今日一聯句，明日一和韻，裝點風懷，極盡痲癢，爲傭保所厭棄，何況姑娘；居名士而弗辭，連篇夢囈，此誠鬼之尤而混之至者也。然而不解矜持，不顧毀譽，空空洞洞、痛痛快快之精采，則撫躬自恧，今不如昔矣。

亞子之妹平權與余妹宗淵同學於蘇蘇女學。蘇蘇爲朱丈貢三及亡友馮竟任所辦，蘇州以學校寓革命集團者自蘇蘇始。竟任以宦裔密謀革命，自字曰沼清，家人禁止不可。蘇吏以竟任爲宦裔，謀捕治之而意終猶豫。蘇蘇既成立，城社之間，舉女校聘男教員爲駭聞，相與攻斥之，竟任遂憂傷攖疾以終。竟任短小，目光炯炯，記其事猶能想見其人，不知其遺孤何若，竟任從子寶龢等俱燦然有成，而竟任一支無所聞，豈遂萎折耶！

晤亞子知老友沈眉若作古。眉若居汾湖濱之蘆墟，與弟穎若並嫻詩文，治樸學，昆季氣誼之篤，爲衰世所罕覯。今之兄弟好鬩其牆，甚至喧攘公庭，互揭私惡，手足之義乖，人羣之本毀，此而可爲，誰復與立！錄眉若元日一詩，願世之爲兄弟者高呼同胞者善讀之。

「我生壬申九月底，迄今丁巳正月始，閱歲四十益以六，四十五回元旦矣；蒼老髮禿暮景迫，此後元旦知有幾，憶自甲歲遭孤露，煢煢母子相依倚；薄田不足供一飽，饔飧賴有母十指，夢夢者天不可問，己亥又喪我母氏；遺容在堂歡欸杳，每逢元旦色不喜，就中一事差解懷，有弟能文名鵲起；縱使飢驅離別多，年年年底歸鄉里，柴米油鹽置不顧，一燈相對談文史；此樂亦足傲王侯，世間富貴浮雲耳，今年風雪歲朝寒，且復團欒浮綠

螘；一杯兄弟互爲壽，父母遺體同毛裹，少年苦樂兩人知，此意未可喩妻子；人生百歲會有盡，十年以上當先死，達士非貪身後名，一篇墓志寧容已；出自弟手無遺詞，後之讀者咸稱許，家人謂我語非禎，元旦豈宜口出此；不知歌斯亦哭斯，古人頌禱有深旨，生不飢寒死不朽，更有何事邀天祉。」

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開會於廣州，余寄居廖仲愷先生家者旬日，乞得廖夫人何香凝先生手繪絹本着色梅花一幅。一日上午，精衞展堂來，睹畫激賞，約各題一詩，仲愷先生則以短文爲序，精衞成五古短章，展堂作七律，余僅絕句二十八字而已。此畫寶藏滬寓，苦不能全記，記余詩云：「收拾春心到一枝，是天孕余再來時，可憐桃李春風日，此意人間未必知。」仲愷先生笑曰：「若改爲白話則爲『可憐在桃花李花春風的時候，這種意思恐怕沒有人知道吧！』」相與拊掌。今仲愷先生成仁以去，生者四人又天各一方，墨痕猶新，人事多變，展畫讀之，能無憮然。

民國十三年冬因事赴粵，寄居汪精衞先生家者三日，設榻於樓之西耳室，樓中間供桌下有酒數罌，余微覘得之，夕不成寐，輒自傾以飲，且不以告，主人亦弗知也。今春在都，於席間爲精衞言之曰：「此賊尙不俗，飛巨盌罰之，如何？」精衞笑曰：「是則獎之矣，惡乎可。」

譚組安先生善飮而有節，一尊以後，意度醇然，間爲諧謔，淵雅可誦，嘗語余一事，亦酒陣之珍聞，觴間之趣史也。蜀中但懋辛君因事赴粵，某日之夕，與組安精衞，汝爲諸先生同席，飮次，但君笑曰：「論學問經濟我愧弗如，若

角於壺觴之間，應幾無兩。」—曾不知座中實大有人在焉；午酬以後，約與再飲，獨猶未跛，狼藉而歸。（顧但亦健，杜宇行婚禮於西子湖，但與余同席，旗鼓差相當也。）

沈玄廬先生健談，縱橫彌綸，言必有本，顧亦豪於酒，興酣聲縱，淋漓震屋，閒作諧語，四座絕倒，嘗曰：「某甲以善飲自矜，以問於友乙丙，乙自承量窄，丙自承量淺，甲益肆，拉乙丙共飲，日約孰先醉者任十日飲資；酒陣既深，乙丙無恙，而甲醉不自支矣，醒以詰其故，乙曰：『余自承窄，但窄而深耳。』丙曰：『余固自承淺，但淺而寬耳。』」甲為咯然。」玄廬高亢殊常人，詩文及書皆如其人，家貲傾於革命，千金揮手立盡，馳馬試劍，如幽燕青年，氣概如虹，乃為宵人所中，未竟厥志。余不嫻長調詞，悼玄廬之詞為多麗一章，惜不能記其文矣。

玄廬頗愛余所為小詩，民國十三年同舟赴粵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，舟中相約作短章，余有一絕云：「眼底河山迴，船頭風雨斜，宵來鄉夢亂，不敢再思家。」玄廬頗賞之，謂正是革命黨人情緒也。

玄廬服御整潔，遺衣一襲，至今在余籐櫃中，以青杭緞為裏，綠灰嗶嘰為表，胸次襞寸許可置時計，每初夏理衣篋，見之，輒動人琴之感。

玄廬家蕭山之衙前，以民衆教育為中心，實驗農村自治，畢力經營，四五年燦然有成，其艱苦之蹟，章制之周，足為世範，若裒成一書，必成良典，不知從玄廬從事於斯者能蒐輯之否！不知劍龍世兄能繼先志以光大之否！

十一年與玄廬同赴粵，余寓鐵廬者二月，玄廬先寓迴龍閣，後移長壽新街，日必一顧，時玄廬主撰某報，余日

贈以小說一節，玄廬則報余以紹興乾菜廣東五加皮。與玄廬同居者聿庵今亦以疾辭世矣。

民國十六年中央五委員離京，與玄廬同行，是日余於中央政治會議散後，拉玄廬出丁家花園驅車赴下關，經雞鳴埭笑語玄廬曰：「如此車塵，不知者見之，必謂中央人物紛紛離京矣。」余固知其罪，姑爲是言以戲玄廬，玄廬未識，坦然一笑。明晨抵滬見報，已風雨滿城，平生未嘗欺玄廬，祇此令猶耿耿，記悼玄廬詞中曾自懺及此。

星期評論時期玄廬居寶康里，編撰於斯，發行於斯，玄廬夫人以及其子女咸故各司一事，晝夜弗輟，玄廬於編撰之餘，躬於瑣細甚至打漿糊、標包封、投郵筒亦無弗爲，以是星期評論聲聞國內，而所需經費月不及三百元，拚各人才力爲主義宣傳，斯爲尙已。吾願今之任宣傳者佩此精誠，不辭艱苦。

譚組安先生自寫詩有珂羅版印本，其哲嗣伯羽兄贈余一部，晴窗展讀，如對故人。余藏組安先生墨跡爲長屏四條，立軸一幅，函札若干通。立軸所書爲五律一章，詩曰：「義在羣知赴，時艱願總違，一人投袂起，萬衆出車遲；拯溺嗟無極，量沙事可悲，竟成觀壁上，慚愧總戎機。」詩當爲總理在粵第一次北伐時所作，時組安先生任第二軍總司令，體會詩意，想見曩時總理主持之力，先生擘畫之苦，人謂少陵詩史，組安先生詩中如此作者不止一二，獨非詩史耶！

組安先生亦善飲，四五年來持戒頗嚴，且節濃腴之味以減體重，乃下車中風，遽棄斯世。余酒癖已深，親友眷愛，勸告殷勤，即己亦自以爲憂，顧結習未除，定力轉弱，至今旬日始由節而幾於斷。行年四十六矣，乃猶難於童時

讀書「戲無益戒之哉」，宜勉力之，躬踐力行，於此益悟「狎於是者必溺於是」，讀書聞道之大不易焉。

汪精衛先生之肝病，聞醫生云：「粵人患此者頗多，因粵人嗜魚生，魚體中有寄生蟲如螞蝗，誤入腸胃，即成此病也。」魚生以潮汕為佳，鱠魚作片，和以糖醋，味至腴美，而以頭尾腸脬白煮煲鍋中，尤清新俊逸；曩在汕時最嗜此品，倏忽二十餘年矣，偶一回憶，猶為朵頤。

民國紀元前二年於汕頭晤丘滄海先生。滄海先生名逢甲，字仙根，初以名進士佐唐景崧於臺灣，獨立之軍敗乃歸於梅州。體貌魁偉，詩文雄厲，常用石章一，文曰「我亦曾驅十萬師」，其豪概可想。是年以所作心太平草廬卷子囑題，余方初學詞，為寫滿江紅一闋，記末句云：「待他年置酒上東門功成矣。」自謂能道其生平也。滄海先生於民元來京，一晤以後，遂成隔世。

居潮汕卅二年餘，因語言居處之易習，多與客人遊，得識其文行修美之士。詩文如古公愚丘荷公，武烈如姚雨平張醁村，幹濟如陳迪予梁千仞，至丘仙根之渾雅宏毅，則當師事；林一厂之患難久共，則當兄事者。於他屬人士中文字之交為崔百越陳芷雲，今皆消息沉絕，惟雨平一厂在京口金陵間，猶時相顧。

所謂客人者，聞為中原流寓之裔，或曰始於宋季，或曰始於明季，在粵為客，因族以客，枝衍至廣，其在粵東者曰八屬，即舊嘉應之五縣，與汀之上杭，潮之大埔也。其言語服飾，與粵閩異，多文章志節之士。昔太平天國之興，中多客族，洪秀全花縣之客也，今之十九軍中將校士兵，客人為多，於此可識個中激邁之風。

舊嘉應州各縣婦女勤健比男子，山則樵，井則汲，耕耨於野，烹調於庖，日無廢時，室無廢事。其尤健者，猶負其雛，擔物行數十里及旰。頗健不損美，其梳飾別有娟致，髻垂蟬翼，簇簪鷟飛，銀蒜一雙，玉趺白裸，以視輕倩為容者，如蘇東坡之銅琵鐵板已。記某君有斷句云：「自覺曉裝常草草，棠梨花下再梳頭。」又云：「日暮蘼蕪山下路，聲聲解唱為郎歌。」又云：「半山紅葉女郎樵。」略可想見其丰度矣。

紀元前二年中華新報被封，乃偕古公愚彭精一自潮州沂梅江而上，至於松口丙村。兩岸層山，一江秋水，樵歌初罷，新月上帆，灘聲溜急，薄飲惺忪，如此清遊，幾自忘身為逋客。於丙村三堡學校與李小白作竟夕談。小白故是梅縣人，以生長揚州，遂與余為蘇州滄浪亭畔之同學。小白才華絕妙，而氣體早衰，其詩詞猶得見於南社叢刻，其姓氏則已登鬼籙矣。

粵汕宴集，非特卜夜，且非午夜不入坐，甚致破曉未闌，笙歌初作，星斗已稀，消夜之稱，實本於此。汕頭市梢有地曰崎碌，濱海面山，平沙如茵，夏秋之間，足資遊賞，個中酒家編蘆為垣，誅茆作頂，門迎月色，枕倚濤聲，電光初上，電車駢集，是亦不夜之仙都，追歡之別府也。

潮梅人之赴海外也，華僑之歸潮梅者，必經汕頭，百貨轉於是，匯兌集於是，以是航業盛而金融活，入馬嶼口以內，萬檣如織，蔚然為南服名都。汕頭華人自辦之航業公司，航行暹羅等處，其船均名以漢人名，有曰陳平者、曰務蕭者、曰蕭何者，每閱報載船期，即見務蕭於某日抵汕，陳平於某日赴暹等語，亦一趣事。

梅江中有蓬瀨灘者，水勢湍急，石角棋峙，舟如觸之，必成齏粉；逆灘而上，榜人支巨篙於胸，伏行而撐，前後長呼，聲至慘厲；下水時倒撐徐下，狀尤危慄；過灘以後，則橈歌競起，焚紙酹神，酒肉羅列，艤船以醉矣。船制作堅樸，與上下於贛江者相似。

旅中同鄉而以文字交者惟金壇馮徐生，無錫裘祝山。徐生任商業學校教務，祝山主曉鐘日報編輯，日夕往還，間有蘇小鄉親之感。一夕飲於馮許，不覺狂醉，蹣跚抵畸崍沙，潮平月好，酣然藉沙而睡，一洋車夫過，見沙上人識爲外江來者，扶以上車，載余回館，苟無此車夫者，潮來一捲，悠然逝矣。

潮梅間飲茶至精，中人以上餉客時先以清水瀹於壺，壺二寸許，如吾蘇之麻油壺，既沸傾去，乃入茶葉復瀹之，一沸以後，斟茶奉客，必相向共引。茶盤如吾蘇之五寸，中可置茶杯五六，杯徑乃不及寸，此眞品而非飲，更異於吾儕舉巨甌狂吸之如牛如鯨。顧奉客之茶價值極貴，有十數元一兩者，勺滴之費足供粗茶梗一簍，貧家一年之需而有餘矣。

廣州嘉應州屬婦女皆天足，而潮屬則均纏足，且纏至極小，小至僅存踝趾，甚於洛陽揚州等處，出輒扶杖，間有以潮煙管爲杖者。潮煙濃烈，婦女亦嗜之，或以管，或以寸紙爲捲，而以紙爲捲多。有朱廣蘭者，粵中潮煙店之巨擘也，其佳製芬郁，差與四川金堂煙伯仲。古香芹嗜潮煙畢生，于右任先生之陝西金堂煙，實極香霧凝雲之致。

辛亥武漢軍起，海內雲湧，主潮汕軍者爲張醁村，淸潮州陳紹棠引龔煥辰爲客，謀以詭辭紓義軍之進，不成，

乃負嵎於潮州，義軍入潮州，謂願露布獨立，陰囑義軍多徒手者，又擁衆自固，義軍識其無誠意，中夜乘炬大呼破府署，盡殲其左右，陳踰垣逸，晨光漸動，潛行於城埂，爲潮人所得，縛送義軍，爲謝崧生所手刃。陳亦間爲詩文，以縱橫才自負者。

時潮汕間揭幟以起者紛然，立名義，置銜衞，命令不相屬，閭閻以爲憂，余以是至廣州，謀整齊劃一之。時展堂初督粵，乃決以潮汕軍事付酥村部勒。既定，人心以安。是行識朱執信先生，識姚雨平、鄒海濱、黃子英。執信先生衣敝竹布長衫，形色勧瘁，納手於衣襞，苟途中與遇，誰則知之。

胡展堂先生督粵時，尙有所謂「副都督」、「參都督」者。「副都督」者陳炯明也，「參都督」者黃士龍也。一日開軍政各界聯席會，余代表北伐軍與會，見主席臺上設三座，宛然爲最近習行之主席團制也。是日之會，余始識鄧仲元先生。

時廣州除長隄外，尙未築馬路。長隄有鹿角飯店者，在曩時爲旅舍巨擘，以視今之大新等則猶茅舉矣。由長隄入城多以轎，人言廣州轎甲天下，謂其速而平，盛水於盌，載以疾馳，涓滴不潑，其信然耶！

是歲在廣州始嘗蛇味，庖蛇以三尾爲一副，臠爲細絲，和以筍韮，清燉至爛，客各一盌，佐以細垂如針之油條，一匙初引，四座朶頤。剖蛇時濾膽和酒，酒色淺碧，味微苦澀，謂可祛風，聞治此者以前淸翰林江孔殷家爲最。

黃花岡之役於三月二十九日，而余於四月二日赴粵，先室周夫人湘蘭爲余危之，因挈南兒伴余同行。時南

未周兩晬，猶賴保抱，抵汕，寓崎碌之龍東里；襁汲縫澣皆自任之。武漢軍起，余自廣州偕北伐軍遥至滬；託林一厂助湘蘭料理歸計，抵滬三四日，湘蘭攜兒亦至，迎之於統艙中，行李中一缶一盌，瑣碎弗遺，且挈鹽一罎，謂汕頭鹽好，可資鄉間作醎齏用焉。留一日，余自北行，湘蘭自歸周莊，今見白門秋柳，不勝當年征人刀鐶之感。

北伐軍出發前一日，雨平集同人於舊講武堂，余初參戎幕，極欲有所建白，而終席瞠目未作一語，蓋素非所學，即軍事術語猶多未解，更無論於師行之機宜矣。二十年頭之少年，平日信筆談兵，上天下地，自謂上馬殺賊，下馬作露布，不可一世，一親其事，乃餒然自失，即任裨伍亦所弗勝，至是乃知學問之不可苟獵，事業之不許倖致，書生狂態之不値一錢矣。北伐將領至今健在者李任潮陳眞如諸公，吳雨蒼林叔慧則宿草墓門，斜陽無語，偶過湯山，輒感同車。

林叔慧解兵柄後，與粤西李女士兆春結婚於滬，僦居於南林里，不久歸粤，遽以瘵殞。林婚之日，曾贈以賀新郎本意一闋云：「兵氣消淮水，數將略，中原屈指，幾人程李。歷落河山供擘畫，快掃羣胡如蟻，算小試韜鈐而已，錦繖扶粧開寶扇，是英雄，得意當如此，功未半，緣初締。 鴛鴦卅六神仙侶，儘晨夕，花前說劍，鏡邊問字，茜影飄雲鬟漾韻，一幅泥金硏紙，寫清課雄情俠意，雙蠟燭前分畫帳，笑郎君脂粉干戈裏，奪陷陣，當年氣」。詞不佳，記之以申永逝之感耳。

叔慧夫人李兆春女士能文章，乃翁李體先生謂余曰：「女士生而沈篤，服奉之餘，不舍簡籍，顧喜駁雜古人，

獨樹其旨，嘗謂士大夫尼守前規，不能持己智以立言，讀書何謂哉！」卽此可以識女士之爲文矣。

吳諺云：「見人挑擔弗吃力，自上肩頭嘴要歪。」實有學問有經驗之言。余初參軍事，目瞪舌結，以後氣乃漸斂，心乃漸虛，知天地之大人事之繁，倘能量力就事，殫心竭慮以赴之，已不負此生。卽能量才就事，殫心竭慮矣，成敗猶不可知，而況躐等逾分，以駑駘而競驥足，冒淵峻而致顛溺乎！人生中壽六十年，二十年以後，處處腳踏實地，一絲不苟，一隙不漏，積一而十，積十而百，學業與時俱進，宜必有成。可惜中途顛溺之燥進者，未足與語此也。

少年志氣壯美，自負遠大，一及中年，浸淫頹廢，以致入歧途而不悟者，於士流中屢見不鮮。入世漸深，大良易汩，苟非有眞實工夫措拄於中，則啜糟突梯，往往而然。孔子曰「四十而不惑」，誠非臆斷。惟少年荒誕，一朝翩然以興，炳志節於宇宙，如周孝侯者，則今不多覯矣。周孝侯臺在京城南門之畔，憑弔其遺趾，不盡眷慕其平生。

冬烘先生教生徒識方字以後，而三字經而百家姓，而千字文，更佐之以日用雜字，盡人能訾其陳腐矣，顧亦有道焉。授以字句整齊間有聲韻之文，使兒童易於記誦，此一道也；識字一千，能寫姓氏，能記帳目，且能略識爲人之道，及歷史治亂興亡之跡，此又一道也；無力求學者，得此可以致用，志不止此者，曾無害於求淵求博，此又一道也。今世提倡猴兒跑狗兒跳之教育家，固自有其時代精神，望亦略予以平心之參考。

三字經中「性相近習相遠」六字，包舉二千年來孔孟以下多少大家學說，而乃令拖鼻涕學生讀之，此今世通人所引爲不通又不通者。然正惟純純潔潔天眞粹然之拖鼻涕學生，乃足與語此，乃能了解及此。其弊在後

之學者，標榜門戶，好爲高深，於是躬踐力行之事，變爲黨同伐異之辭，此性理學者之咎，於三字經何尤哉！

辛亥之春，過陳英士先生於民立報館，記得此時先生以湘竹煙管抵地而笑顧余曰：「君解作健兒篇（文見民立報），亦識健兒事爲何如事乎？」余曰：「上馬殺賊，下馬作露布，此是健兒事，他日君殺賊，我爲作露布，如何？」一時則滿淸猶留餘喘，余方自粵歸，坐有右任、漁父、鴻仙，今座中五人，三人者成仁以逝，而民立舊址巋然猶存。

英士先生遊龍夭矯，不肯道世間夷險事。記得二年之夏，戰氛正惡，洋涇浜南北，壘沙設守，荷槍之士駢蚌夾峙，先生忽翩然入民立報館，形態整暇，談言閒適，旣去，手民告余曰：「陳先生乃自浜北踰三茅閣橋緩緩而來者。」嗣後余每以珍重之說進，輒笑曰：「吾心自有坦途，於世途之險，何慮何憂！」嗟乎！先生一生得力在此兩語，一生遺恨亦在此兩語已。

徐血兒先生亡幾十五年矣。記得元年一夕，與余自同孚路歸民立報館，地僻人稀，步行閒，英士先生車來，呼與俱載而歸。

武漢義師舉，英士先生建牙海上，所居猶在馬霍路馬福里，蓋卽前揭實業月刊之麓，密謀革命之地也。時余以參粵北伐軍過滬，與匋社諸子日暮相見。記得一夕讌集杏花樓，先生歐服紫結來，坐中人酒酣興作，以今日良讌會，領句，拈詩，賭酒，笑言競作，而先生亦頹然醉矣。

英士先生四年歸國時，某君送之大森，先生慨然曰：「癸丑之役，媿未以一死報國民，此行不殺賊，則爲賊所

殺耳。」時則微服居水手室，以避矰繳，舷邊斗室，遂載此震動一世之英豪以歸，然臨歧之辭，終成讖語，可哀焉哉！

中國讀書老法，囫圇吞下，整個吐出，其法至精，其理至微。於囫圇吞下時則恃記力，於整個吐出時則恃悟力。有記力甚強悟力不足者，兩脚書櫥之謂也；有悟力甚佳記力不足者，字類之書，於是乎行。少年受書不求甚解，記誦爛熟，罔知所云；及羣經既畢，捉筆小試，靈機一動，豁然貫通，此時之樂，難可方喻。是與今之循年按級者，所詣殊途，若言神來候到，則我從周。

市井少年學舌得幾句「爲皇帝坐江山」，則飯後睡餘坐立行臥之間，絕未經心，衝口而出；至得意時，且搖頭踏步，如中風魔，冥想其狀，可爲匿笑。然而於此可悟作文，爛熟史漢，則其爲文不規隨史漢而氣息自合；爛熟杜詩，則其爲詩不規隨少陵而韻致自成。是如餐瓊飲玉，自然竟體芳蘭，彼強欲摹擬者，特何晏之薰，韓壽之偸耳。

前任國文教課時，每獲一奇解，師生之間欣然無倦，記二三則，及今思之，猶有餘味。其一、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一節，是絕妙戲文；孔子之嚴明如外，冉有之狡如丑，而子路則直鼻噇然於其間如淨，細體文義，妙絕等倫。其二、「清時有味是無能」一詩，是從諸葛武侯出師表「臣本布衣」一段脫胎而成。其三、「羣山萬壑赴荊門」一詩之句句寫有而實在句句是無。史記「垓下之戰」中十七八個「項王」；左傳「呂相絕秦」中幾十個「我」，皆足資欣賞。

有許多文人諧謔原是偶然拾得。任蘇州人傳述中，必推在唐寅金人瑞身上；在北方人傳述中，必推在紀昀

身上。是雖異於下流之地，衆汚所歸，要亦其平生好事有以召之。如紀昀之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及老頭子金人瑞之花生米、豈付千等，猶趣雅有姿，至申文定則眞寃成不白矣。

夢寐中恆得異境。余常夢至一處，狀若古剎，前後三進，上下兩層，此中塑像猙獰昳麗，姿狀畢殊，出剎以後，琳宮壯美，似非人境矣；又常夢跳遠，身輕如燕，騰起以後，隨所欲下。此兩夢境因數數現，每於夢中自信爲非夢，而終非非夢。嘗念如每覩一夢，醒即記之，十年數十年後褎然成册，得閒展讀，亦一奇跡，而苦於未能。偶閱清史稿藝文志見有閒秀王照圓撰夢書一卷；釋成鷲撰紀夢編年一卷，是則古人有先我而爲之者矣。

吳諺云：「說起曹操曹操便到。」言偶然話言及其人，其人適至也。顧事有甚不可解者。陳果夫先生爲余言：在滬寓時一日晨起，忽謂其家人曰，今日上午某甥將來；果夫之甥在湖州，莅滬須一日程，且久無消息，家人均嗤其妄，乃不踰晷，門鐶聲動，而其甥至矣。又云：英士先生被害後，曾約贈沈譜琴以英士先生遺像一幀，久亦忘之，一日忽憶其事，緘以寄沈，越日而沈來書索像，視其作書之時，正昨日發念緘寄之時也。果夫謂是心電感應，其然耶！

吾家午夢堂一門，詞藻冠絕東南，明鼎既革，天寥老人披緇而去，珊樹瓊枝後先萎折，返生香一卷尤流譽塵寰。民國前一年訪午夢堂遺址於葉家埭，汾湖依舊，庭榭已荒，惘然至小鸞墓展拜以去，倩蘇曼殊、王一亭、黃濱虹、蔡哲夫分繪汾隄弔夢圖珍襲以藏，二十餘年矣。記亞子題弔夢圖高陽臺詞云：

午夢堂空，疎香閣壞，芳踪一片模糊，衰草斜陽，涼風搖動菰蘆，深閨曾煮蕉窗夢，到而今，夢也都無，最傷心，鏡

寒波光，一片汾湖」披圖，追憶當年事，記一門風雅，玉佩瓊琚，一現曇華，無端零落三姝，孤臣況又披緇去，莽中原哭遍榛蕪，剩伊人，弔古徘徊，感慨窮途。

題是圖者，有右任、劉三、劍華、樸安、哲夫、千里、貞壯、大梅諸作，惜不能全憶。第二圖之畫由英士代求一亭老人得之；第三圖則爲小集滬寓時，濱虹佈局，哲夫補竹石之合作；第一圖則曼殊全集中所謂稿於太平洋日報一室之品也。

天寥老人編「午夢堂集」凡十種，民國五年間於書賈手得之，缺「窈聞」等數種，念必不易補矣。一日謁琴丈言其事，丈笑曰：「是或有緣，篋中有殘本在，特不卜是否卽所缺耳。」一解緘視之，則居然「窈聞」等數種也，非特足成全璧，且版本如出一家，相與歎笑久之，丈卽以是贈余，並附一律云：

江東才調本無倫，林下風流更絕塵，曾假一編貽蠡館，忽驚雙劍會龍津；無聊身世無生法，不朽文章不櫛人，挈爾松陵偕隱去，三高祠畔好垂綸。

余亦有詩云：

鄉婦能言廣部村，名香未返謫仙魂，三春柳絮收詞筆，一慟麻衣見淚痕；死不易磨惟慧業，生無可住只空門，斷碑丹字分明在，雙樹靈根與佛根。

戲劇之感入人至深，晚近盤聲諸折，都爲文人游藝之作，如「天女散花」等可備歌舞之一格，實非社會所急需。

以中華民族偉大之歷史，爲立儒濟難而選材，史乘稗苑之間，儘有移風易俗之作。比見陝西易俗社所改編各本，燦然可觀。易俗社以二十年艱貞之志，蒐中國歷史精粹，與夫民間傳作，正其譌，删其蕪，成二百餘種，由編訂以至於公演，皆以少數社員任之，聲華之茂，制作之苦，允爲並世無二之作，惜一以秦腔奏之，哀激鬱楚之音，或不盡諧於和平中正之節耳。

易俗社所編如桃花淚則以息嬀寫亡國之痛也；臨邛肆則以文君寫愛悅之眞也；頤和園則以西后寫傾國之漸也；囫圇形容科舉之迷；當頭棒警覺冶遊之夢，皆以深情妙筆出之。社中任編訂者爲胡闓欽范紫東諸君。比與胡君晤，識其爲邃然老儒，是可風矣。

十六七年前曾編落花夢一劇，中有二節：其一、爲夢影，其二、爲泣夢。夢影中無歌白，泣夢中有歌無白，脫稿頗自賞，及在劇臺觀者乃如晨星；續編木蘭從軍一味胡扯，而來者大盛。自此赧然謝不敏，不敢再強己所不能，與人所弗悅矣。落花夢以白浪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爲本，凡十二節。

江浙農村春猛將祀至誠敬。猛將者驅蝗之神也，金甲仗劍，粉面無髭，祠宇不閎，香火甚盛，雖以湯斌之嚴，弗能廢也。春耕初作，秋穀已登，鄉人則擊鼓鳴鉦，椎羊炰彘，迎神演劇，空巷出遊，每於初秋輦以夜巡，列炬前引，鳴鞭後呼，謂爲驅蝗，亦能逐疫。記余九秋詩之一云：「舍南舍北稻香天，祝取家家大有年，短簿祠前清道鼓，打牲場上趁蝗鞭，浣沙娘子花堆髻，逃學兒童肉在肩，此樂只應天上有，山東萬戶正顛連。」卽記此。

淫祀中有所謂五方賢聖者，宜卽襲「五通」之遺，其香火且較「土地」「城隍」爲隆，好事者且以神必有姓氏，姓氏必託於古代，於是怪事百出，有爲武松者，甚至有爲唐寅者，刊名刺相投謁，有如人世官場，及擡以出巡，相値於道，讓則相避，不讓則相爭，人則頭破血流，神則泥土剝落，更甚則械鬥之禍作矣。

迎神演劇，都召江湖班爲之。江湖間徽班有洪福堂者、洪壽堂者、同慶堂者、有老洪壽堂者、有新洪壽堂者、有翻袍同慶堂者。所謂翻袍者，跳加官之袍能翻作數色之謂也。崐戲有文班、武班、十文十武班。武班以甩包擅場，以臂支人腰間，甩而撲之，曰甩包，有甩至七八十人者，其藝至拙，好事者則稱道弗衰。江湖班舟行江浙間，盜弗敢犯，亦不欲犯，以其善鬥而無蓄也。諺云：「看戲看到陽春班，有戲冬菜飯，無戲帶長鑑。」帶長鑑者，乞食之別語。嗟乎！陽春而長鑑，其和寡可知矣。

余深惡影戲，亦不自解其何故，祇覺幕上幢幢，雖與須臾相對耳。昔蘇曼殊致友人書，謂「女學生出洋留學，不如學髦兒戲」、「歐洲人愛吃牛肉，故其人如牛」、「腐乳夾大餅，勝於牛油麵包」等，友人均歎爲俊語，若以反詰曼殊當亦不能自解，特嗜好各殊，莫可強飾，與其從俗自苦，不如直捷言之，可消鬱結耳。香檳、白蘭地等於電影，此則於酒人易得解人者。

阮大鋮居金陵之褲子檔，而耆舊傳聞，謂阮之石巢園址，在今之乾河沿小陶園，是則今之小陶園卽昔之褲子檔矣。袁枚隨園在小陶園西咫尺，卽不屬於檔，亦必比附於檔。而吾友居宅近在膝前膀後者頗多，席間酒畔每

引爲譴。第在區內有邱壑林木之美，春秋風物甲於首都，正不必一人之事，遂掩山川之秀。開比有關爲風景區之議，苟事修葺，誠足流連。死有重於泰山者，爲國家、爲民族慷慨捐軀是也；有輕於鴻毛者，爲戀愛賭博、爲逡巡自殺是也。正惟如鴻毛者多，泰山乃以少，若蕁勵赴義成仁之志，則戀愛、賭博之事，且絕於人，有尙何鴻毛之有。以今民俗之澆漓，當此空前之大難，苟得多數正直剛毅君子，讀文山正氣歌，躬行實踐之，風氣一轉，全國昭蘇，國魂之復，實賴於斯。

市井屠沽之豪，有時慨然殉義，可泣鬼神；讀書論道之士，有時躊躇沉吟，竟成偸活。前者輕其生，故每放浪於恆時，勇決於俄頃；後者重其生，故每自好於平居，優柔於臨難。於是眞讀書者，於道義涵養中得大仁大勇之正，其從容自然，談笑以赴之精神，又遠非屠酤之豪所及矣。

元年以前，革命先烈殺身成仁，前仆後繼，炳曜千祺，史不勝書，就行篋雜書所具，摘要記之於此，危時以勗吾黨，宜較撫彔瑣屑，有裨觀感。

郭典三，廣東梅縣人，少孤，家貧，事母孝。辛亥既定潮汕，旁徇揭陽普甯諸邑。至揭，喻巡防營反正，方與其弁語，壁間伏槍發，洞君胸，從者奮擊伏，伏駭走，卒克揭陽。

丘夢洲，福建上杭人，畢業初級師範。辛亥謀復上杭，爲虜令龔時富所執，縛至西門，兇徒挾令跪受刃，君抗聲曰：「丈夫死耳，何跪爲。」吭絕，聲未息，年四十一。同殉者丘聲初、丘壽山，均小學畢業，均年十七。

楊卓林醴陵人，有勇力，以俠聞鄉里，遊日本歸，舉兵萍鄉醴陵，不成，乃結揚州會黨魁，謀刺端方，事洩，被縶，端親鞫之，君戟指掀案而呼曰：「天下豈有畏死楊卓林耶，鞫何爲！」遂死於東市。

睢甯李安國、泰興朱世溁、桐城龔文林、江永之，辛亥歲爲南京巡士，守模範獄，與第九鎮約期九月十七日四時啓南門納師，四人誤以爲上午之四時，天未曉拔關，而師不至。郭茇南與安國善，嘗勸以娶妻生子，安國曰：「國將亡，生子爲人奴，何爲哉！」

萍鄉黃贖中學生，讀書每見忠烈事蹟輒哭，應徵兵，密結同志，事洩，走岳、攸、瀏、醴間有所謀，爲邏者所得，掠死於獄。

黃蘭亭喜任俠，事母孝，與陳天華、吳樾善，以術任江寧護軍前營，聞載澤等出使，託故偕吳樾北上，事敗，樾死，乃復歸江寧，以術任新兵器械官，策起事，爲江督所聞，友人勸速走，蘭亭不允，獄具，臨刑，二子跪持其衣，蘭亭瞋目曰：「余死無憾，趣歸，善事汝母。」

高禰柟萁之橫涇人，幼跳踉市井，少壯入匪伍，鄉人側目。辛亥義師興，攘臂起曰：「此吾有事之時矣。」投上海軍，攻寧之役，每戰冠軍，飲彈十餘，死幕府山下。

山陽周實丹號無盡，懷大志，負俊才。義師起武昌，蘇、常相繼反正，君部勒山陽少年，登壇誓衆，詞義凜然，爲虜令姚榮澤所捕，死之。同死者阮夢桃，剖腹於市，狀尤慘。

寧太一調元，湘之醴陵人，豪飲能詩文，早歲入同盟會，主洞庭波、漢幟筆，萍醴之師敗，繫於獄，得弗死。辛亥襄譚組安幕，一任三佛路總辦，路政大治。宋案發，走漢口有所圖，事洩被逮，與熊越山同遇害。

侯官陳勒生少習海軍，與陳英士章木良深相結。討袁軍起，君以密室製炸彈，將以要袁家某統帥於途，置藥失慎，炸發屋燬，君死焉。

「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？」此當爲口號之最古者。夫差困荒淫之主也，以不忘其父仇，終能報越；此種口號，誠足令聞者刻骨銘心。比來口號之多，編之可成巨帙，但空泛囂張，無補身心，卽呼聲徹天，亦義隨響絕，不如簡鍊成一二語，使成全國信條。

紅拂傳雖稗官之言，實具中國歷史精神，虬髯客浮海而去，逐王扶餘，李藥師耕其資業，拓地西北，雙龍出淵，四方雲起，唐代幅員之廣，聲威之烈，實肇於此。非特紅拂傳也，卽粗俚之征東岳傳諸小說，文人所不屑道者，其發揚民族精神，使市井閭閻之人，皆具生龍活虎之概，影響亦自佳。當此多難，似更對症，流連風景，摩挲章句者可以休矣。

宋漁父先生余知其能文，其詩則不及見也。一日持所作題東莞張滄海篁溪歸釣圖七絕一首相示，詩曰：「珊瑚樹老碧煙濃，笑擲姬璜訪赤松，我欲從君東入海，更無餘地著黃農。」眞能詩者，而絃外之音，彌足玩味。庚戌之歲，精衞刺淸載灃被逮入獄，賴滄海之營救，期年九月十六日出獄，又迎之歸，精衞恆與余稱之。民國八年春

始與訂交。滄海著書多，刻書更多，其師康有爲萬木草堂叢書亦其手校也。

世徽樓筆記終